



暮 遲

夫達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211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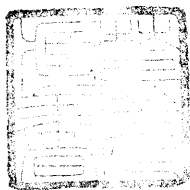


文 學 創 作 選 一

遲 暮

槐 香

二 廿 二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九 月

~~1564694~~

目次

遲暮	郁達夫	一
微神	老舍	一五
屋頂下	魯彥	三七
牯嶺之秋	茅盾	八五
達生篇	萬迪鶴	一〇九
出獄	何家槐	一三五
戰後	沙汀	一四三
鄉下人	艾蕪	一六五
祈雨	王統照	一八一

遲暮

郁達夫

厭倦了頻年的飄泊，並且又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來侵與世界經濟恐慌最高潮的刀口，覺得不死不生地羈縻在大都會裏作窮苦的文士生活，也沒有一點意義，林旭就在一天春雨蕭條的早晨，帶了他的妻兒遷上比較得安靜的杭州城裏去永住了。

杭州本來是林旭他們的本土本鄉，飲食起居的日用之類，究竟要比上海便宜得多。林旭在表面上雖則在說，對於都市生活，真覺得是厭倦極了，只想上一處清靜點的地方去讀讀書，寫寫東西，但其實，這一次的遷居的主要動機，還是因為經濟上的壓迫。

『算了算了，人生原不過是這麼回事。苦苦的寄生在這大都會裏，要受隣居

們的那些閒氣，倒還不如回到老家去住牠幾天大房子的合算！」

林旭在一天睡不着覺的惱人的晚上，這樣的輕輕地說了一串並不是在對人講的獨白；而睡在他的身邊，似乎也還沒有合眼的他的夫人，却馬上就很起勁地回答他說：

「我倒也是這樣的在想，就是不回鄉下的老家，上杭州去租一間大一點的房子住住，租錢究竟要比這裏便宜些。」

這一個偶然在蚊帳之內的夫妻會議的議決案，居然於半月之後被實地執行了。將幾件並不值錢的零星行李與兩個小孩子搬進車廂之後，林旭把關在那裏的車窗放了下來，對着煙霧和春雨拌在一道的像灰漿一樣的上海空中，如釋重負似的深長地吐了一口鬱氣。立在窗口，拿出手帕來擦擦額上的汗，回轉頭來，對兩個淘氣的小孩發了幾聲叱咤的命令，他又凝視住窗外的雨脚在作獨語說：

「車到站的時候，要希望牠不落雨纔好！」這一個老是像只在對自己說話的

獨語習慣，也是林旭近來的一種脾氣；有時候在街上獨步，或一個人深夜在書案前看書的當中，他也會高聲地說出一句半句的話，或發出一聲絕望悲憤的叫喊來。他的家人對他這脾氣，近來也看慣了，所以即使聽見了他的獨白，看見了他的臉上的險惡的表情，也到了會泰然不去理他的程度。

因為是落雨天，所以車廂裏空得很。火車開出之後，林旭一個人走上了離女人小孩們略遠的一個空座去坐下，先翻開了一冊打算上杭州去譯的書看了幾頁，後來又屈着手指頭計算了些此番搬家的用費之類，更看看窗外的雨景而打了幾個呵欠，不知不覺就昏昏沉沉地在座位前的小桌上靠住睡着了。

火車準時到了杭州城站，雨還在淒其地落着。一靠月台，他的夫人就向車窗外乾娘大哥二弟等招呼了一陣；原來她們的親戚朋友，接到了她們將遷居來杭的消息，和火車到站的時刻，早就在那裏等着了。林旭走下了月台，向幾位親戚們帶來的小孩子等一看，第一就感到了一種辨認不清的困惑。幾年前頭，他上杭州

來看他們的時候，有幾個小的他不曾看見，有幾個與他是居於叔姪的輩次的小孩，也還是不懂人事的頑童，而現在他們竟長得要和一樣地高，穿著了學校的制服，幫他提行李，抱小孩，儼然是已經成年的中堅國民了。走出了月台柵門，等汽車來搬行李的當中，他約大家上待車室裏去坐了一下。喝了口茶，吸了枝煙後，他鎮靜地向他的長一輩的親戚們仔細一打量，心裏頭也暗暗地吃了一驚。他覺得他們的臉色，他們的姿勢，在這僅僅的幾年之中，竟變得非常之衰老了。

『啊啊，這一個人生，這一個時間的鐵門關，誰能夠逃得過去？誰能夠逃得過去呢？』

分坐了幾輛汽車，他向兩旁在往後退的依舊同幾年前一樣的衰落的杭州城市看看，心裏忽而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灰冷的感覺，在他的口上，險些兒又滾出了這一串獨白。

在杭州住下的第二天，新居的電燈，接上了火。林旭吃過了夜飯，踏進一間

白天剛佈置好的書齋，去打開夜飯前送到的上海報紙來看。初看了第一面的大字廣告，還並不覺得什麼，繼看日軍侵入的政治新聞，因為只看了些題目，倒也還可以，後來看到了三面的社會新聞，讀到了記事的第一則，就覺得字跡模糊得很。叫家人來換上了一個五十枝光的電燈球，繼續再把社會記事看將下去，而字跡的模糊，還同沒有換燈球的時候一樣。他把眼睛擦了幾擦，歪頭一想，纔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一副新近配好的老光眼鏡，在移家的紛亂之中，不知擺入了什麼地方，到現在還沒有尋着：放下報紙，滅去電燈，踏回寢室去就寢的路上，他又輕輕地獨語着說：

『明天一早非去配一副眼鏡來不可！非去配不行！』

搬定之後，約摸將一禮拜了，有一天久雨初晴的午後，林旭在中飯時飽啖了一盆杭州著名的醋溜魚鯧，醉醺醺地正躺在書齋裏的籐椅上擁鼻微吟。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睢——書術成奇辱——王霸

妻兒——愛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儉安——新學武陵漁——商量

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塍試鹿車——

翻來覆去，吟成了這五十六字，剛在想韻脚和平仄的協與不協，門鈴一響，他的已經長到六歲的兒子却跑進來說：『有客人來了！』

跑上客廳去一看，他起初呆了一呆，一時竟認不出這客人是誰。聽了客人叫他的聲音，又聽了一句『你總以為我還在廣東罷？』的開場白之後，他就『啊！』的叫了一聲，搶上去握住了客人的手，只在『仲子！仲子！』的叫客人的名字，有半晌說不出話來。

詩人黃仲子當十幾年前剛出第一冊詩集的時候，林旭在上海原是他很熟的朋友。當時因為有人毀謗林旭，說他是一位變態性慾者之故，年紀很輕的黃仲子，對他還同小姑娘似地表示了許多羞縮的神情。以後一別十餘年，他們有時原也在車窗馬背，客舍驛亭裏見過幾次面，有時也各寄贈着些自著的作品之類，通

過許多次信，但到了這一個安靜的故都來一見，林旭真覺得是掉入了夢裏去的樣子。

『仲子，你廣東是幾時回來的？』

『回來得已經有一年光景了，時代實在進展得太快，我們都落伍了，你也老得多了呢，林旭！』

『那當然！仲子，我看你的額上，也已經有了幾條皺紋了呢！真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啦！你近來還做詩麼？』

『柴米油鹽都籌謀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做詩呢！你有幾個小孩子了？』

『兩個半，因為還有一個，怕快要出來，所以只好算半個。你呢？』

『也是三個！性慾的淨化，The Sublimation of sexual instinct 的必要，雖則時時感到，可是實際上却終於不行。』

『哈哈，哈哈，你也做了山喀夫人的信徒了麼？節產這一件事情可真不容

易，好！讓我們慢慢地來研究罷！」

「上海的文壇怎麼樣？你爲什麼要搬到這一個死都裏來住呢？」

「還不是爲了生活！我們是同你剛纔說過的一樣，都落伍了。無論如何，在這一個暴風雨將次到來的大時代裏，我們所能盡的力量，結局總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們，原也很在努力，但實力總覺得還差一點。像我這樣，雖自己明曉得自己的軟弱無能，可是有些時候，也還想替他們去服一點點的推進之務，不過心之餘而力不足，近來老覺得似乎將要變成他們的障礙物的樣子，所以就毅然決然地退出了這文筆的戰場。仲子，你以爲我這計劃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我們雖則都還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來休養休養，雖然或將從此一直的沒落下去也說不定。」

「祝夫人呢？近來怎麼樣？」

「她麼？不是剛纔同你說過，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除開走上了千古

不易的母性的軌道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金女士呢，金麗女士呢？我聽說她已經回國了，是在杭州教書罷？』

『她也在這裏，並且因爲在一張報上看見了你的來此地永住，還很想和你見面。明天午後有沒有空？我們去約她遊一趟湖，你以爲怎麼樣？』

『好，好得很，我明天午後一定上湖濱去等你們。』

林旭和黃仲子這樣約定了明日去遊湖，兩個人又談了些閒天，就匆匆地分開了手。是在這一天的晚上，林旭於躺下床去之後，就又問了問他的夫人。

『黃仲子明天約我去遊湖，你願不願意去？』

『挺着了這麼一個大肚子，誰還願意去出醜哩！』

『聽說金麗也一道去的，你們不都是老同學麼？爲什麼不去見見談談？』

『等我做了產之後，再去請她們罷！』

原來林旭的夫人汪寶琴和黃仲子的夫人祝蔭楠以及金麗，都是杭州女學校裏

的後先的同學，而同級的金麗和祝蔭楠，還是同一個縣裏出身的小同鄉。當詩人黃仲子在向祝女士通信求愛的時候，比祝低一級的汪寶琴她們的班裏，很流傳着有些風說，似乎說詩人黃仲子對祝的級友金麗，一時也曾經感到過不能自己的深情。但結果，黃祝倆終於結成了美滿的良緣，而金女士也於學校畢業之後，上法國去繼續讀了幾年書。不久之前，金女士剛自法國學成了回來，仍在杭州的一個大學裏教書。林旭有一天偶爾在報上的教育欄裏看到了這消息，對他夫人說了他夫人也就向他說出了那一件舊事。後來他又聽說她，金女士，因為抱着高遠的理想，一直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獨身的處女；因此他對她也觸生了一點淺淡的好奇心。平時對於女性絕不注意的林旭，這一回見了黃仲子而竟問起了金麗，想來總也是這一種意識下的『麗比多』在那裏起作用。

到了和黃仲子約定的時間前半個鐘頭的光景，林旭便從新寓出來，慢慢地踱到了湖濱。這一天的天氣，原也晴暖得宜人，但香市早過，浴佛節也於前兩天過

去了，故而湖上的遊人，也並不多。日光淡淡地晒在湖濱的樹枝上，遠山上，以及許多空船的白篷子上。當這一個繼三春而至的熱烈的首夏晴天，照理來講，湖上的景色，當然是分外的妍妖濃豔的，但不曉怎麼，林旭一個人在湖濱踱着，看看近旁，看看遠處，只覺得是蕭條落寞，同在荒涼的冬日，獨自在一個廢墟的城邊慢步時的情景一樣。

先在體育場附近的堤上走了一圈，等慢慢走到了二碼頭的樹下的時候，他覺得脚力也沒有了，所以就向一條長木椅上坐了下去。將頭靠上了椅背，眼睛半開半閉地茫然對西面的山影不知呆看了幾多時，忽而在他的近旁路上，有許多蹣跚着的小孩脚步聲聽見了，回轉頭來向北一看，他第一眼就看出了一個身材比那一羣小孩大人都稍高二點的女性的上半身。接着就看見了黃仲子，看見了黃仲子的夫人，和她的三個小孩。同時黃仲子也走上了他的面前，在說話了。

『你等得很久了麼？我們因爲去約密斯金，繞遠了路。』

說着，他就照例的替林旭和金麗介紹了一下。金女士的青春的丰潤期，雖則已經過去，但從她的緊張的肌肉，和羞澀的表情上看來，究竟還有點少年的丰韻留在那裏。林旭一面露着微笑應答着話，一面更拋眼向仲子的夫人一看，覺得她的頭髮也枯燥了，顏面也瘦落了，談話的語氣也散漫了，時時只在照顧着三個孩子，生怕他們在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的，仲子的話說得不錯，她是已經走上了母性的軌道了！』

這樣私地在心裏轉着念頭，他又掉頭向仲子一看，覺得從前是那麽熱情澎湃的這位抒情詩人，現在也帶上了近視眼鏡，穿上了半舊的黃黑色西裝，本來是矮胖的身體，更覺得矮了胖了一點，彬彬有禮，默默隨人，似乎也已經變成了一位走上了軌道的父親。

林旭因為多走了一點路，身體微感到了些疲乏，所以對於遊湖，並沒有積極的興趣。金女士也說今晚上有朋友結婚，要去幫忙，怕是不能在湖裏滯留到夜。

黃仲子夫婦倆，有三個小孩要招呼，落船上岸，處處都有不便，所以落不落湖，也是隨便的。林旭感到了這些，並且覺得金女士也已經會見，好奇心也早已滿足了，故而就提議說：

『我們還是上西園去吃點點心罷！湖上清冷得很，玩也沒有什麼好玩。』大家贊成了這提議，上西園三樓去坐落，在吃點心的中間，林旭向四周清談的座上看看，忽而想起了一幕西班牙伊罷納茲著的小說洪流的電影裏的場面。

『仲子，前幾年，有一個外國影片，伊罷納茲的洪流，曾經到過中國，你有沒有去看？』

林旭不經意地將這一句話問出口後，心裏倒覺得有點太冒失了，所以不等黃仲子的回答，就接着又將話叉了開去：

『近來中國的電影，似乎也很進步，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總沒有外國影片那麼的高尚。』

這樣的勉強遮掩了過去以後，林旭再偷眼望了一望金麗，她似乎還沒有聽見這一段談話，只在呆呆地瞭望着窗外的外景。

又無情無緒的談了些雜天，給小孩子們吃了些甜點心之類，西南角上的一塊浮雲，漸漸的升起，把太陽蓋住了。付過了茶點雜賬等，他們大小七人走下樓來，各在三叉路口雇車回寓的時候，時候雖則還是很早，但湖上的天光，竟陰森森黯黯得有點兒像是日暮的樣子。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微神

(Vision)

老舍

清明已過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開齊了嗎？今天的節氣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們還很弱；蜂兒可是一出世就那麼挺拔，好像世界確是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三四塊不大也不笨重的白雲，燕兒們給白雲上釘小黑丁字玩呢。沒有什麼風，可是柳枝似乎故意的轉擺，像逗弄着四外的綠意。田中的晴綠輕輕的上了小山，因為嬌弱怕累得慌，似乎是，越高綠色越淺了些；山頂上還是些黃多於綠的紋縷呢。山腰中的樹，就是不綠的也顯出柔嫩來。山後的藍天也是暖和的，不然，雁們為何唱着向那邊排着隊去呢？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蘭，葉兒還趕不上花朵大。

小山的香味只能閉着眼吸取，皆得勞神去找香氣的來源，你看，連去年的落

葉都怪好聞的。那邊有幾隻小白山羊，叫的聲兒恰巧使欣喜不至過度，因為有些悲意。偶爾走過一隻來，沒長犄角就留下鬚的小動物，向一塊大石發了會兒楞，又顛顛着俏式的小尾巴跑了。

我在山坡上晒太陽，一點思念也沒有，可是自然而然的從心中滴下些詩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綠海上，沒有聲響，只有些波紋是走不到腮上便散了的微笑；可是始終也沒成功一整句。一個詩的宇宙裏，連我自己好似只是詩的什麼地方的一個小符號。

越晒越輕鬆，我體會出蝶翅是那樣的欣歡。我摟着膝，和柳枝同一律動前後左右的微動，柳枝上每一黃綠的小葉都是聽着春聲的小耳勺兒。有時看看天空，啊，謝謝那塊白雲，牠的邊上還有個小燕呢，小得已經快和藍天化在一處了，像萬頃藍光中的一粒黑痣；我的心靈像要往哪兒飛似的。

遠處山坡的小道，像地圖上綠的省分裏一條黃線。往下看，一大片麥田，地

勢越來越低，似乎是由山坡上往那邊流動呢；直到一片暗綠的松樹把牠截住。很希望松林那邊是個海灣。及至我立起來，往更高處走了幾步，看看，不是；那邊是些看不甚清的樹，樹中有些低矮的村舍；一陣小風吹來極細的一聲鷄叫。

春晴的遠處鷄聲有些悲慘，使我不曉得眼前一切是真還是虛，牠是夢與真實中間的一道用聲音作的金線；我頓時似乎看見了個血紅的鷄冠；在心中，村舍中，或是哪兒，有隻——希望是雪白的——公鷄。

我又坐下了；不，隨便的躺下了。眼留着個小縫收取天上的藍光，越看越深，越高；同時也往下落着光暖的藍點，落在我那離心不遠的眼睛上。不大一會兒，我便閉上了眼，看着心內的晴空與笑意。

我沒睡去。我知道已離夢境不遠，但是還聽得清清楚楚小鳥的相喚與輕歌。說也奇怪，每達到似睡非睡的時候，我纔看見那塊地方——不曉得一定是哪裏，可是在入夢以前牠老是那個樣兒浮在眼前。就管牠叫作夢的前方吧。

這塊地方並沒有多大，沒有山，沒有海。像一個花園，可又沒有清楚的界限。差不多是個不甚規則的三角，三個尖端浸在流動的黑暗裏。一角上——我永遠先看見牠——是一片金黃與大紅的花，密密層層的；沒有陽光，一片紅黃的後面便全是黑暗，可是黑的背景使紅黃更加深厚，就好像大黑瓶上畫着紅牡丹，深厚得至於使美中有一點點恐怖。黑暗的背景，我明白了，使紅黃的一片抱住了自己的彩色，不向四外走射一點；況且沒有陽光，彩色不飛入空中，而完全貼染在地上。我老先看見這塊，一看見牠，其餘的便不看也會知道的，正好像一看見香山，準知道碧雲寺在哪兒藏着呢。

其餘的兩角，左邊的是一個斜長的土坡，滿蓋着灰紫的野花，在不漂亮中有些深厚的力量，或者月光能使那灰的部分多一些銀色而顯出點詩的靈空；但是我不記得在哪兒有個小月亮。無論怎樣，我也不厭惡牠。不，我愛這個似乎被霜弄暗了的紫色，像年輕的母親穿着暗紫的長袍。右旁的一角是最漂亮的，一個小草

房，門前有一架細蔓的月季，滿開着單純的花，全是淺粉的。

設若我的眼由左向右轉，灰紫，紅黃，淺粉，像是由秋看到初春，時節倒流；生命不但不是由盛而衰，反倒是以玫瑰作香色雙豔的結束。

三角的中間是一片綠草，深綠，軟厚，微濕；每一短葉都向上挺着，似乎是聽着遠處的雨聲。沒有一點風，沒有一個飛動的小蟲；一個鬼豔的小世界，活着的只有顏色。

在真實的經驗中，我沒見過這麼個境界。可是牠永遠存在，在我的夢前。英格蘭的深綠，蘇格蘭的紫草小山，德國黑林的幽晦，或者是牠的祖先們，但是誰準知道呢。從赤道附近的濃豔中減去陽光，也有點像牠，但是牠又沒有虹樣的蛇與五彩的禽。算了吧，反正我認識牠。

我看見牠多多少少次了。牠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我心中的一對畫屏。可是我沒到那個小房裏去過。我不是被那些顏色吸引得不動一動，便是由牠

的草地上恍惚的走入另種色彩的夢境。牠是我常遇到的朋友，彼此連姓名都曉得，只是沒細細談過心。我不曉得牠的中心是什麼顏色的，是含着一點什麼神祕的音樂——真希望有點響動！

這次，我決定了去探險。

一想就到了月季花下，或也因為怕聽我自己的足音？月季花對於我是有些端陽前後的暗示，我希望在哪兒貼着張深黃紙，印着個硃紅的判官，在兩束香艾的中間。沒有。只在我心中聽見了聲『櫻桃』的吆喝。這個地方『是』太靜了。

小房子的門閉着。窗上門上都擋着牙白的簾兒，並沒有花影，因為陽光不足。裏邊什麼動靜也沒有，好像牠是寂寞的發源地。輕輕的推開門，靜寂與整潔雙雙的歡迎我進去。是，歡迎我；室中的一切是『人』的，假如外面景物是『鬼』的——希望我沒用上個過於強烈的字。

一大間，用幔帳截成一大一小的兩間。幔帳也是牙白的，上面繡着些小綠蝴蝶

蝶。外間只有一條長案，一個小橢圓桌兒，一把椅子，全是暗草色的，沒有油飾過。椅上的小墊是淺綠的。桌上有幾本書。案上有一盆小松，兩方古銅鏡，銹色比小松淺些。內間有一個小床，罩着一塊快垂到地上的綠毯。床首懸着一個小籃，有些快乾的茉莉花。地上鋪着一塊長方的蒲墊，墊的旁邊放着雙繡白花的小綠拖鞋。

我的心跳起來了！我決不是入了濟慈的複雜而光燦的詩境：平淡樸美是此處的音調。也決不是辜勒律芝的幻境，因為我認識那隻繡着白花的小綠拖鞋。

*

*

*

*

*

愛情的故事永遠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樣平凡。可是平凡的人們偏愛在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詩意；那麼，想必是世界上多數的事物是更缺乏色彩的；可憐的人們！希望我的故事也有些應有的趣味吧。

沒有像那一回那麼美的了。我說『那一回』，因為在那一天那一會兒的一切

都是美的。她家中的那株海棠花正開成一個大粉白的雪球；沿牆的細竹剛拔出新筍；天上一片嬌晴；她的父母都沒在家；大白貓在花下甜睡。聽見我來了，她像燕兒似的從簾下飛出來；沒顧得換鞋，腳下一雙小綠拖鞋，像兩片嫩綠的葉兒。她喜歡得像晨起的陽光，腮上的兩片蘋果比往常紅着許多倍，似乎有兩顆香紅的心在臉上開了兩個小井，溢着紅潤的胭脂泉。那時她還梳着長黑辮。

她父母在家的時候，她只能隔着窗兒望我一望，或是設法在我走去的時節，和我笑一笑。這一次，她就像一個小貓遇上了個好玩的伴兒；我一向不曉得她『能』這樣的活潑。在一同往屋中走的工夫，她的肩挨上了我的。我們都纔十七歲。我們都沒說什麼，可是四隻眼彼此告訴我們是欣喜到萬分。我最愛看她家壁上那張工筆百鳥朝鳳；這次，我的眼勻不出工夫來。我看着那雙小綠拖鞋；她往後收了收腳，連耳根兒都有點紅了；可是仍然笑着。我想要問她的功課，沒問；想問新生的小貓有全白的沒有，沒問；心中的問題多了，只是口被一種什麼力量

給封起來，我知道她也是如此，因為看見她的白潤的脖兒直微微的動，似乎要將些不相干的言語咽下去，而真值得一說的又不好意思說。

她在臨窗的一個小紅木凳上坐着，海棠花影在她半個臉上微動。有時候她微向窗外看看，大概是怕有人進來。及至看清沒人，她臉上的花影都被欣悅給浸漬得紅豔了。她的兩手交換着輕輕的摸小凳的沿，顯着不耐煩，可是欣喜的不耐煩。最後，她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極不願意而又不得不說的說，『走吧！』我自己已忘了自己，只看見，不是聽見，兩個什麼字由她的口中出來；可是在心的深處猜對那兩個字的意思，因為我也有點那樣的關切。我的心不願動，我的腦知道非走不可。我的眼釘住了她的。她要低頭，還沒低下去，便又勇敢的抬起來，故意的，不怕的，羞而不肯的羞，迎着我的眼。直到不約而同的垂下頭去，又不約而同的抬起來，又那麼看。心似乎已碰着心。

我走，極慢的。她送我到簾外，眼上蒙了一層露水。我走到二門，回了回

頭，她已趕到海棠花下。我像一片羽毛似的飄蕩出去。

以後，再沒有這種機會。

有一次，她家中落了並不使人十分悲傷的喪事。在燈光下我和她說了兩句話。她穿着一身孝衣。手放在胸前，擺弄着孝衣的扣帶。站得離我很近，幾乎能彼此聽得見臉上熱力的激射，像雨後的禾穀那樣帶着聲兒生長。可是，只說了兩句極沒有意思的話——口與舌的一些動作；我們的心並沒管牠們。

我們都二十二歲了，可是五四運動還沒降生呢。男女的交際還不是普通的事。我畢業後便作了小學的校長，平生最大的光榮，因為她給了我一封賀信。信箋的末尾——印着一枝梅花——她註了一行：不要回信。我也就沒敢寫回信。可是我好像心中燃着一束火把，無所不盡其極的整頓學校。我拿辦好了學校作給她的回信；她也在我的夢中給我鼓着得勝的掌——那一對連腕也是玉的手！

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許多許多無意識而有力量的阻礙，像個專以力氣自雄的

惡虎，站在我們中間。

有一件足以自慰的，我那繫着心的耳朵始終沒聽到她的定婚消息。還有件比這更好的，我兼任了一個平民學校的校長，她擔任着一點功課。我只希望能時時見到她，不求別的。她呢，她知道怎麼躲避我——已經是個二十多歲的大姑娘。她失去了十七八歲時的天真與活潑，可是增加了女子的尊嚴與神祕。

又過了二年，我上了南洋。到她家辭行的那天，她恰巧沒在家。

在國外的幾年中，我無從打聽她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間接的探問，又不對意思。只好在夢裏相會了。說也奇怪，在我夢中的女性永遠是『她』。夢境的不同使我有時悲泣，有時狂喜；戀的幻境裏也自有一種味道。她，在我的夢中，還是十七歲時的樣子：小圓臉，眉眼清秀中帶着一點媚意。身量不高！處處都那麼柔軟。走路非常的輕巧。那一條長黑的髮辮，造成最動心的一個背影。我也記得她梳起頭來的樣兒，但是我總夢見那帶辮的背影。

回國後，自然是先探聽她的一切。一切消息都像謠言！她已作了暗娼！

就是這種刺心的消息，也沒減少我的情熱；不，我反倒更想見她，更想幫助她。

我到她家去。已不在那裏住，我只由牆外看見那株海棠樹的一部分。房子早已賣掉了。

到底我找到她了。她已剪了髮，向後梳攏着，在頂部有個大綠梳子。穿着一件粉長袍，袖子僅到肘部，那雙臂，已不是那麼活軟的了。臉上的粉很厚，腦門和眼角都有些摺子。可是她還笑得很好看，雖然一點活潑的氣象也沒有了。設若把粉和油都去掉，她大概最好也只會個產後的病婦。她始終沒正眼看我一次，雖然臉上並沒有羞愧的樣子；她也說也笑，只是心沒在話與笑中，好像完全是應酬我。我試着探問她些問題與經濟狀況，她不大願意回答。她點着一枝香烟，烟很靈通的從鼻孔出來，她把左膝放在右膝上，仰着頭看烟的升降變化，極無聊而

又顯着剛強，我的眼濕了。她不會看不見我的淚，可是她沒有任何表示。她不住的看自己的手指甲，又輕輕的向後按頭髮，似乎她只是爲她們活着呢。提到家中的人，她什麼沒告訴我，我只好走吧。臨出來的時候，我把住址告訴給她——深願她求我，或是命令我，作點事。她似乎根本沒往心裏聽，一笑，眼看看別處，沒有往外送我的意思。她以爲我是出去了，其實我是立在門口沒動，這麼着，她一回頭，我們對了眼光。只是那麼一擦似的，她又轉過頭去。

初戀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隨便拋棄。我託人給她送了點錢去，留下了，並沒有回話。

朋友們看出來我的悲苦，眉頭是最會賣人的。他們善意的給我介紹女友，慘笑的搖首是我的回答。我得等着她。初戀像幼年的寶貝，永遠是最甜蜜的，不管那個寶貝是一個小布人，還是幾塊小石子。慢慢的，我開始和幾個最知已的朋友談論她，他們看在我的面上沒說她什麼，可是假裝鬧着玩似的暗刺我，他們看我

太愚，也就是說她不配一戀。他們越這樣，我越堅固。是她打開了我的愛的園門，我得和她走到山窮水盡。憐比愛少着些味道，可是更多着些人情。不久，我託友人向她說明，我願意娶她。我自己沒膽量去。友人回來，帶回來她的幾聲狂笑。她沒說別的，只狂笑了一陣。她是笑誰？笑我的愚，很好，多情的人不是每每有些傻氣嗎？這足以使人得意。笑她自己，那這是因為不好意思哭，過度的悲鬱使人狂笑。

愚癡給我些力量，我決定自己去見她。要說的話都詳細的編製好，演習了許多次，我告訴自己——只許勝，不許敗。她沒在家。又去了兩次，都沒見着。第四次去，屋門裏停着小小的一口薄棺材，裝着她。她是因打胎而死。

一籃最鮮的玫瑰，瓣上帶着我心上的淚，放在她的靈前，結束了我的初戀，打開終生的虛空。爲什麼她落到這般光景？我不願再打聽。反正她在我心中永遠不死。

我正呆看着那雙小綠拖鞋，我覺得背後的幔帳動了一動。一回頭，帳子上繡的小蝴蝶在她的頭上飛動呢。她還是十七八時的模樣，還是那麼輕巧，像仙女飛降下來還沒十分立穩那樣立着。我往後退了一步，似乎是怕一往前湊就能把她吓跑。這一退的功夫，她變了，變成二十多歲的樣兒。她也往後退了，隨退隨着臉上加着皺紋。她狂笑起來。我坐在那個小床上，剛坐下，我又起來了，撲過她去，極快；她在這極短的時間內，又變回十七歲時的樣子。在一秒鐘裏我看見她半生的變化，她像是不受時間的拘束。我坐在椅子上，她坐在我的懷中。我自己也恢復了十五六年前臉血的紅色，我覺得出。我們就這樣坐着，聽着彼此心血的潮蕩。不知有多麼久。最後，我找到了聲音，唇貼着她的耳邊，問：

『你獨自住在這裏？』

『我不住在這裏；我住在這兒，』她指着我的心說。

『始終你沒忘了我，那麼？』我握緊了她的手。

『被別人吻的時候，我心中看着你！』

『可是你許別人吻你？』我並沒有一點妬意。

『愛在心裏，唇不會閉着；誰教你不來吻我呢？』

『我不是怕得罪你的父母嗎？不是我上了南洋嗎？』

她點了點頭，可是『怕你失去一切，隔離使愛的心慌了。』

她告訴了我，她死前的光景。在我出國的那一年，她的母親死去。她比較得自由了一些。出牆的花枝自會招來蜂蝶，有人便追求她，她還想念着我，可是肉體往往比愛少些忍耐力，愛的花不都是梅花。她接受了一個青年的愛，因為他長得像我。他非常的愛她，可是她還忘不了我，肉體的獲得不就是愛的滿足，相似的音貌不能代替愛的真形。他疑心了，她承認了她的心是在南洋。他們倆斷絕了關係。這時候，她父親的財產全丟了。她非嫁人不可。她把自己賣給一個闊家公

子，爲是供給她的父親。

『你不會去教學掙錢？』我問。

『我只能教小學，那點薪水還不夠父親買烟吃的！』

我們倆都楞起來。我是想：假使我那時候回來，以我的經濟能力說；能供給得起她的父親嗎？我還不是大睜白眼的看着她賣身？

『我把愛藏在心中，』她說，『拿肉體掙來的茶飯營養着牠。我深恐肉體死了，愛便不存在，其實我是錯了；先不用說這個吧。他非常的忌妬，永遠跟着我，無論我是幹什麼，上哪兒去，他老隨着我。他找不出我的破綻來。可是覺得出我是不愛他。慢慢的，他由討厭變爲公開的辱罵我，甚至於打我，他逼得我無法不承認我的心是另有所寄。忍無可忍也就顧不及飯碗問題了。他把我趕出來，連一件長衫也沒給我留。我呢，父親照樣和我要錢，我自己得吃得穿，而且我向是吃好的穿好的慣了。爲滿足肉體，還得利用肉體，身體是現成的本錢。凡給

我錢的便買去我點肌肉的笑。我很會笑，我照着鏡子練習那迷人的笑。環境的不同使人作退一步想，這樣零賣倒是比終日叫那一個闊公子管着強一些。在街上，多少人指着我的後影嘆氣，可是我到底是自由的，甚至於是自傲的，有時候我與些打扮得不漂亮的女子遇上，我也有些得意。我一共打過四次胎，但是創痛過去便又笑了。

『最初。我頗有一些名氣，因為我既是作過富宅的玩物，又能識幾個字，新派舊派的人都願來照顧我。我沒工夫去思想，甚至於不想積蓄一點錢，我完全為我的服裝香粉活着。今天的漂亮是今天的生活。明天自有明天管照着自己，身體的疲倦只管眼前的刺激，不顧將來。不久，這種生活也不能維持了。父親的烟是無底的深坑。打胎需要許多花費。以前不想剩錢，錢自然不會自己剩下。我連一點無聊的傲氣也不敢存了。我得極下賤的去找錢了，有時候是明搶。有人指着我的後影嘆氣，我也回頭向他笑了一笑了。打一次胎增加兩三歲。鏡子是不欺人的，

我已老醜了。瘋狂足以補足衰老，我盡着肉體的所能伺候人們，不然，我沒有生意。我敞着門睡着，我是大眾的，不是我自己的，一天廿四小時，什麼時間也可以買我的身體。我消失在慾海裏。在清醒的世界中我並不存在。我看着人們在我身上狂動，我的手指算計着錢數。我不思想，只是盤算——怎能多進五毛錢。我不哭，哭不好看。只爲錢着急，不管我自己。」

她休息了一會兒，我的淚已滴濕她的衣襟。

「你回來了！」她繼續着說：「你也三十多了；我記得你是十七歲的小學生。你的眼已不是那年——多少年了？——看我那雙綠拖鞋的眼。可是，你多少還是你自己，我，早已死了。你可以繼續作那初戀的夢，我已無夢可作。我始終一點也不懷疑，我知道你要是回來，必定要我。及至見着你，我自己已找不到我自己，拿什麼給你呢？你沒回來的時候，我永不拒絕，不論是對誰說，我是愛你；你回來了，我只好狂笑。單等我落到這樣，你纔回來，這不是有意戲弄人？

假如你永遠不回來，我老有個南洋作我的夢景，你老有個我在你的心中，豈不很美？你偏偏的回來了，而且回來的這樣遲——」

『可是來遲了並不就是來不及了，』我插了一句。

『晚了就是來不及了。我殺了自己。』

『什麼？』

『我殺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詩裏，生死有什麼區別？在打胎的時候我自己下了手。有在我左右，我沒法子再笑。不笑，我怎麼掙錢？只有一條路，名字叫死。你回來遲了，我別再死遲了；我再晚死一會兒，我便連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沒有了。我住在這裏，這裏便是你的心。這裏沒有陽光，沒有聲響，只有一些顏色。顏色是更持久的，顏色畫成咱們的記憶。看那雙小鞋，綠的，是點顏色，你我永遠認識牠們。』

『但是我也記得那雙腳。許我看看嗎？』

她笑了，搖搖頭。

我很堅決，我握住她的腳，扯下她的襪，露出沒有肉的一支白腳骨。

『去吧，』她推了我一把。『從此你我無緣再見了！我願住在你的心中，現在不行了；我願在你的心中永遠是青春。』

* * * * *

太陽已往西斜去；風大了些，也涼了些。東方有些黑雲。春光在一個夢中慘淡了許多。我立起來，又看見那片暗綠的松樹。立了不知有多久。遠處來了些蠕動的小人，隨着一些聽不認真的音樂。越來越近了，田中驚起許多翅白的鳥，哀鳴着向山這邊飛。我看清了，一羣人們匆匆的走，帶起一些灰土。三五個鼓手在前，幾個白衣的在後，最後是一口棺材。春天也要埋人的。撒起一把紙錢，蝴蝶似的落在麥田上。東方的黑雲更厚了，柳條的綠色加深了許多，綠得有些悽慘。心中茫然，只想起那雙小綠拖鞋，像兩片樹葉在永生的樹上作着春夢。

此
页
空
白

屋頂下

魯彥

本德婆婆的臉上突然掠過一陣陰影。她的心像被石頭壓着似的，沉了下去。

『你沒問過我！』

這話又衝上了她的喉頭，但又照例的無聲地翕動一下嘴唇，縮回去了。

她轉過身，走出了廚房。

『好貴的黃魚！』被按捺下去的話在她的肚子裏咕嚕着：『八月纔上頭。桂花黃魚，老虎脩！兩角大洋一斤，不會買東洋魚！一條吃上半個月！不做忌日，不請客，前天豬肉，昨天鴨蛋，今天黃魚！荳油不用，用生油，生油不用，用豬油，怎麼吃不窮！哼！你丈夫賺多少錢？二十五圓一個月，了不起！比起老頭以前的工錢來，自然天差地！可是以前，一個銅板買得十塊豆腐。現在呢？一個銅

板買一塊！那一樣不費死人。……我當媳婦，一碗鹹菜，一碟鹽，養大兒子，贖回屋子，哼，不從牙齒縫裏漏下來，怎有今天！今天，你却要敗家了！……一年兩年，孩子多了起來，看你怎樣過日！』

本德婆婆想着，走進房裏，嘆了一口氣。在她的瘦削的額上，皺紋簇成了結，她的下唇緊緊地蓋過了乾癟的上唇，窒息地忍着從心中衝出來的怒氣。深陷的兩眼上，罩上了一層模糊的雲。她的頭頂上豎着幾根稀疏的白髮，後腦綴着一個假髮髻。她的背已經往前彎了。她的兩隻小腳走動起來，有點踉蹌，她的年紀，好像有了六七十歲，但實際上她還只活了五十四年。別的女人生產太多，所以老得快，她却是因為工作的勞苦。四十五歲以前的二十幾年中，她很少休息。她雖然小腳，她可做着和男子一樣的事情。她給人家挑擔，礱穀，舂米。磨粉，種菜，倘若三年前，不害一場大病，也許她現在還是一個很強健的女工。但現在是全都完了。一切都出於意外的突然衰弱下來，眼睛，手脚，體力，都十分不行

了。而且因爲缺乏好的調養，還在繼續地衰弱着。照阿芝叔的意思，他母親的身體是容易健康起來的，只要多看幾次醫生，多吃一些藥。但本德婆婆却捨不得用錢。『自己會好的，』她固執地這樣說，當她開始害病的時候。直至病得愈加厲害，她知道醫得遲了，愈加不肯請醫生。她說已經醫不好了，不必白費錢。『年紀本來也到了靶啦，瓜熟自落。』她要把她歷年積聚下來的錢，留作別的更大的用處。於是這病一直拖延下來，有時彷彿完全好了，有時又像變了癆病，受不得冷，當不得熱，咳嗽，頭暈，背痛，腰酸，發汗，無力。『補藥吃得好，』許多人都這樣說。但是她搖着頭說：『那還了得，像我們這樣人家吃補藥！』她以前並不是沒有害過病，可都是自己好的，沒有吃過藥，更不會吃過補藥。她一面發熱，一面還要龔穀，舂米。『像現在，既不必做苦工，又必不吹風晒太陽，病不好，是天數，一千劑一萬劑補藥都是徒然的，』她說。

『不會長久了，』她很明白，而且確信。她於是急切地需要一個繼承她的事

業的人。阿芝叔已經二十五歲了，近幾年來在輪船上做茶房，也頗克苦儉約，曉得爭氣。但沒有結婚，可不能算已成家立業，她的責任還未全盡，而她辛苦一生的目的也還沒有達到，雖然她明白瓜熟自落，人老終死，沒有什麼捨不得，要是真的一場大病死了，她死不瞑目，永久要在地下抱憾的。兒子沒有成家，她的一切過去的努力便落了空。因此，她雖然病着。她急忙給阿芝叔討了一個媳婦來了。

『我的擔子放下了，』她很滿意的說。身體能夠健康起來，是她的福，倘若能夠抱到孫子，更是她無邊的福了。至於前來挑擔子的人怎樣，也只好隨他們去。她現在已經繳了印，一切裏外的事情交給兒子和媳婦去主意。她的身體壞到這個樣子，在家一天，做一天客人。

『有什麼錯處，不妨罵她。』阿芝叔臨行時這麼對她說。

這話夠有道理了。自己的兒子總是好的。年輕的人自然應該聽長輩的教訓。

但她可決不願意罵媳婦。雖然媳婦不是自己生的，她可是自己的兒子的親人。

『曉得我還活得多少日子，有現成飯吃，就夠心滿意足了。』

『自然你不必再操心，不過她到底纔當家，又初進門，年紀輕。』

『安心去好啦，她生得很忠厚，又不笨，不會三長兩短的！』本德婆婆望着媳婦在旁邊低下發紅的臉，惆悵的別情忽然找着了安慰，不覺微笑起來。

然而阿芝叔的話的確是有道理的，阿芝嬸年紀輕，初進門，纔當家，本德婆婆雖然老了而且有病，可不能不時指點她。當家有如把舵，要精明，要懂得人情世故，要刻苦，要做得體面。一個不小心，觸到暗礁，便會闖下大禍，弄得家破人亡的。現在本德婆婆已經將舵交給了阿芝嬸了，但她還得給她瞭望，給她探測水的深淺，風雨的來去，給她最好的最有經驗的意見，有時甚至還得幫她握着舵。本德婆婆明白這些。她希望由她辛苦地創造了幾十年的家庭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於是她的撒手的念頭又漸漸消滅了。她有病，她需要多多休養，但她仍勉強

地行動着，注意着，指點着。凡她勝任的事情，她都和阿芝嬌分着做。

天還沒有亮，本德婆婆已像往日似的坐起在床上，默然思忖着各種事情。待第一線黯淡的晨光透過窗隙，她咳嗽着，打開了窗和門。『可以起來了，』她喊着阿芝嬌，一面便去拿掃帚。

『我會掃的，婆婆，你多睏一會吧，大清早哩。』

『起早慣了，睡不熟，沒有事做也過不得。你去煮飯吧，我會掃的。……一天的事情，全在早上。』

掃完地，本德婆婆便走到廚房，整理着碗筷，該洗的洗，該覆着的覆着，該拿出來的拿出來，幫着阿芝嬌。吃過飯，她又去整理箱裏的衣服鞋襪，指點着阿芝嬌，把舊的剪開，拼起來，補綴着。

一天到晚，都有事做。做完這樣，本德婆婆又想到了那樣。她的瘦小的腿子總是踉蹌地拖動着小腳來往的走着。她說現在阿芝嬌當家了，但實際上却和她自

己當家沒有分別。

這使阿芝嬸非常的爲難，婆婆雖然比不得自己的母親，她可是自己丈夫的母親，她現在身體這樣壞，怎能再辛苦。倘若有了三長兩短，又如何對得住自己的丈夫。既然是自己當家了。就應該給婆婆吃現成飯。『阿呀，身體這樣壞，還在這裏做事體！媳婦不在家嗎？』鄰居已經說了好幾次了。這話幾乎比當面罵她還難受。可不是，擺着一個年強力壯的媳婦，讓可憐的婆婆辛苦着，別人一定會猜測她偷懶，或者和婆婆講不來話的。她也會竭力依照婆婆的話日夜忙碌着，她想一切都一次做完了，應該再沒有什麼事了，那曉得本德婆婆像一個發明家似的，儘有許多事情找出來。補完冬衣，她又拿出夏衣來；上完一雙鞋底，她又在那裏調漿糊剪鞋面；揩過窗子，她提着水桶要抹地板了。她家裏只有這幾個人，但她好像在那裏預備十幾個人的家庭一樣。阿芝嬸還沒有懷孕。本德婆婆已經拿出了許多零布和舊衣，拿着剪刀在剪小孩的衣服，教她怎樣拼，怎樣縫，這一歲

穿，這三歲穿，這可以留到十二歲，隨後又可以留給第二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她常常嘆着氣說，她不會長久，但她的計劃却至少還要活幾十年的樣子。阿芝嬌沒有辦法，最後想在精神方面給她一點安逸了。

『婆婆，今天吃點什麼菜呢？』這幾乎是天天要問的。

『你自己主意好了，我好壞都吃得下。』每次是一樣的回答。

阿芝嬌想，這麻煩應該免掉了。婆婆的口味，她已經懂得。應該吃什麼菜，阿芝叔也關照過：『身體不好，要多買一點新鮮菜，她捨不得吃，要逼她吃。』於是她便慢慢自己做起主意來，不再問婆婆了。

然而本德婆婆却有點感到冷淡了，這冷淡，在她覺得彷彿還含有輕視的意思。而且每次要帶一點好的貴的菜回來，更使她心痛。她自己是熬慣了嘴的。倘不是以牙齒縫裏省下來，那有今日，媳婦是一個年輕的人，自然不能和她並論。她也認爲多少要吃得好一點。不過也須有個限制。例如，一個月中吃一兩次好

菜，就儘夠了。若說天天這樣，不但窮人，就連財百萬也沒有幾年好吃的。因為媳婦纔起頭管家，本德婆婆心裏雖然不快活，可是一向緘默着，甚至連面色也不肯露出來。起初她還陪着吃一點，後來只撥動一下筷子就完了。她不這樣，阿芝嬸是不吃的，倘使阿芝嬸也不吃，她可更難過，讓煮得好好的菜壞了去。

然而今天，本德婆婆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你沒有問過我！』這話雖然又給她按捺住，樣子却做不出來了。她的臉上滿露着不能掩飾的不快活的神色，緊緊地閉着嘴，很像無法遏抑心裏的怒氣似的。她從廚房走出來，心像箭刺似的，躺在床上嘆着氣，想了半天。

吃飯的時候，金色的，鮮潔的，美味的黃魚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本德婆婆的筷子只是在素菜碗裏上下。

『婆婆，趁新鮮吧。煮得不好呢。』阿芝嬸催過兩次了。

『喲，』這聲音很沉重，滿含着怒氣。她的眼光只射到素菜碗裏，怕看面前

的黃魚似的。

吃晚飯的時候，魚又原樣地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但是本德婆婆的怒氣仍未息。

「婆婆，過夜會變味呢。」

「你吃吧，」聲音又有點沉重。

第二天早晨，本德婆婆只對黃魚瞟了一眼。

阿芝嬭想，婆婆胃口不好了。這兩天顏色很難看，說話也懶洋洋的，不要病又發了，清早還聽見她咳嗽了好幾聲。藥不肯吃。只有多吃幾碗飯。葷似乎吃厭了，不如買一碗新鮮的素菜。

於是午飯的桌上，芋艿代替了黃魚。

本德婆婆狠狠地瞟了一眼。

這又是纔上市的！還只有荸薺那樣大小。八月初三纔給灶君菩薩嘗過口味，

今天又買了！

她氣憤地把芋芳碗向媳婦面前推去，換來一碗鹹菜。

阿芝嬸吃了一驚，停住了筷。

「初三那天，婆婆不是說芋芳好吃嗎？」

「自然！你自己吃吧！」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阿芝嬸的心突突地跳動起來，滿臉發着燒，低下頭來。婆婆發氣了。爲的什麼呢？她想不到。也許芋芳不該這樣煮？然而那正是婆婆喜歡吃的，照着初三那天婆婆的話；先在飯鑊裏蒸熟，再擺在菜鑊裏，加一點油鹽和水，輕輕翻動幾次，然後撒下蔥蒜，略蓋一會蓋子，便剷進碗裏——這叫做落鑊芋芳；或者是鹹淡沒調得好？然而婆婆並沒有動過筷子。

「一定是病又發作了，所以愛發氣，」阿芝嬸想，「好的菜都不想吃。」

怎麼辦呢？阿芝嬸心裏着急得很。藥又不肯吃。……不錯，她想到了，這纔

是開胃健脾的。晚上煨在火缸裏，明天早晨給她吃。

她決定下來，下午又出街了。

本德婆婆看着她走出去，愈加生了氣。「搶白她一句，一定向別人訴苦去了！丟着家裏的事情！」她嘆了一口氣，也走了出去，立住在大門口。她模糊地看見阿芝嬪已經走到橋邊。從橋的那邊來了一個女人，那是最喜講論人家長短，東西挑撥，綽號叫做『風扇』的阿七嫂。走到橋上，兩個人對了面，停住腳，講了許久話。阿七嫂一面說着什麼，一面還舉起右手做着手勢，彷彿在罵什麼人。隨後阿芝嬪東西望了一下，看見前面又來了一個人，便一直向街裏走去。

「同這種人一起，還有什麼好話！」本德婆婆的心像刀割似的痛，踉蹌地走進房裏，倒在一張靠背椅上，傷心起來。她想到養大兒子的一番苦心，却不料今日討了一個這樣不爭氣的媳婦，不由得潤濕了乾枯的老眼。她也曾經生過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現在却只剩了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而女的又出嫁了。倘若大兒

子沒有死，她現在可還有一個媳婦，幾個孩子。倘若那個女兒也活着，她還有說話的人，還有消氣的方法。而現在，却剩了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過着日子。希望討一個好媳婦，把家裏弄得更好一點，纔不辜負自己辛苦一生，那曉得……

阿芝嬪回來了。本德婆婆看見她從房門口走過，一直到廚房去，手裏提着一包東西。

又買吃的東西！錢當水用了！水，也得節省，防天旱！窮人家那能這樣浪費！

本德婆婆氣得動不得了。她像失了心似的，在椅子上一直呆坐了半天。

她不想吃晚飯，也吃不下，但想知道又添了一碗什麼菜，她終於沉着臉，勉強地坐到桌子邊去。

沒有添什麼菜。芋艿還原樣地擺在桌上。黃魚不見了。吃中飯的時候，牠還沒有動過。現在可被倒給狗吃了。

本德婆婆站起來，氣憤地往廚房走去。

「婆婆要什麼東西，我去拿來。」

「自己會拿的！」

她掀開食罩，沒有看見黃魚。開開羹櫥，也沒有。碗盞桶裏有一只帶腥氣的空碗，那正是盛黃魚的！

她怒氣冲天的正想走出廚房，突然嗅到一陣香氣，她又走回去，掀開煨在火缸裏的瓦罐。

紅棗！

現在本德婆婆可絕對不能再忍耐了！再放任下去，會弄得連糠也沒有吃！年紀輕輕，飯有三碗好吃，居然吃起補品來了！她拔起脚步，像吃了人參一般，毫不跟踉，走回房裏。

「我牙齒縫裏省下來！你要一天敗光牠！……」她咬着牙齒，聲音尖銳得和

刺刀一樣，『你丈夫賺得多少錢？你有多少嫁粧？……這樣好吃懶做！……』她說着，痙攣地倒在椅子上，眼睛火一般的紅，一臉蒼白。

阿芝嬭的頭上彷彿落下了一聲霹靂，完全駭住了。臉色一陣紅，一陣青。渾身戰慄着，爲了什麼，婆婆這樣生氣，沒有機會給她細想，也不能夠問婆婆。

『我錯了，婆婆，』她的聲音顫動着，『你不要氣壞了身體，我曉得聽你的話……』她說着，眼淚流了下來。

『今天黃魚明天肉！……你在娘家吃什麼！……哼！還要補！……』

阿芝嬭現在明白了：一場好意變成了惡意，原來婆婆以爲是她貪嘴了。天曉得！她幾時爲自己！婆婆愛吃什麼。該吃什麼，全是丈夫再三叮囑過來的。不信，可以去問他！

『婆婆！……』阿芝嬭打算說個明白，但一想到婆婆正在發氣，解釋不清反招疑心，話又縮回去了。

「公婆比不得爹娘，」她記起了母親常常說的話，「沒有錯，也要認錯的。」現在只有委曲一下，認錯了，她想。

「婆婆，我錯了，以後不敢了……」她抑住一肚子苦惱，含着傷心的眼淚，又說了一遍，

「你買東西可問過我！……」

「我錯了，婆婆。」

本德婆婆的氣似平了一些，挺直了背，望着阿芝嬌，眼眶裏也微濕起來。

「嗨，」她嘆着氣，說，「無非都是爲的你們，你們的日子正長着。我還有多少日子，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爲的你們？」阿芝嬌聽着眼淚湧了出來。她自己本也是爲的婆婆，也正因爲她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你可知道，我怎樣把你丈夫養大？」本德婆婆的語氣漸漸和婉了。「不講

不知道……」

她開始敘述她的故事了。從她進門起，講到一個一個生下孩子，丈夫的死亡，撫養兒女的困難，工作的勞苦，一直到兒子結婚。她又夾雜些人家的故事，誰怎樣起家，誰怎樣敗家，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她有時含着眼淚，有時含着微笑。

阿芝嬸低着頭，坐在旁邊傾聽着。雖然進門不久，關於婆婆的事，丈夫早已詳細地講給她聽過了。阿芝嬸自己的娘家，也並不曾比較的好。她也是從小就吃過苦的。阿芝叔在家的時候，她會要求過幾次，讓她出去給人家做娘姨，但是阿芝叔不肯答應。一則愛她，怕她受苦，二則母親衰老，非她侍候不可，她很明白，後者的責任重大而且艱難，然而又不得不擔當。今天這一番意外的風波，雖然平息了，日子可正長着。吃人家飯，隨時可以捲起舖蓋；進了婆家，却沒有辦法。媳婦難做，誰都這樣說。可是每一個女人得做媳婦，受盡不少磨難。阿芝嬸

也只得忍受下去。

本德婆婆也在心裏想着：好的媳婦原也不大有，不是好吃懶做，便是搬嘴吵架，或者走人家敗門風。媳婦比不得自己親生的女兒，打過罵過便無事，長大了，早點把她送出門；媳婦一進來，却不能退回去，氣鬧煩惱，從此鷄犬不甯。但是後代不能不要，每個兒子都須給他討一個媳婦。做婆婆的，好在來日不多，譬如早閉上眼睛。本德婆婆也漸漸想明白了。

「人在家嗎？」門口忽然有人問了起來，接着便是腳步聲。

「乾生叔嗎？」本德婆婆回答着，早就聽出了是誰的聲音。

阿芝嬌慌忙拿了一面鏡子，走到廚房去。

「夜飯用過嗎？」

「吃過了。你們想必更早吧。」本德婆婆站了起來。

「坐着，坐着。……正在吃飯，掛號信到了。阿芝真爭氣，中秋節還沒有

到，錢又寄來了。」

「怕不見得呢，信在那裏？就煩乾生叔拆開來，看一看吧。——阿芝老婆！倒茶來！點起燈！」

「不必，不必，天還亮。」乾生叔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信和眼鏡，湊近窗邊。

「公公吃茶！」阿芝嬌托着茶盤，從裏面走出來，端了一杯給乾生叔。

「手脚真快，還沒坐定，茶就來了。」

「便茶。」隨後她又端了一杯給本德婆婆：「婆婆，吃茶。」

「啊，又是四十圓！」乾生叔取出匯票。望了一下，微笑地說，一手摸着棕色的鬍鬚。「生意想必很得意。——年紀到底老了，要點燈，帶着眼鏡看信，還有點模糊。——真是一個孝子，不負你辛苦一生！要老婆好好侍候你，常常買好的菜給你吃，身體這樣壞，要快點吃補藥，要你切不可做事情，多囫圇。錢不要

愁，娘的身上不可省。不肯吃，逼你吃。從前三番四次叮囑過她，有沒有照辦？倘有錯處，要你罵罵她。近來船上客人多，外快不少，不久可再寄錢來。問你近來身體可好了一點？——唔，你現在總該稱心了，阿嫂，一對這樣的兒媳！」

『那裏的話，乾生叔，倘能再幫他們幾年忙就好了。誰曉得現在病得這樣不中用！』本德婆婆說着，嘆了一口氣。

但是本德婆婆的心裏却非常輕鬆了。兒子實在是有着十足的孝心的。就是媳婦——她轉過頭去望了一望，媳婦正在用手巾抹着眼睛，彷彿在那裏傷心。明明是剛纔的事情，她受了委屈了。兒子的信一句句說得很清楚，無意中替她解釋得明明白白。媳婦原是好的。可是，這樣的化錢，絕對錯了。

『兩夫妻都是傻子哩，乾生叔，』本德婆婆繼續的說了。『那個會這樣說，這個真會這樣做，魚呀肉呀買了來給我吃，全不想到積穀防饑，浪用錢！』

『不是我阿叔批評你，阿嫂，』乾生叔摘下眼鏡。說，『你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積穀防饑，底下是一句養兒防老，你現在這樣，正是養老的時候了。他們很對。否則，要他們做什麼！」

「咳，還有什麼老好養，病得這樣！有福享，要讓他們去享了！我只要他們爭氣，就心滿意足了。」

真沒辦法，阿芝嬌想，勸不轉來，只好由她去，從此就照着她辦吧，也免得疑心我自己貪嘴巴。說是沒問過她，這也容易改。以後就樣樣去問她，不管大小裏外的事——官樣文章！自己又樂得少搯一點干係。譬如沒當家。婆婆本來比不得親生的娘。

媳婦到底比不得親生的女兒，本德婆婆想。自從那次事情以後，她看出阿芝嬌變了態度了。話說得很少，使她感到冷淡。什麼事情都來問她，又使她厭煩。明明第一次告訴過她，第二次又來問了。彷彿教不會一樣。其實她並不蠢，是在那裏作假，本德婆婆很知道。這情形，使本德婆婆敏銳地感到：她是在報復從前

自己給她的責備：你怪我沒問你，現在便樣樣問你——我不負責！這樣下去，又是不得了。例如十五那天，就給她丟盡了臉了。

那天早晨，本德婆婆吃完飯，走到乾生叔店裏去的時候，湊巧家裏來了一個收賬的人。那是貫器店老板阿爰。他和李阿寶是兩親家。李阿寶和阿芝叔在一隻輪船上做茶房，多過嘴。這次阿芝叔結婚，本想不到阿爰那裏去貫碗盞，不料總管阿芳叔沒問他，就叫人去通知了阿爰，送了一張定單去，待阿芝叔知道，東西已經送到，只好用了他的。照老規矩，中秋節的賬，有錢付六成，沒錢付三四成。八月十五已經是節前最末一日，沒有叫人家空手出門的。却不料阿芝嬌竟回。答他要等婆婆回來。大忙的日子，人家天還沒亮便要跑出門，這家收賬，那家收賬，怎能在這裏坐着等，曉得你婆婆幾時回來。不近人情，給阿爰猜測起來，不是故意刁難他，便是家裏沒有錢。再把錢送去，還要被他猜是借來的，傳到李阿寶耳朵裏，又有背地裏給他講壞話的資料了：「哪，有錢討老婆，沒錢付賬！」

「錢箱鑰匙是你管的！……」本德婆婆不能不埋怨了。

「沒有問過婆婆……怎麼付給他！」

本德婆婆生氣了，這句話彷彿是在塞她的嘴。

「你說什麼話！要你不必問，就全不問，要你問，就全來問！故意裝聾作啞，撥一撥，動一動！」

阿芝嬌紅着臉，低下頭，緘默着。她心裏可也生了氣；不問你，要挨罵！問你，又要挨罵！我也是爹娘養的！

看看阿芝嬌不做聲，本德婆婆也就把怒氣忍捺住了。雖然鬱積在心裏更難受，但明天八月十六，正是中秋節，鬧起來，六神不安，這半年要走壞運的。沒有辦法，只有走開了事。

然而這在阿芝嬌雖然知道，可沒有辦法了。她藏着一肚皮冤枉氣，實在笑不出來。夜裏在床上，她暗暗偷流着眼淚，東思西想着，半夜睡不熟。

第二天，阿芝嬸清早爬起来，略略修飾一下，就特別忙碌起來：日常家務之外，還要跑街買許多菜，買來了要洗，要煮，要做羹飯，要請親房來吃。這些在上午弄好。本德婆婆儘管幫着忙，依然忙個不了。她年輕，本來愛睡。昨夜沒有睡得足，今天精神恍恍惚惚的好不容易支撐着。

客散後，一隻久候着的黑狗連連搖着尾巴，纏着阿芝嬸要東西吃。她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盞，便用手裏的筷子把桌上一堆肉骨和蝦頭往地上劃去。

『乒！』一隻夾在裏面的羹匙跟着跌碎了。

阿芝嬸吃了一驚，通紅着臉。這可闖下大禍了，今天是中秋節！

本德婆婆正站在門口，蒼白了臉，瞪着眼。她呆了半晌，氣得說不出話來。

『狗養的！偏偏要在今天打碎東西！你想敗我一家嗎？瞎了眼睛！賤骨頭！牠是你的娘，還是你的爹，待牠這樣好？啊？你得過牠什麼好處？天天餵牠！今天魚，明天肉！連那天沒有動過筷的黃魚也孝敬了牠！……』本德婆婆一口氣連

着罵下去。

阿芝嬸現在不能再忍耐了！罵得這樣的惡毒，連爹娘也拖了出來！從來不會被人家這樣罵過！一隻羹匙到底是隻羹匙！中秋節到底是中秋節！上樑不正，下樑錯！怎能給她這樣罵下去！

『阿疇媽哪！』阿芝嬸蹬着脚，哭着叫了起來，『我犯了什麼罪，今天這樣吃苦！我也是坐着花轎，吹吹打打來的！不是童養媳，不是丫頭使女！幾時得過你好處！幾時虧待過你！……』

『我幾時得過你好處！我幾時虧待過你！』本德婆婆拍着桌子。『你這畜生！你瞎了眼珠！你故意趁着過節尋禍！你有什麼嫁裝？你有什麼漂亮？啊？幾隻皮箱？幾件衣裳？你這臭貨！你這賤貨！你娘家有幾幢屋？幾畝田？啊？不要臉！還說什麼吹吹打打！你吃過什麼苦來？打過你幾次？罵過你幾次？啊？你吃誰的飯？你賺得多少錢？我家裏的錢是偷的還是盜的，你這樣看不起，沒動過筷

的黃魚也倒給狗吃！啊！……」

「天曉得，我幾時把黃魚餵狗吃！給你吃，罵我！不給你吃，又罵我！我去拿來給你看！」阿芝嬌哭號着走進廚房，把蒸櫚下的第三隻甑捧出來，順手提了一把菜刀。「我開給你看！我跪在這裏，對天發誓！」她說着，撲倒在階上，「要不是那一條黃魚，我把自己的頭砍掉給你看！……」

她舉起菜刀，對着甑上的封泥。……

「魂靈那裏去了！魂靈？阿芝嬌！」一個女人突然抱住了她的手臂。

「咳，真沒話說了，中秋節！」另一個女人嘆息着。

「本德婆婆，原諒她吧，她到底年紀輕，不懂事！」又一個女人說。

「是呀，大家要原諒呢，」別一個女人的話，「阿芝嫂，她到底是你的婆婆，年紀又這樣老了！」

鄰居們全來了，大的小的，男的女的。有些人搖着頭。有些人呆望着。有些

人勸勸本德婆婆，又跑過去勸勸阿芝嬸。

阿芝嬸被拖倒在一把椅上，滿臉流着淚，顏色蒼白得可怕。長生伯母拿着手巾給她抹眼淚，一面勸慰着她。

本德婆婆被大家擁到別一間房子裏。她的眼睛愈加深陷，頰骨愈加突出了。彷彿爲了這事情，在瞬息間便老了許多。她滴着眼淚，不時艱難地噙着抑阻在胸膈的氣。口裏還喃喃的罵着。幾個女人不時用手巾捫着她的嘴。過了一會，待鄰居們散了一些。只有三四個要好的女人在旁邊的時候，她纔開始訴說她和媳婦不睦的原因，一直從她進門說起。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輕，都這樣，不曉得老年人全是爲的她們。將來會懊悔的。』老年的女人們勸說着。

阿芝嬸也在房間裏訴着苦，一樣地從頭起。她告訴人家，她並沒有把那一次的黃魚倒給狗吸。她把牠放了許多鹽，裝在甌裏，還預備等婆婆想吃的時候拿出

來。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老了，自然有點悖，能有多少日子！將來會明白的。」

過了許久，大家勸阿芝嬸端一杯茶給本德婆婆吃，並且認一個錯，讓她消氣了事。

「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媳婦總要吃一些虧的！」

「倒茶可以，認錯做不到！」阿芝嬸固執地說，「我本來沒有錯！」

「管牠錯不錯，一家人，日子長着，總得有一個人讓步，難道她到你這裏來認錯？」

於是你一句，我一句，終於說得不做聲了。人家給她煮好開水，泡了茶，連茶盤交給了她。

阿芝嬸只得去了，走得很慢。低着頭。

「婆婆，總是我錯的，」她說着把茶杯放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便急速地退出來。

本德婆婆咬着牙齒，瞪了她一眼。她的氣本來已經消了一些，現在又給悶住了。『總是我錯的！』什麼樣的語氣，這就是說：在你面前，你錯了也總是我錯的！她說這話，那裏是來認錯！人家的媳婦，罵罵會聽話，她可越罵越不像樣了。一番好意全是爲的她將來，那曉得這樣下場。

『不管了，由她去！』本德婆婆堅決的想。『我空手撑起一個家，應該在她手裏敗掉，是天數。將來她沒飯吃，該討飯，也是命裏註定好了的。』於是她決計不再過問了。擺在眼前看不慣，她只好讓開她。她還有一個親生的女兒，那裏有兩個外孫，樂得到那裏去快活一向。

第二天清晨，本德婆婆檢點了幾件衣服，提着一個包袱，順路在街上買了一串大餅，搭着航船走了。

『去了也好，』阿芝嬪想，『樂得清靜自在。這樣的家，你看我弄不好嗎？年紀雖輕，却也曉得當家，並且還要比你弄得好些。』

只是氣還沒有地方出，鄰居們比不得自己家裏的人，阿芝嬪想回娘家了。那裏有娘有弟妹，且去講一個痛快。看起來，婆婆會在姑媽那裏住上一兩個月，橫直丈夫的信纔來過，沒什麼別的事，且把門鎖上一兩天。打算定，收拾好東西，過了一夜，阿芝嬪也提着包袱走了。

娘家到底是快活的。纔到門口，弟妹們就歡喜地叫了起來，一個叫着娘跑進去，一個奔上來搶包袱。

『阿晴！』露着笑容迎出來的娘一瞥見阿芝嬪，突然叫着說，『怎麼顏色這樣難看呀！彩鳳！又瘦又白！』

阿芝嬪低着頭，眼淚湧了出來，只叫一聲『媽』，便撲在娘的身上，抽咽着。這纔是自己的娘，自己從來沒注意到自己的憔悴，她却一眼就看出來了。

「養得這樣大了，還是離不開我，」阿芝嬸的娘說，彷彿故意寬慰她的聲音。「坐下來，喝一杯茶吧。」

但是阿芝嬸只是哭着。

「受了什麼委屈了吧？慢慢好講的。早不是叮囑過你，公婆不比自己的爹娘，要忍耐一點嗎？」

「也看什麼事情！」阿芝嬸說了。

「有什麼了不得，她能有多少日子！」

「我也是爹娘養的！」

「不要說了，媳婦都是難做的，不挨罵的能有幾個！」

「難道自己的爹娘也該給她罵！」

阿芝嬸的娘緘靜了。她的心裏在冒火。

「罵我畜生還不夠，還罵我的爹娘是……狗！」

「放她娘的屁！」阿芝嬸的娘咬着牙齒。

她現在不再埋怨女兒了。這是誰都難受的。昏頭昏腦的婆婆是有的，昏得這樣可少見，她咬着牙齒，說，倘若就在眼前，她一定伸出手去了。上樑不正，下樑錯，就是做媳婦的動手，也不算無理。

這一夜，阿芝嬸的娘幾乎大半夜沒有合眼。她一面聽阿芝嬸的三番四次的訴說，一面查問着，一面罵着。

第二天中午，他們家裏忽然來了一個女客，而是阿芝叔的姊姊。她艱難地拐着一對小脚，通紅着臉，氣呼呼地走進門來。阿芝嬸的娘正在院子裏。

「親家母，弟媳婦在家嗎？」

阿芝嬸的娘瞪了她一眼。好沒道理，她想，空着手不帶一點禮物，也不問一句你好嗎，眼睛就往裏面望，好像人會逃走一樣！女兒可沒犯過什麼罪！不客氣，就大家不客氣！

『什麼事呢？』她慢吞吞的問。

『門鎖着，我送媽回家，我不見弟媳婦。』姑媽說。

『曉得了，等一等，我叫她回去就是。』

『叫她同我一道回去吧。』

『沒那樣容易。要梳頭換衣，還得叫人去買禮物，空手怎好意思進門！昨天走來，今天得給她雇一隻划船。你先走吧。』

姑媽想：這話好尖，一不請我進去吃杯茶，也不請我坐一下，又不讓我帶她一道去，還暗暗罵我沒送禮物。却全不管我媽在門外等着，吵架吵到我身上來了。

『親家母，媽和弟媳婦吵了架，氣着到我那裏去，我平時總留她住上一月半月，這次情形不同，勸了她一番，今天特陪她回家，想叫弟媳婦再和她好好的過日子。……』

「那末，你講吧，誰錯？」

「自然媽年紀老，免不了悖，弟媳婦也總該讓她一些。……」

「我呢？哼！沒理由罵我做狗做豬，我也該讓她！」

「你一定誤會了，親家母，還是叫弟媳婦跟我回去，和媽和好吧。」

「等一等我送她去就是，你先走吧。」

「那末，鑰匙總該給我帶去，難道叫我和媽在門外站下去！」姑媽發氣了，語氣有點硬。

「好，就在這裏等着吧？我進去拿來！」阿芝孀的娘指着院子中她所站着的地方，命令似的，輕蔑的說。

倘不爲媽在那裏等着，姑媽早就拔步跑了，有什麼了不得，她們的房子裏？她會拿她們一根草還是一根毛？

接到鑰匙，她立刻轉過背，氣怒地走了。沒有一句話，也不屑望一望。

「自己不識相，怪那個！」阿芝嬾的娘自語着，臉上露出一陣勝利的狡笑。她的心裏寬舒了不少，彷彿一肚子的冤氣已經排出了一大半似的。

吃過中飯，她陪着阿芝嬾去了。那是阿芝嬾的夫家，也就是阿芝嬾自己的永久的家，阿芝嬾可不能從此就不回去。吵架是免不了的。趁婆婆不在，回娘家來，又不跟那個姑媽回去，不用說，一進門又得大吵一次的，何況姑媽又受了一頓奚落。可是這也不必擔心，有娘在這裏。

「做什麼來！去了還做什麼來！」本德婆婆果然看見阿芝嬾就罵了。「有這樣好的娘家，滿屋是金，滿屋是銀！還愁沒吃沒用嗎，你這臭貨！」

「臭什麼？臭什麼？」阿芝嬾的娘一走進門限，便回答了。「偷過誰？說出來！瘟老太婆！我的女兒偷過誰？你兒子幾時帶過綠帽子？拿出證據來！你這狗婆娘！虧你這樣昏！臭什麼？臭什麼？臭什麼？」她罵着，逼了近去。

「還不臭？還不臭？」本德婆婆站了起來，拍着桌子，「就是你這狗東西養

「罵你又怎樣？罵你！你是什麼東西！瘟老太婆！」親家母又搶上一步，「偏在這裏！看你怎樣！……」

「趕你出去！」本德婆婆轉身拖了一根門閂，踉蹌地衝了過來。

「你打嗎？給你打！給你打！給你打！」親家母同時也撲了過去。

但別人把她們攔住了。

鄰居們早已走了過來，把親家母擁到門外，一面勸解着。她仍拍着手，罵着。隨後又被人家擁到別一家的簷下，逼坐在椅子上。阿芝嬪一直跟在娘的背後哭號着。

本德婆婆被鄰居們拖住以後，忽然說不出話來了。她的氣擁住在胸口，透不出喉嚨，咬着牙齒，滿臉失了色，眼珠向上翻了起來。

「媽！媽！」姑媽驚駭地叫着，用力摩着她的胸口。鄰居們也慌了，立刻抱住本德婆婆大聲叫着。有人挖開她的牙齒，灌了一口水進去。

「唔，……」過了一會，本德婆婆纔透出一口氣來，接着又罵了，拍着桌子。

親家母已被幾個鄰居半送半逼的擁出大門，一直哄到半路上，纔讓她獨自拍着手，罵着回去。

現在留下的是阿芝嬪的問題了。許多人代她向本德婆婆求情讓她來倒茶說好話了事，但是本德婆婆怎樣也不肯答應。她已堅決的打定主意：同媳婦分開吃飯，當做兩個人家。她要自己煮飯，自己洗衣服。

「呃，這那裏做得到，在一個屋子裏！」有人這樣說。

「她管她，我管我，有什麼不可以！」

「呃，一個廚房，一頭灶呢？」

「她先煮也好，我先煮也好。再不然，我用火油爐。」

「呃，你到底老了，還有病，怎樣做得來！」

「我自會做的，再不然，有女兒，有外孫女，可以來來去去的。」

「那末，錢怎樣辦呢？你管還是她管？」

「一個月只要五塊錢，我又不會多用他的，怕阿芝不寄給我，要我餓死？」

「到底太苦了！」

「舒服得多！自由自在！從前一個人，還要把兒女養大，空手撑起一份家產來，現在還怕過不得日子！」本德婆婆說着，勇氣百倍，她覺得她彷彿還很年輕而且強健一樣。

別人勸解終於不能挽回本德婆婆的固執的意見，她立刻就實行了。姑媽懂得本德婆婆的脾氣，知道沒辦法，只好由她去，自己也就暫時留下來幫着她。

「也好，」阿芝嬌想，「樂得清靜一些。這是她自己要這樣，兒子可不能怪我！」

於是這樣的事情開始了：在同一屋頂下，在同一廚房裏，她們兩人分做了兩

個家庭。她們時刻見到面，雖然都竭力避免着相見，或者低下頭來；她們都不講一句話。有時甚至在和別人說話的時候，走過這個或那個，也就停止了話，像怕被人聽見，洩漏了自己的祕密似的。

這樣的過了不久，阿芝叔很焦急地寫信來了。他已經得到了這消息。他責備阿芝嬸，勸慰本德婆婆，仍叫她們和好，至少飯要一起煮。但是他一封一封信來，所得到的回信，只是埋怨，訴苦和眼淚。

「鍋子給她故意燒破了，」本德婆婆回信說。

「掃帚給她藏過了，」阿芝嬸回信說。

「她故意在門口潑一些水，要把我跌死，」本德婆婆的另一信裏這樣寫着。

「她又在罵我，要趕我出去，」阿芝嬸的另一信裏寫着。

「……………」

「……………」

現在吵架的機會愈加多了。她們的仇是前生結下的，正如她們自己所說。

阿芝叔不能回來了，寫信沒有用。他知道，母親年老了，本有點悖，又加上固執的脾氣；但是她的心，却沒一樣不爲的他。他知道，他不能怪母親，妻子呢，年紀輕，沒受過苦。也不能怪她。怎樣辦呢？他已經想了很久了。他不能不勸慰母親，也不能不勸慰妻子。但是，怎樣說呢？要勸慰母親，就得先罵妻子；要勸慰妻子，須批評母親的錯處。這又怎樣行呢？

『還是讓她受一點冤枉吧，在母親的面前。暗中再安慰她。』他終於決定了一個不得已的辦法。

於是一進門，只叫了一聲媽，不待本德婆婆的訴告，他便一直跑到妻子的房裏，大聲罵了：

『塞了廿幾年飯，還不曉得做人！我虧待你什麼，你這樣薄待我的媽！從前怎樣三番四次的叮囑你！……』

他罵着，但他心裏却非常痛苦。他原來不能怪阿芝。然而，在媽面前，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阿芝嬌哭着，沒回答什麼話。

本德婆婆在外面聽得清清楚楚，那東西在唏唏噓噓的哭。她心裏非常痛快。兒子到底是自己養的，她想。

隨後阿芝叔便回到本德婆婆的房裏，躺倒床上，一面嘆着氣，一臉憤怒的罵着阿芝。

『阿弟，媽已經氣得身體愈加壞了，你應該自己保重些，媽全靠你一個人呢！』他的姊姊含着淚勸慰說。

『將她退回去！我甯可沒有老婆！』阿芝叔像認真似的說。

『不要這樣說，阿弟！千萬不能這樣想！我們那裏有這許多錢，退一個，討一個！』

「咳！悔不當初！」本德婆婆嘆着氣，說，「現在木已應舟，還有什麼辦法！總怪我早沒給你揀得好些！」

「不退她，媽就跟我出去，讓她在這裏守活寡！」

「那裏的話，不叫她生兒子，却白養她一生！雖說家裏沒什麼，可也有一份薄薄的產業。要我讓她，全歸她管，我可不能！那都是我一手撐起來的，倒讓她一個人去享福，讓她去敗光！這個，你想錯了，阿芝，我可死也不肯放手。」

「咳，怎麼纔好呢？媽，你看能夠和好嗎，倘若我日夜教訓她？」

「除非我死了！」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阿姊，有什麼法子嗎？媽不肯去，又不讓我和她離！」

「我看一時總無法和好了，弟媳婦年紀輕，沒受過苦，所以不會做人。」

「真是賤貨，進門的時候，還說要幫我忙，甯願出去給人家做工，不怕苦。」

我一則想叫她侍候媽，二則一番好意，怕她受苦，沒答應。那曉得在家裏太快活

了，弄出禍事來。」

「什麼！像她這樣的人想給人家做工嗎？做夢！叫她去做吧！這樣最好，就叫她去！給她吃一些苦再說！告訴她，不要早上進門，晚上就被人家辭退！她有這決心，就叫她去！我沒死，不要回來！我不願意再見到她！」

「媽一個人在家怎麼好呢？」阿芝叔說，他心裏可不願意。

「好得多了！清靜自在！她在家裏，簡直要活活氣死我！」

「病得這樣，怎麼放心得下！」

「要死老早死了！樣子不對，我自會寫快信給你。你記得：我可不要她來送終！」

阿芝叔呆住了。他想不到母親就會真的要她出去，而且還這樣的硬心腸，連送終也不要她。

「讓我問一問她看吧，」過了一會，他說。

「問她什麼！你還要養着她來逼死我嗎？不去，也要叫她去！」

阿芝叔不敢做聲了。他的心口像有什麼在咬一樣。他怎能要她出去做工呢？母親這樣的老了。而她又是這樣的年輕，從來沒受過苦。他並非不能養活她。

「怎麼辦纔好呢？」他晚上低低的問阿芝嬸，皺着眉頭。

「全都知道了，你們的意思！」阿芝嬸一面流着眼淚，一面發着氣，說。

「你還想把我留在家裏，專門侍候她，不管我死活嗎？我早就對你說過，讓我出去做工，你不答應，害得我今天半死半活！用不着她趕我，我自己也早已決定主意了。一樣有手有腳，人家會做，偏有我不會做！」

「又不是沒飯吃！」

「不吃你的飯！生下兒子，我來養！說什麼她空手起家，我也做給你們看看！」

「你就跟我出去，另外租一間房子住下吧。」阿芝叔很苦惱的說，他想不出

點好的辦法了。

『你的錢，統統寄給她去！我管我的！帶我出去，給我找一份人家做工，全隨你良心。不肯這樣做，我自己也會出去，也會去找事做的！一年兩年以後，我租了房子，接你來！十年廿年後，我對着這大門。造一所大屋給你們看！』

阿芝叔知道對她也沒法勸解了。兩個人的心都是一樣硬。他想不到他的憑良心的打算和憂慮，都成了空。

『也好，隨你們去吧，各人管自己！』他嘆息着說。『我總算盡了我的心了。以後可不要悔。』

『自然，一樣是人，都應該管管自己！悔什麼！』阿芝嬸堅決的說。

過了幾天，阿芝叔終於痛苦地陪着阿芝嬸出去了。他一路走着，不時回轉頭來望着苦惱而陰暗的屋頂，思念着孤獨的老母，一面又看着面前孤傲地急速地行走着的妻子，不覺流下眼淚來。

本德婆婆看着兒子又走了，覺得悲傷。但同時，她又很快活。她拔去了一枝眼中釘，她的兩眼恢復了光明了。她的病也彷彿好了。她又變了青年，有着勇氣。她曾在風濤怒號中把着舵，行駛過許多許多年月，現在的生活，彷彿在綠波上蕩漾的小舟。她的心無憂無慮，十分平靜。

阿芝孀也有着更大的勇氣。雖然她的面前展開着無窮盡的黑暗的荆棘的道路，但她的頭上燃着一盞不滅的神燈，在荆棘中照出一條平坦的道路來。她絕對不回顧的往前走了去。

此页空白

牯嶺之秋

茅盾

——一九二七年大暴風時代一斷片——

七月廿三晚上九點鐘。漢口六碼頭一帶，薄暗中浮動着碼頭小工們『杭育杭育』的呼喊。

轆轤轆轤
~~~~~

襄陽丸的起重機的鐵鍊。起重機的長臂擺到了左邊又擺到了右邊。

船的主桅頂頭一盞燈閃射着青光；上層大餐間一帶烏黑黑地，一個白制服的船員凭着鐵欄杆朝下面看。統艙裏有燈光；統艙外的走道中人影憧憧，『噯？』

『這裏！』『那邊那邊！』歇斯底烈的叫喚。

微風從江面吹來。風，還像白天的那樣燥熱。

江岸的所謂草地似乎正在吐出白天內所吸的熱力，人的脚步一下去，便有一股熱騰騰的土氣噴射出來。杭育，杭育，碼頭小工背着一二百斤的桐油，僕僕僕的重脚步儘量壓搾出那草地裏蓄積着的熱，混合了塵沙和汗臭，向四面擴散。

來江邊散步納涼的公子小姐肩並肩從東邊走來，到這裏就站住了，望着那熱蓬蓬的塵沙和汗臭的圓陣皺了眉頭，就只好往回走，迎着一碼頭的燈光去了。

一碼頭左近江邊一字兒擺開了十幾條大號駁船。

駁船外擋，有一條五百噸型的火輪船，煙囪裏吐出濃煙，一面『差輪』的三角旗，在船尾飄拂。駁船和差輪上並沒有多少人，駁船簡直可說是空的，但在正對那『差輪』的江岸邊，有一排兵在那裏『警戒』，還有『步哨』，直放到江漢關西面。

三輛人力車首尾銜接從江漢關後面的『中國街道』的狹口擠了出來；到花旗

銀行左近，那最前一輛車的車夫剛剛鬆出一隻手來，撩起衣襟揩拭臉上的大汗，忽地車上人也扭轉腰朝後面看，那車身一晃，擱在踏板上的一隻網籃就搖了兩搖。

呵！喂！

幾個聲音叫了出來。第一輛車立即打住了。砰！中間那輛車的把手直衝到前車的背板，那車就往後仰，坐在車上的年青人的一雙腳就高過了車夫的腦袋。「媽的！」第二輛車的車夫氣急地喊了一聲，拉車往橫裏一讓。但此時前面的車夫已經扎穩了脚步，車又朝前走了。

「噯！差輪！看見麼？」

第一輛車上的坐客依然扭着腰，臉朝着後邊說。

沒有回答。第二輛車已經跑在旁邊，最後一輛車還沒趕上來，中間空了一大段。

說話的那漢子於是照例閉着嘴把嘴唇皮一拱，手裏的紙扇連搖了幾下，轉臉



到右邊。恰好原先排在第二的那輛車此時拉成了一字並肩，車上那年青人也在瞭望着江心裏那差輪和駁船。

「老明！看那些駁船和差輪呀！光景第×軍馬上就得開拔。」

左邊車上那漢子又輕聲兒說，搖着紙扇。

「聽說是今晚上先開工兵大隊和砲兵營呀。」

年青人回答。轉過臉來，對他的同伴笑了一笑，就又接下去——

「還聽說步兵打算走旱路了。沒有船！」

「那裏是當真沒有船呢！」那漢子校正着。「不讓他們開拔是真的！」

「哈哈！開出去呢，不放心；硬留在這裏呢，也是不放心。這真叫做左右兩難。哈哈——可是，雲少爺，襄陽丸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船，今晚十一點準開！

哈哈！

「到九江是明天早上六點！」

後面那輛車也趕上了，車裏的老宋就這樣插進了一句來。

哈哈！三個人都高聲笑了。薄暗中看見雲少爺的白紙扇搖得更快！

前面路旁，隱隱約約有兩堆灰色的東西，好像是沙袋。袋旁邊有幾個擗槍的，風吹動他們腦後的兩根帶子，像一對小小的尾巴。雲少爺他們的車子到這裏就慢了起來，再幾步，簡直打住了，車夫們兩手捏住了車把，大聲喘着，不住地搖頭，想搖去滿頭滿臉的大汗。擗槍的，走了一個過來，手放在雲少爺那網籃上重按一下，又去老明腳邊那小小的皮箱上拍一掌，就囊囊地走回沙袋那邊去了。於是三輛車又快跑起來，不多一會兒，就聽得「杭育，杭育」的呼喊。

在碼頭小工和貨包的圓陣外，三個人都下了車。老明機械地掙出手帕來擦臉，很疲倦似的就坐在他那小皮箱上面。雲少爺搖着他的白紙扇，側着頭，打量那前面不遠的襄陽丸。這時滿船的電燈全開亮了，望過去只見一片人影散散亂亂。轆轤轆！還是起重機的鐵練。

老宋在那裏和脚夫辦交涉。他們三個人預先有約定，凡是「交涉」都歸老宋去辦。他是他們一行三人的「經理處長」兼「兵站總監」。

忽然老宋氣沖沖地喊着「不要了，不要了，」就轉身跑到老明和雲少爺這邊來，一面用手背揩額角上的汗，一面打着他的杭州官話叫道：

「一塊錢一件！黃瓜兒不是這樣創的！來，自家動手，搬上船罷！」

哈哈，老明笑着就跳了起來。雲少爺搖搖擺擺踱到那網籃旁邊，用脚踢牠一下，就微笑地把頭一晃，似乎說「這算得什麼」。脚夫也跑過來了，意思是想讓價罷，但是老宋堅決地拒絕了「再談判」，同時就分配工作。

在人堆裏半推半擠！他們三個人出了一身汗，就把大小四件行李都弄到船上  
了。

統艙裏就像一個三等戲園。排得緊緊的上下兩層舖位都裝了人。汗氣像一片薄霧，使得昏黃的電燈光更加慘暗。在這統艙的中段，正是最悶熱的去處，還有

並排的兩個『高舖』空着，雲少爺他們將四件行李都放了上去，就趕快逃出那統艙。

他們侵入了『官艙』區域，靠在欄杆上乘涼。

離襄陽丸一箭之遠有一條灰青色的日本軍艦，再遠，還有第二條，第三條，砲衣都褪下，砲口指着一碼頭那邊。

三個人的眼光都朝着那日本軍艦。他們都知道這猙獰的大砲，還有岸上的沙袋，鐵絲網，陸戰隊，檢查行人，是什麼意思；早幾天就有許多古怪的謠言，首先散佈這些謠言的，就是日文報紙，接着就有五六條日本軍艦從上海調來，都橫踞在江心，卸了砲衣，周圍五十尺，不許任何船隻靠近來。

『你看過今天的××報麼？』

雲少爺把手裏的白紙扇在空中劃一個圈，對他的同伴說。可是並沒等到回答，他又呼的一聲將那紙扇抖了開來，自己接下去道：

「有一個新聞，叫老百姓不要恐慌，武漢兵力充足，擔保地方治安；而且，而且日本軍艦也是來幫同維持秩序的！而且，而且說到一星期前東洋水兵刺死人力車夫一案，早經和平了結。」

哈哈！老宋和老明都忍不住噴出笑來。

「那時我和老先生對酌。我也幾乎噴出一口酒來。你們猜猜老先生看了那新聞說什麼話？——他老人家放下報紙，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順手抹一下紅鼻子，說了一句上海白：鴨矢臭！於是他端起酒杯又是一口。哈哈，他老人家的酒量近來越發大了！」

雲少爺一面說，一面也就嘔着嘴唇皮，似乎也是剛剛乾了一杯。

哈哈，老明又笑了，左手托住了頭，斜仰着半個臉看天空的星星和月亮。

過一會兒，老宋搔着頭皮好像對自己說：

「好好一個局面弄得稀糟。早知道如此，我也不來了。」

「哎，來看看也好。這種事，難得碰到。不過，老宋你纔來了三兩天，這裏就變化，好像你是特地趕來「送終」，這可有點掃興罷？哈哈！」

雲少爺上船前當真多喝了幾杯，例外地愛說話。

然而這一句話却勾起老宋的心事來了。正如雲少爺所說老宋來漢口纔得三天，並且就是坐這襄陽丸來的；他在上海動身的時候，原也看見報載武漢局面變動，國共分家，不過他總當是謠言；一上了岸，看見滿街的標語，他方纔知道謠言竟是事實，他掉在半空中了。雖然他並非共產黨，他是浙江省被難的國民黨員，可是『江浙皖三省黨部聯合辦事處』已經改組，不肯收容他這落魄者。後來幸而遇到了原在『三省聯合辦事處』的王山，便轉出到九江去這條路來。到九江去幹什麼呢？他也不很了了。但他到底又搭上了這載他來武漢的襄陽丸，和雲少爺他們做了臨時的旅伴。

於是老宋的山鄉人的方臉上也流露出都市人的歇斯底烈來。嘆了一口氣，他

看着他的兩個同伴問：

『到了九江，究竟幹什麼？』

『逛逛廬山，就回上海。』

『雲少爺用了飄飄然的口吻回答。』

『見鬼了！我是山裏人，出了大門就是山。什麼廬山，我不希罕！』

老宋忿忿地叫起來，同時他轉臉釘住了老明看。老明伸一個懶腰，回看着老宋，又哈哈大笑起來。今晚上他屢次用哈哈一笑來代替說話。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忽然那樣愛笑。但眼前這一聲笑，他是故意的。他約略知道這幾天來許多人分批上九江去是爲的什麼。然而襄陽丸官艙外的欄杆邊不是說話的地方，並且那些事應該由別人正式告訴老宋的。

這時船頭上送來了沉重的轆轤轆的聲音，老明他們脚下也微微震動，雲少爺搖搖擺擺走過去望了一眼就在遠遠地喊道：

暮

遲

「起鋪了！——已經十點半！」

有幾個水手和搭客在老明他們身邊亂烘烘地走過。老明他們也離開了欄杆，迎着那湧進官艙這邊來的人羣慢慢地擠了去。

「只有兩個鋪位，怎麼辦？」——人叢中老明的聲音。

「你和雲去睡罷。我另外想法。我可以和茶房辦交涉，在外邊走路上搭一隻鋪，倒比裏面涼快。從上海來的時候我就是這麼辦的。」

## 二

鑽進了統艙，雲少爺和老明的眼鏡玻璃片上就蒙了一層汗。好容易望見了他們的鋪位，又擠到了那鋪位眼前，他們自己額角上的汗粒已經滴滿了眼鏡的玻璃片。

老明平躺在鋪位上，閉了眼睛，想仰仗睡魔來征服那悶熱。他近來是一躺下



就會朦朧睡去，但是朦朧中依舊會聽得周圍的一切聲響；他時時驚覺。兩個月來，他的所謂『睡』，就是這樣的。現在他仰面躺着，迷迷糊糊地好像不是在船上，可是他聽得滿艙的混雜的人聲，聽得老頭子咳嗽，小孩子哭，也聽得雲少爺和誰說話的聲音，——那是遠遠地，像隔了一重壁。

好像有臭蟲什麼的在他頸頸上爬過，輕癢輕癢的；他的嘴唇皮牽了一牽。

蒲！蒲——蒲！

船上汽管叫了，可是也像很遠。隨後就是重濁的軋達軋達的聲音從船肚子裏鑽上來。鋪板像在抖了，軋達軋達的重聲音直打到人心頭，一記重似一記的。老明把兩腿一縮，就睜開了眼。

笑嘻嘻的雲少爺的面孔好像一大一小雙套疊着的盤子在老明的眼前晃着晃着。

於是來了細小然而清晰的話聲了——

「老立也在船上呢！還有別人。大批人馬！」

老明的眼睛更睜大些！一陣酒氣同時撲入了老明的鼻子。雲少爺在船上居然又找得機會喝一杯了！這位很風趣的朋友永遠不會錯過喝酒的機會。老明微笑着，便說道：

『會喝酒的人是有福的。熱天越喝越涼快。對不對？』

哈哈！雲少爺一邊笑，一邊晃着腦袋，又從舖位的狹弄中擠到那邊的門口去了。

老明翻身也朝外邊看。靠着窗洞的舖位上有人伸長了臂膊，手裏擎着一塊手帕；風從窗洞灌進來那手帕輕輕兒飄動。光景也是睡不着，擎這手帕來消遣。另一個窗洞口却有黑蓬蓬一個人頭塞着。艙裏燈光太暗，看不清那人頭到底是在窗裏呢抑在窗外。

大半的客人都有說不完的許多話。偶而談話聲音低下去了，就聽得呼呼的打

斝和芭蕉扇拍拍地作響。在老明脚後的一對鋪位上，蹲着兩個商人模樣的漢子，四隻手推在一處，中間是小小的一瓶燒酒，滿嘴嚷着『你家先請呀！』黃豆大的汗珠佈滿了他們那精赤的背梁。

突然有一條粗毛的黑腿從下層鋪位裏向上發展到老明的頭旁來了。老明猛不防，全身一跳；看明了是什麼時，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

可是因這一聲笑，老明被他的朋友『發見』了。

『喂，是老明麼？幾個人一淘？』

聲音從右邊來，是下江口音，很耳熟。

老明慢慢地翻身到右邊，一個身材高大圓臉的青年早已站在他身旁，一雙烏亮的怪有精神的眼睛釘住了他看，一隻大手也伸出來了。老明抓住了那手，照規矩搖了兩搖，嘴裏剛剛吐出一聲『哦』，可是他的朋友搶先叫道：

『你說！船裏有多少熟人？我兜了個圈子，媽的，一路打招呼，麻煩透

了！」

「可是我就碰見了你一個。」

老明的聲音低到只有他自己聽得明白。他的朋友也只管說自己要說的話：

「在鄭州我打了個電報給你，——打到報館裏的，收到了麼？媽的！河南這地方，不是好地方！紅槍會，藍槍會，白槍會，什麼都有！土豪劣紳勢力大得很哪！——可是，老明，你也上九江去麼？他媽的！到九江後我們幹他一下！」

老明笑了笑，正想開口，不料那朋友早又連珠砲似的接下去了。

「這統艙總不是「人」住的，糟糕イマス！哎，說起來，氣死人；一碼頭有條挺漂亮的差輪，你看見了罷？那是第×軍扣的，也是今晚開九江。我想馬馬虎虎搭一下，反正只有一晚上。嚇！那里知道差輪裏的副官滿嘴巴的官話，不讓我搭！我拏出「宣傳列車」隊員的證章給他看，他倒說：宣傳列車早已解散，證章無效！老明，你看，連第×軍也不要宣傳了，那不是糟糕イマス透了麼？明兒

到了九江，我一定要提出這個問題來，提出來——』

連珠砲居然也有頓住了的時候，大圓臉上的濃眉毛也皺了起來；老明搶住了這機會，就輕聲兒笑着問道：

『當真，老徐，聽說「宣傳列車」一路上很麻煩，到底怎樣？』

『不用說了！河南的老百姓真落後！在先是看見了我們車裏有男有女，就說這是「共妻」了，我們一下車他們就跑得精光；老明，你知道我們的阮隊長辦事精神是積極的，老百姓既然躲起來，我們就到他們草房裏去請，嚇嚇，這一請，就請壞了！紅槍會來了，我們的化妝道具都被他們沒收了去，跑得慢的，還挨了一頓打……』

『哦！這倒是第一次聽到。』

老明故意喫驚似的插進了一句，心裏却在籌思最好的方法可以一下子關住了這『話匣子』。但是這有名的老徐的話匣子不到他發條走完不肯停止：

『還有呢！河南的老百姓這麼搗亂一下，鄧主任就「妥協」了，女同志都送回武漢了，單是我們男的去；我早就覺得這樣讓步不是辦法，果然，我們的宣傳圖畫裏有一張是畫的「工農兵學商婦女」聯合起來，正中畫的是一個姑娘，一邊是學生，一邊是士兵同志，我們這張圖，從廣東發到武漢，偏偏到河南就闖了亂子。真是！』

『哈哈！這倒是早就聽人說過。』

老明本想多笑幾聲，可是不能夠，他一個翻身跳下高舖來，打算逃了。

『總而言之，糟糕イマス！老明，你這裏還空一個舖位，我就睡在這裏，咱們一塊兒談談多麼好！』

老徐夾着舖位大聲說，同時屁股一縱，已經坐上了那高舖。

『丟那媽，規矩點，這不是你家裏！』

突然從下層舖位上伸出一個光頭來，一邊罵，一邊就在老徐的掛着的長腿上

重重打了一拳，老徐眉頭一皺，趕快縮起腿來，格格的笑。

『對不起，我的朋友不小心。踹傷了您沒有？』

老明望着下層舖裏打招呼了。

回答是一句完完全全的廣東話，老明只懂得六成，老徐是完全不懂。

然而老徐的話匣子總算關住了，他直挺挺躺在雲少爺的舖位上，一隻手掩住了嘴巴，好像不讓自己笑出聲。

『老徐！這舖位，有人。我的同伴。』

老明想了一想，輕聲說。老徐的手立刻離開了嘴巴，怪樣地伸一伸舌頭，又翻身爬起來，向那舖位打量了一會兒，就哈哈笑着問道：

『是不是女同志？』

『不要亂說！男的！』

『那麼是誰？』

老明故意搖着頭。過一會兒，却到老徐耳朵邊輕輕說了一句。立刻老徐的臉色變了，再不作聲，爬下了舖位轉身就走。老明狡猾地微笑着，再躺在舖位上閉了眼睛。

現在軋達軋達的輪機聲愈來愈響愈沉。窗洞裏有風灌進來，可是老明的舖位在統艙那川字形三條舖位的中行，即使偶然受到點風，也已經帶些熱氣。打鼾的聲音比談話聲多了些。苦苦地推讓『你家先請』的兩位商人到底喝完了那一小瓶的酒，都躺下了，有一句沒一句的談着生意經。

他們談到了糖；說漢口市面糖的存底不夠用半個月，上海方面禁止運糖到漢口來。

老明也就想到幾天前他在致美喫冰淇淋時，那致美的掌櫃也說糖要沒有了，『都是共產黨作孽。』然而最先發見了革命將要妨礙喫糖的，還是委員老爺和太太小姐。



老明坐了起來，想要多聽些『糖和革命關係』一類的話。他很專心地看着那兩個商人的舖位。可是他們談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使勁地搖着芭蕉扇。

前面，隔着兩擋舖位，有一幅小小的淡青色的綢，橫掛在細藤線上，宛然像一張幔。這在『平凡』的統艙中，不能不稱是鮮明一點。老明進艙來時也就瞥眼看到，現在却辨出那淡青色的代用幔原來是女人的裙。那麼，舖位上的一定是女客了。她們張這『幔』的用意無非是不讓人家看見她們的行藏。

一男一女站在那舖位邊，而且那女的好生面善，轉過臉來了。老明認識她是上海學校裏的蜜司王，就微微一笑，略點着頭。

似乎早就看見老明也在船上，那蜜司王很自然地望着老明叫道：

『要喫西瓜麼？老明！你有沒有刀？』

聽說有西瓜，老明當真就覺得嘴裏乾渴起來。他也沒回答，跳上了舖位走過去了。

『沒有刀麼？』

蜜司王又問，一手滾弄着舖位上的西瓜，另一手裏却有一把小得異乎尋常的摺刀，原是人家掛在鏤練上的玩意兒。那西瓜身上已經有了好幾條刀紋。

『剛才那大個兒是誰？嘩啦嘩啦的！不怕人家注意麼？』

蹲在舖位上的又一女子朝着老明這邊輕聲說。

老明記不起她叫什麼名字了，便只皺着眉頭笑了一笑，一面就從蜜司王手裏擊過那小刀來插進了那西瓜，連刀柄都插進去了。西瓜汁沿着刀柄淌下來。

『麻哥！還是找茶房去借一把刀來。』

蜜司王對旁邊的青年男子說。老明擡頭望了那青年一眼，可是完全不認識。小刀咬在西瓜內，只留一點刀柄在外邊，不能動，也拔不出來，老明哈哈笑着，就放下那西瓜，擊出手帕來擦臉上的汗。驀然間他記起那蹲在舖位上的女子就是湖北婦女協會裏的常務委員蜜司陶，曾經帶了一隊女同志攔住了第一紗廠放工出

來的女工要她們放足。這件事，當時也被指斥爲『幼稚行動』之一。

『茶房老爺就不好找。』

叫做麻哥的青年一面說，一面就捧過那西瓜去，端想着怎樣下手。

老明看着兩位蜜司，問道：

『也到九江去麼？』

『還沒定。也許要上南昌。』蜜司王低聲回答，却又更低聲的接下去，『小

心！船裏有密探！』

『可是剛才那冒失鬼相的大個兒到底是誰呀？』

蜜司陶還沒忘記那嘩啦嘩啦的不相識者。

『光景是一個所謂左派青年——』

老明微笑着回答了一句就頓住了。一把白紙扇從右邊伸過來，拍的一聲，老明肩膀頓着了一下。接着就是雲少爺那觥觥然的長方臉兒，有六成紅，晃到了老明

跟前，酒氣夾着說話和笑聲一齊噴出來：

『嘻嘻！老明，窠裏不見你，原來幹婦女運動來了！』

『不要亂說！……你有刀麼？』老明的聲音。

『刀？幹什麼？難道你就要自殺？』

『你看，西瓜！你有刀，就有西瓜喫！』

哈哈，雲少爺晃着腦袋大笑，伸手到袋裏去摸了半天就摸出一把童子軍掛在屁股上的『五件頭』的大摺刀來；刀還有練子，練子的一頭掛着幾個鑰匙和什麼古錢，叮叮噹噹響。

兩位蜜司看着這嚕噠尾巴的刀也忍不住笑了。

西瓜汁也是熱騰騰，而且帶點酸。雲少爺回到自己舖位躺下去時，拍着肚子說：

『還不及老酒能夠解渴。——可是，老明，怎麼我在上海的時候從沒見過那

位蜜司王？」

老明直挺挺地躺在那裏，閉着眼睛不回答。

雲少爺把白紙扇搖得格格地響，又都都地吐着氣。忽然他一個翻身，鋪板都響了，他又說道：

「剛才纏住了你說話的，就是闊嘴老徐罷？我遠遠的望過來好像是他。」

「就是他。還想賴在這裏呢！」

「怎麼後來居然肯走了？」

「我告訴他，這舖位是高大砲的。你知道的罷，闊嘴看見大砲就變做了啞吧！」

哈哈，雲少爺又笑了，笑聲有點古怪。

忽然船上的汽管轟轟地叫了兩下。隔了一分鐘光景，又轟轟地叫了兩下。船裏沒有睡着的客人於是又嘈嘈地議論起來了。有幾位像滾下舖位似的疾忙跑到艙

外去探望。

『起霧了罷？』

老明聽得鄰舖的商人這樣說。突然雲少爺拍一下舖板，也叫了起來道：

『哦，哦！比蘭同志漂亮得多了。』

老明一怔，却也立即悟到雲少爺心裏想的是什麼，忍不住用臂去推着雲少爺的肩膀輕聲笑着：

『雲少爺想戀愛麼？』

『哎！——有糟糠之妻一人在哪！』

『哈哈！可是他們也到九江，而且也要上牯嶺去呢！』

老明故意這麼說。雲少爺不回答，狂笑，白紙扇格格地搖得更響了。老明也大聲笑。笑定了就說道：

『不要高興！騙你的。她們要到南昌。就是那年青的麻子護送她們去。』

這時船上的汽管還是隔開一分鐘光景就轟轟地叫了兩下。江面起霧是已經證實了。許多跑出艙外去看望的客人都回來了，紛紛議論着。老明晃着頭，把耳朵貼在舖板上聽；聽軋達軋達的輪機還是那麼沉重，那麼急速。船是照平常速率在大霧中闖。

『不管他！總之，明天一早總可以到九江。』老明這樣想也就朦朧睡着了。

### 三

然而出人意外，第二天早上五點幾十分，襄陽丸就到了九江。迷天大霧把九江街市全盤遮沒，倒是九江背後的廬山昂首在霧海的上頭，就像牠正在迎頭趕將來。

雲少爺他們上了岸，走得不多幾步，就看見鐵路軌道攔住了去路。雲少爺走在最前，就站住了。這時同行的襄陽丸旅客鬧烘烘地都沿着鐵軌走，有的上南，

有的落北；更有幾個則越過軌道，一直走去。雲少爺回頭來對老宋和老明說道：

『九江，我就沒有到過。知道牠躺在那一個角落裏！人家走了三條路，我們——』

『正是歧途了，哈哈！』

老明輕聲笑着，回頭去望江邊。隱約看見還有人從襄陽丸上來。可是好像一登岸就拐灣不見了。雲少爺這時就接完了他的話語：

『我們還是跟着人多淘裏走罷。』

老宋也是這麼想。他是性急的，巴不得立刻找到那王山告訴他的什麼祕密招待處，好把一顆心定下來。當下他一眼望見沿鐵路上南去的人多，他就挾着個小衣包沒命的跑。

不多時，他們趕上了前面那一夥人了。這是十來個人。一邊走，一邊伸長了頸子望前面。



前面一箭之遠，有一列灰色的東西停在鐵路上，好像是車輛。雲少爺用右手的小皮篋去碰老宋的屁股，說道：

『看起來，這條路是到車站的呢！』

話還沒完，遠遠來了一聲火車叫。這裏雲少爺他們以外的十來個人就亂糟糟地嚷了起來，一齊快跑起來。老宋把他的小衣包從左手換到右手，也莫明其妙地飛快搶上去。雲少爺在後面叫，老宋也不管。

前面是雙軌了。又是一列車停在軌道上。車廂裏滿裝着灰衣服的革命軍。右邊空場上還有兵，約摸有一連，分成三列，蒲達蒲達的走將來。於是沿鐵路往前跑的這夥人不得不腳下一頓，然後拐灣讓路。

這時候，雲少爺挑擔似的提着那兩個小皮篋也趕上了老宋，氣急地叫道：

『不對的！這條路是不對的！』

『你怎麼知道？』

老宋把腋下的衣包夾緊些，回頭來却看着拖了一隻網籃慢慢地走近來的老明說。

雲少爺嘆的一下放下了手裏的東西，笑嘻嘻搖着肩膀回答道：

『我讀過某人的遊記，他並沒提到火車站。』

老宋沒有主意了，急汗從他額頭直鑽出來。他賭氣似的放下了衣包，就抱怨起別人來：

『真該死！王山——死命的催我快，說是今天上午一定要報到，遲了怕誤事，可是，你看，路頭也不告訴我明白！船上那些熟人，一上岸也就連影子都不見！』

『熟人自然走熟路去了。不過，你不要發急，先到了火車站再說。只要你不要跟人家上火車撞來撞去總還是在九江地面。』

『這也是一法。走罷，到車站去。』

老明附和了雲少爺。老宋皺眉頭朝前面看了一會兒。前面還是軌道，停在軌道上却又有『車皮』，軌道兩邊有兵。三三兩兩的；再前面就看不清了，白茫茫一片，可不知道到車站究竟還有多少路。老宋沒奈何地拾起他的衣包，重重拍了兩下。

有四五個人從他們身後走過，匆匆忙忙地越過了鐵路，却仍舊沿着路軌朝前跑。雲少爺一眼瞥見那正是蜜司王他們一夥，就跑上一步，大聲喚道：

『蜜司王！蜜司王！』

『哦！是你們麼？車開了沒有？』

蜜司王略走慢些，扭過頭來問着。老宋見是雲少爺的『熟人』，立刻拔腳，跳過了路軌，追了上去。雲少爺和老明跟在後面。

蜜司陶也回過臉來叫道：

『老明！你也上南昌去麼？』

『不是！我們找不到九江了』

老宋搶着回答。兩位蜜司都笑起來。蜜司們的『隨員』麻臉大哥揚起手來，指着右邊白茫茫的去處說道：

『那不是九江麼？走這麼十分鐘，你們就看見街道了。』

『呵呵！那麼，有一個九江書店，遠不遠？』

老宋這一回不敢錯過『盤問路頭』的好機會了。可是麻臉大哥搖一下頭，就催着他的挑夫快走。蜜司王也匆匆忙忙地對老明說道：

『你們坐洋車就好了！那邊有！那邊有！喂，老明，南昌見！』

『你們要住旅館，華洋旅社乾淨些！』

蜜司陶回頭喊過來，這時遠遠地又來了一聲火車叫。於是蜜司們趕快跑。

雲少爺他們依着麻臉大哥指示的方向走了十多分鐘，才看見不很整齊的街道和店舖。却沒有洋車。雲少爺去打聽華洋旅社的所在。人家只說路遠呢，『你老

人家』找不到。老宋問九江書店回答是『書舖子多得很，你問的是商務呢，是中華？』老宋繃緊了臉大聲說道：

『是一家叫做九江書店的書舖子哪！』

那個九江人就搖搖頭走了。

幸而轉過一條街居然發見了破舊的洋車，可是只有兩輛，車夫們知道華洋旅社，又說九江書店也可以找到。於是老宋留下他的衣包，坐了車先去，老明和雲少爺却叫剩下的一輛車載了他們的四件小行李，讓車子引路，他們在後面跟。到這時候，雲少爺記起了他的白紙扇，就掣出來呼的一聲抖了開來，慢慢地搖着。

他們彎彎曲曲走了許多湫隘的中國式街道，熱得像蒸籠裏一樣。九江是小小的地面，多了幾個『外路人』就很惹眼；雲少爺他們一路上成了注意的目標。可是也有東西叫雲少爺他們注目。這就是簇新的『打倒×××』的標語以及滿街亂闖的『斜皮帶』。

『說不定明天就有新花樣——』

雲少爺自言自語的說，每逢走過一個標語就要伸長頸子瞄一下。

但是那位引路的車夫又轉灣了。街道突然放闊，不過是最糟糕的碎石子路。也算是『洋樓』的一座建築物蹲在路左，張開了水門汀的大門，門上掛着兩塊『虎頭牌』，門前一個木樁上帶住了一匹燒燻似的黃馬。

老明輕聲笑着對睜大了眼睛晃着頭的雲少爺說：

『怪不得密司陶巴巴的稱讚這裏「乾淨」，原來是這麼一個衙門的去處！』  
一進門就是佛殿樣那的一間『大廳』，有兩根『盒子砲』在那里踱方步。

雲少爺他們先看了樓下的房間。那全是單人房，並且只剩一間了。於是他們上樓去看看所謂『官房』。緊對着樓梯口的，就是『元號官房』，青布門幔外也站着一根『盒子砲』。可是正當雲少爺他們一走過這『元號』的時候，那青布門幔蕩開了一角，探出個粉紅色小背心的女人的上半身來了。在『革命情緒高漲』

的半個月前，漢口的大旅館裏也常見這一幕：盒子砲保護軍官們行樂。雲少爺轉臉去對老明擠眼睛，鼻子裏哼了一聲，老明却輕輕笑着說：

『這算得什麼！你真是少見多怪。不過要說這裏還「乾淨」些，那真是太乾淨了！』

雲少爺他們到底看定了一間『官房』，那是縮在一個角裏的，朝西。房裏只有一張大銅床，可是還有一張紅木炕榻。雲少爺就往那炕榻上一橫，閉了眼睛叫道：

『老明回頭我就睡這炕榻，請你和老宋享用那銅床罷。——喂，老明，這裏還有鴉片煙賣！剛才走過元號房的時候，我看見裏面也有炕榻，擺着煙燈煙槍。』

老明正在開那對朝西的窗，不回答。

窗外是一片荒地，橫穿過一碎石子的馬路，好像是剛剛完工，望過去那路面

倒還平坦。這時大霧漸漸消散，遠遠地有一隊兵從路南來，密麻似的槍刺在早晨的太陽光裏耀成一片雪亮，路的北頭，黑簇簇地似乎有些房屋，一股黑煙就從那一簇房屋的背後沖上來。接着就聽得遠遠來了鳴的一聲吼叫。

老明轉身來喚着雲少爺說：

『呵！原來這裏離車站很近哪！你聽得這一聲叫什麼？』

雲少爺喫驚似的跳了起來，右手的白紙扇在左手掌裏拍了一下，就喊道：

『這就對了！今天一早晨的路真走得冤枉。』

『倒也未必然。你不是看見了許多新鮮的標語麼？』

『當真，老明，你應該去找找人了。到底局面如何——』

『哈哈，這麼早，人家還抱了愛人睡覺！』

老明說着，就把左手腕伸到雲少爺臉前；手錶上的短針指着6字，長針指着



雲少爺也笑了笑，身子一歪，又橫在那炕榻上，定了眼睛，似乎想什麼。

重濁整齊的步伐聲從窗外來了。刹刹刹！一二一！忽然，潮水似的喊口號了：

### 擁護三大政策！

武裝工農，保護革命！

潮水似的，那口號聲在窗外一起一伏，遠了，遠了，突地又像回近來了。雲少爺和老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臉上的肌肉緊張。忽然喇叭聲悲壯地急奏起來。是『跑步』的軍號了！

『第一個口號還喊牠幹麼？』

老明自言自語的，垂着頭，深思似的踱了幾步。然後他走到房門邊，開了門，探頭望了一望，就走出去了。

房外一條短短的狹長的甬道就是茶房們的『辦公處』。小小的長方桌子上擺

着幾付煙燈和煙槍，兩個茶房正在刮煙斗裏的灰，吵架似的說着話。

老明走過去問他們電話在那裏。他們不懂。做了手勢，懂了，說是在樓下。老明走下樓梯，就看見一大堆行李，兩個挑夫圍住了一個年輕人在那裏爭鬧。那兩根『盒子砲』忽然臨時擔任了警察的職務，在旁邊有一句沒一句的排解。朝外站着兩位年輕女子，一看那後影和服裝，就知道原來是蜜司王和蜜司陶。

老明走到了賬房間門口時，蜜司王恰也轉過來，就叫道：

「老明！我們去不成了！噯，噯，你們住幾號？」

「樓上六號。」

老明回答，就站住了。蜜司陶也轉身過來，皺着眉頭笑了笑。這時那位青年密司們的『隨員』麻臉大哥，也走過來了。老明瞥眼看見他的青布中山裝的左胸袋上忽然多了一方淡黃的綢證章：『第×軍×師政治部。』老明也笑了一笑，再說一句『我是六號』，就走進賬房間去了。

老明打了兩處電話，都得了『人還沒有來』的回答。老明告訴那兩處，自己是住在華洋旅社六號，想想手續已完，就回到樓上。

在六號官房門口，又碰見了密司王。她一進房就叫道：

『老明！你們的房間大！我們是十號，小得很，我們行李又多。喂，老明，我們的行李寄在你們這裏好麼？這間房是六塊錢一天麼？真貴！喂，我們那麻哥也睡在你們這裏罷。房錢四股折。他是馬馬虎虎的，讓他睡炕榻就得了。真糟糕，想不到要在九江過夜！』

雲少爺聽說有人要來分享那炕榻，就晃着頭哈哈大笑。

老明問着密司王：

『怎麼南昌去不成？火車趕不上麼？』

『不是！全要裝兵！今天要開出四列車，全是兵車。我們要求跟了兵隊走，他們不答應。說是要正式公文。真糟糕！老明，有茶麼？哎，明天，明天走得成

走不成，還沒曉得。喂，老明，弄一杯茶來給我喝。真不得了！快一點，快一點！』

老明微笑着踱到那放着茶具的方桌子旁邊，心裏便想起在漢口動身的時候早就聽說第八軍的兩師人從江北旱路走，正是這一二天內可以集中在九江對岸，而第六軍的隊伍又是緊跟着水陸兩路從上游趕將來，這都和九江駐屯軍隊的匆匆開往南昌有關係的；他一面想着，就忍不住癡笑了，隨手拏起一隻空茶杯端到密司王的面前。密司王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也接過那空茶杯來就送到嘴唇邊。這時老明忽又哈哈笑了起來說道：

『密司王，你就擱淺，在這裏九江，也不要緊呀！你又沒有武裝，不怕被他們繳械，何必定要附掛在兵車屁股上跑呢！』

『噯，人家着急，你倒開玩笑！』

密司王像要哭出來似的說，手裏擎着那空茶杯，眼瞧着杯裏發呆。

雲少爺也哈哈笑了，拏過茶壺來，就在密司王手裏給那空杯子斟起茶來。密司王倒駭了一跳，茶潑在她手上，於是三個人都笑了。

密司王放下茶杯，將手一灑。看着雲少爺他們問道：

「喂，你們呢？」

「我打過電話，一個人也找不到。我們到的太早了！」

「還說太早！你真是「溫吞水」呀！我們要是明天到，就好了！」

老明微笑。雲少爺却忍不住說：

「哦！昨天到就好了？」

「是呀！昨天上午休的政治部還沒開拔，我們就可以同走。早一天到南昌，多麼好！這裏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今天還是滿街標語，說不定明天對江的軍隊就開過來，恐怖局面就來了。想想真心焦！不過，我們那麻哥去找密司陶的愛人去了，也許他還在九江，我們就有辦法。」

「誰是密司陶的愛人？」

「就是從前學校的老李呀！他在×師政治部。」

「我不大記得了。」

老明淡淡地回答，背着手就在房間裏來回踱着。

又是一陣喇叭聲遠遠地從窗外來了。密司王站起來朝窗前望了一眼，就走到窗前，把上半身伏在窗台上，伸長了頸子看。喇叭聲悠悠揚揚，好半天還沒完，聽去是在那邊車站。

密司王轉身過來看着雲少爺他們，發恨似的說道：

「真心焦！——喂，我們的行李先在你們房裏寄一寄罷！我叫他們拿來。」

下午七點鐘光景，老明回到那旅社，一進房就看見多了一架行軍床，擺在房間中央，四不着邊，雲少爺臉上帶着三分酒意，躺在那炕榻上，翹起了腿，翻看着一本廬山指南。這是在漢口時就買了來的。

『怎麼？老宋還沒回來？』

老明一面問，一面就脫衣服，全丟在那行軍床上，自己也就坐了下去。

『不知道。我也是剛回來。喂，老明，順便逛一趟廬山罷。許多熟人，全在山上。』

『到了明天再說。也許今天晚上他們又下山來了。』

『南昌的車通廢？』

『不明白。今天只有車子去，沒有來的；這裏的車頭，全調空了，天天放不放回來，是一個問題。聽說馬廸嶺那一帶，有一團兵在那裏警戒。南昌的局面可想而知是非常嚴重的！——噯！這房間真熱！』

老明說着，就把上身的一件汗衫也剝了下來，又搶了雲少爺的白紙扇來擱着。

拍的一聲，雲少爺丟下了廬山指南，手摸着下巴子出神。過一會兒他自個兒笑了起來說：

『有趣！鬧場鑼鼓是愈敲愈緊了。』

『噢！還有一件東西忘記了給你看看。』

老明接口說，站起來就在那行軍床上他的一堆衣服裏摸出一張本地報紙來，丟在雲少爺面前。雲少爺拏起報紙，先看『屁股』文藝欄，一面看，一面就晃着腦袋微笑。忽然他翻到前幅，就不笑了，慌慌張張坐起來看了幾行，却拍着大腿叫道：

『哦，哦，又是高語罕的一封公開信來了！』

『一半也是照例文章。』



老明隨便應着，低了頭回想那封公開信的內容。想着想着，他忍不住笑了。這時候，一個人推門進來，原來正是老宋，臉兒繃得緊緊的，一聲不出，就去躺在床上。老明看見老宋似乎很頹唐的樣子，就想起了人家的叮囑來：要鼓勵老宋他們的情緒。老明實在也不很相信什麼『情緒』是能夠空口鼓勵得起來的，但他既然受了囑咐，就得做做，並且他正有鼓勵『情緒』的事實要告訴老宋，——正確說，是要『傳達』給老宋。

可是老明還沒開口，雲少爺早把那張報紙捲成了一根紙棒，射到老宋身邊，同時喊道：

『老宋！看看這篇文章！』

老宋似乎一怔。一看是一根紙棒，他隨手拾了起來，也沒細看，就好像已經知道是什麼內容，懶洋洋地隨手丟開，却扳起了臉，冷冷地說道：

『總是這一套！你們就喜歡抬人。先抬了張三，「革命領袖，革命領袖，」

喊得震天響，抬到半路上看看不對了，你們就趕快丟掉張三。去抬李四，又是「革命領袖，革命領袖，」到處亂嚷，現在半路上看看李四也不行了，你們趕快再丟掉，再找第三個來抬罷？你們這樣抬來抬去，「革命」就被你們送終了！」

老明不防老宋忽然發表大議論，並且用了許多「你們」，便有點愕然，却又忍不住微笑。雲少爺出驚似的將頭一偏，鼻子裏想要哼一聲，可是到底沒有哼出來，只說了一句：

「哦，哦，你先看了文章罷。」

「老早看過了！」

「哦——那麼，並沒有再抬第三個罷？」

雲少爺疾忙接口說，就哈哈笑了起來。老宋不服氣地搖着頭，可也再不說話。

老明也覺得好笑，但是忽然胸膈作痛，不能夠笑。他把右手按在左胸部，扭

歪着臉，輕輕走了幾步，正想開口，忽然又聽得老宋躺在那邊問道：

『你們打算怎樣？』

老明站住了還沒回答，雲少爺先笑嘻嘻地反問道：

『可是，你呢？』

『我想同你們商量商量。』

雲少爺聽說就拏那本廬山指南來，拍了兩下，聳高了眉毛，很滑稽的把腦袋晃了幾晃。這時候，老明正向老宋的床前走去，就喚着老宋說：

『老宋！我帶了個消息來，就在這幾天內，要在南昌開一次各省市代表大會，你是代表，明天一早，你得動身上南昌去。』

『算了，算了！我就弄得莫明其妙呢！在漢口的時候，對我說到九江開會，今天到了，上岸那時，我急得什麼似的，那裏知道跑了一天，東一個接洽處，西一個招待處，也記不清走了多少機關，問來問去，都是前言不對後語，有的說辦

法定了，有的說還沒大定——」

『可是，老宋，我這信息，是辦事處的負責人，江蘇代表老魏，要我帶給你的！』老明很負責似的插進了一句。

不料老宋突然跳起身來嚷道：

『也就是他對我說辦法還沒大定！』

『哦，老宋，你什麼時候看見他的？』

老明皺着眉頭說，也覺得太奇離。老宋想也不想，就接口回答道：

『六點鐘光景。從他那裏出來，我就一直回旅館來了。』

於是老明苦着臉笑了一下，就不作聲，他碰見老魏是在十二點以前，當然是半天工夫裏那『辦法』又有點變化；老宋的牢騷不是沒來由的。然而『情緒』總得『鼓勵』，所以老明踱了兩步，就又慢吞吞地說道：

『也許是我沒有聽清楚，但是也許因為事實上又發生困難，一時又不能決

定。大概極遲到明天，總應該有切實的法子了，總不能叫許多代表空在這裏。」

老宋還是不很滿意，雖然不開口，那神氣是很難看的。

雲少爺點着頭輕聲兒自言自語的說：

「真也奇怪！軍事行動已經很緊張了，怎麼這個辦法倒還沒確定。」

這句話，老宋並沒注意，老明聽了却心裏一動。他望了雲少爺一眼，嘴裏不說什麼，心裏却冒出了一句術語：這就叫做政治上的路線還在游移。因為代表大會總得有一個銜頭。老明覺得這裏的幾位責任者傾向於玩那一套老把戲。

沉默中，房裏的電燈亮了。三個人都出驚似的「啊喲」了一聲，接着，三個人互相看了一眼，都哈哈笑了。老宋的笑聲就好像有點勉強。

跟着燈光來的，便是一些闖房間的花姑娘。二十歲上下的一位，濃眉大眼，

曹操臉，額前有一排短短的前劉海，掀開了青布門簾，噤噤咕咕說了幾句，就

笑。老明聽得了那笑聲，忽然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雲少爺別轉了臉，又抓起那本廬山指南來，咿咿唔唔唸着那指南裏的名人題詠。他唸了幾句，以爲那花姑娘已經被他唸退，就放下了指南，哈哈笑着說：

『真是不敢領教！』

他這一笑，可笑壞了，花姑娘並沒走，趁這一笑裏，她進房來了，後面還有一位，十五六歲光景，油鬆的大辮子。她們兩個先包圍了雲少爺，大的一個就磔地笑着說：

『你老府上是蘇州罷？我這妹子也是蘇州人呀！』

老明也忍不住笑出聲來，同頭望着床上的老宋，可是一杯茶早送到他面前，一根油鬆大辮子在他臉邊一晃，說不出的一種惡味道。

老宋扳起了他那山鄉人的面孔，跳起來厲聲叫道：

『出去，不叫你們，來幹麼？』

一邊說，一邊他就一手拉住一個，推出了房門，碰的把房門關上，隨手落了鎖。他轉身來教訓雲少爺他們說：

『你們笑，她們就不肯走了！』

但是房門上打得梆梆響，夾着叫聲，仍是女子的聲音。老宋回頭去朝房門看了一眼，忽然也笑了起來，冷冷地自言自語的說：

『不開！不怕你們打進來！』

房門上打得更響。『開呀！開呀！』女子的不耐煩的聲音。雲少爺和老明聽着那聲音古怪，就站起來向房門邊走去。可是老宋雙手攔住了他們，氣冲冲喊道：

『你們去，不行！我去，賞她們一個巴掌！』

老宋不由分說，就跳到房門邊，一面開鎖，一面罵着『臭貨』，刷的將房門開了，就擡開手掌想打下去了。雲少爺和老明看見房門外一個紅衣女子身體一

閃，就喊着『老明』。原來是密司王！老宋臉漲得猪肝紅，轉身就跑。雲少爺他們都哈哈大笑，肚子也笑痛了。

密司王後面還跟着她們那『隨員』麻臉大哥，捧着枕頭之類。密司王詫異地問道：

『你們關起了房門幹什麼？』

『老宋要打花姑娘！』

雲少爺回答，又仰起了臉直笑。

『不理她們就完了，何必打。』

密司王隨口應着，就走到那行軍床跟前，朝床上那堆衣服看了一眼，認得是老明的，就叫着老明說道：

『老明，衣服掛起來罷。喂，你們房裏加兩個人好麼？』

『兩個人麼？還有誰？』



「一個就是麻哥，一個是我。」

「哈哈，怎麼你也來了？」

老明想起剛才老宋開出門去動手想打的情形，忍不住要笑。密司王趕快接口說：

「你們房間大。本來我和密司陶開了個房間，比這小一半。剛才密司陶的愛人老李來了，他還在九江，他今晚上要住在旅館裏了，我只好讓出來。我就睡這行軍床。麻哥他是馬馬虎虎的，讓他睡炕榻好了。」

雲少爺聽得還是有人來分享他的炕榻，這回却不笑了，只睜大了眼睛瞧着密司王。

「可是我們也有三個人呢，一張牀上擠不下去罷？」

老明望着牀上的老宋，遲疑地說。密司王還沒回答，那邊老宋却爽爽快快地叫道：

『不要緊！我睡在樓板上！』

於是就走了下來！炕榻請客，老明和雲少爺分享那銅牀，老宋睡樓板。房間裏人多了，就更加熱。老明提議道：

『現在我們新收編了兩位，一共是五個了，還是到外邊館子裏風風涼涼喫一頓飯，到江邊逛到半夜再回來睡覺。』

沒有人不贊成。可是蜜司王還得化粧，把四個男的都趕到房外去，關起了房門又是好半天。

五個人的一隊到了街上時，才知道那湫隘的九江街上，竟比旅館房裏還要熱。雲少爺一路上搖着他那白紙扇，只是波波地吐氣，好像吐一口長氣就會涼快些。蜜司王忽然發恨似的說：

『當真，要是明天還沒有車，走不成，那就上廬山去罷。』

『哈，明天走不走還沒定麼？』

老明的聲音。他走在最後。

「沒定，沒定！一會兒說車路通了，一會兒又說馬迴嶺那邊過去危險。許多人在這裏等，一點沒有辦法！」

老宋本來走在前頭，這時聽得討論到走呀不走的問題就站住了接着說：

「明天還是像今天那樣，後天我就回上海。把人叫到九江，沒乾沒結，吊在半空中，真真豈有此理了！」

「何必性急！各省市代表有一大半在廬山，明天也上山去看一看罷。」

雲少爺是喜歡熱鬧的，心裏巴不得明天也是這樣全班五個人上廬山去逛牠幾天。

「喂！你們各省市代表要坐專車的，等他們調好了車子，自然請你呀。」

密司王有點無意地開着玩笑，却也掩不住她自己的心焦。

老宋鼻子裏哼了一聲，又搖頭歎氣。

『不用多說了，明天先上牯嶺。老宋，我們既然一塊兒到九江，還是一塊兒上牯嶺去一趟，反正九江的旅館價錢也貴得可觀。』

又是老明的聲音，這回却在老宋的前面。

五(註)

黃昏後，濃霧又從嶺西奔騰而來。對面山腰裏那座灰白色別墅裏的燈光也不見了。滿山的樹木呼呼地發起威來。頓時這幽靜的牯嶺，又像要發羊癲風似的。

老明正因為一隻『馬』被雲少爺喫了去，自己門戶洞開，心裏很着急。湊巧一陣狂風捲起了窗外的竹簾子，直撲到桌子上，將這一局殘棋——香烟紙壳剪成的棋子吹一個紛亂。

『哈哈！算牠「和」了罷！』

老明就此站了起來，伸一個懶腰，看着雲少爺說。

雲少爺却不答話，把那個夾得很扁的香烟屁股湊到嘴唇邊用力吸了一口，隨手擲出窗外去，將頸子一仰，就笑嘻嘻抗議道：

「不行！好意思賴？你看我照樣擺出來！不過，老明，先請你關了窗。」

老明不理，也燃着了一枝香煙，仍舊坐到靠窗的椅子裏，閉了眼。

風成塊似的滾進窗來。老明嘴角上的香煙頭一時旺紅了，一時又暗淡。

忽然老明像做夢做醒了似的跳起來，叫道：

「雲少爺！你算算看，我們來這裏幾天了？」

「哈，誰還去記牠幾天呢！總之，好像很久了。單是這香烟紙壳做的棋子已經換過三付了！」

「那是因爲你的「棋品」不好，輸急了就要擲棋子，哈哈！」

「倒說我擲棋子麼？呀！真不要臉！」

『反正我是看着你屢屢「悔」，氣不過，這纔擲的。哈哈！』

老明偏有話強辯。他一邊說，一邊裝出很得意的樣子搖起肩膀來。

雲少爺也做出了『你不講理，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嘴臉，不再開口，取一根香煙燃着了，左手兩個指頭彈着桌子邊上，身往椅背上一靠，架起了右腿，用勁似的搖着。

這兩個人的脾氣最近幾天內好像『對調』過了。剛上山來的時候，雲少爺還是原來那白紙扇不離手，走路搖搖擺擺，愛說幾句笑話，冷眼觀看一切，就同雲端裏的『神仙』似的雲少爺；而老明呢，也是原來那種不能怎樣熱却也不會怎樣冷，不肯多說話却也不肯一點不說，『平凡』得很的態度。現在這『對調』，也是慢慢來的，並且他們倆自己都不覺得。

過了一回兒，老明忽然又問道：

『雲少爺，我們是幾時下起棋來的？』

『這——我倒記得，就是老宋走的那一天。』

『對了，主意還是我出的。哦——雲少爺，第二天大家都走了，這旅館裏就剩了我們兩個……』

老明遙望着窗外，自言自語的；他的臉上有一層疲倦極了却又無聊極了的氣色。

窗外此時還是那白茫茫的濃霧，中間又夾着灰色的雲，一排一排過去；有時好像停住了，好像向窗口撲過來了，可是又不見進來，只是人身上覺得有點冷颼颼罷了。老明轉過臉來，不由自主地肩膀一拱，看房裏那電燈時，燈泡上像有點發毛。

於是風又來了，竹簾子策策地不住的響。窗下，——已經是半山腰了，原有一叢小樹，此時像一羣淘氣的小孩子在那里發喊。

雲少爺再也看不過似的跳起來關了窗，那窗碎的響了一聲，就將老明嚇一

跳。雲少爺轉身看了老明一眼，就鄭重其事的說道：

『喂，你猜老宋他們此刻在那裏？不是說，過了撫州一路上全是荒山麼？同是山裏，可是他們那邊一定有趣得多！』

『哦，這個——虧你忽然想到那個去！而且，怎麼是我們不有趣呢！睡飽了午覺，下一盤棋，我又常常讓你悔……』

『哎，不要開玩笑！』

『那麼，正經話。可惜老宋說不定又要懊悔抬錯了轎子！』

老明的嘴臉還是百分之百的億賴。

雲少爺好像生氣了，雙脚一跳，肩膀一擺，就像要發揮一番大議論，然而只把嘴唇皮歪了一歪。又坐在老地方，用力地吸煙，頃刻間他的臉孔全被濃烟遮沒了。這煙氣彷彿就是雲少爺腦子裏發出來的許多念頭，濃郁郁地像泡沫一般浮上來，左一個，右一個，蓬蓬勃勃，很有點氣勢，可是升不到多高，就消散了。煙



灰足有半寸長，落在雲少爺的長衫上。

老明坐在一旁只是抿着嘴笑。

後來仍舊是雲少爺先開口：

「喂，喂，老明我就不懂你爲什麼不走？不走也就罷了，我又不不懂你爲什麼不回家？我更不懂你爲什麼拉住了我？回家或是住在這裏山上，我倒也無可無不可，只是一天到晚守在這空蕩蕩的旅館裏，看看雲霧，下下棋，——下棋你又故意搗亂，沒有一盤下完的；可不是，我真猜不透，你是什麼意思？」

雲少爺沒有說完，老明先在那裏笑了。等說完後，他就慢吞吞地問道：

「完了沒有？哎！你又像開會！好罷，一項一項答覆你——」

「你說，你說！」

「那麼，第一，我不走，因爲走的一夥人中間有一位密司，我怕她到要命，

幕

遲

……」

「胡說八道！」

「那麼老實告訴你：因為山上有一個女人——」

「好了！誰同你開玩笑！」

雲少爺大聲叫了起來，少有少見的動了真氣。可是雲少爺愈生氣，老明愈得意。這比什麼都熱鬧些。他真要這樣辣生生的味兒。他想：吵嘴總比發空議論亂講什麼『革命形勢』來得不肉麻些。他就把兩手交叉在胸前，挺胸凸肚的在房裏踱方步。

「你不要太高興，明天我就要報仇啊！」

雲少爺也覺到自己上了當，就乘勢收場。然而他這隨口說說的恫嚇居然發生了效力。老明很知道，假使明天雲少爺還沒忘記今天的仇，那他又會像前幾天那樣一清早就獨自溜出去躲在什麼小酒店裏喝得稀糊亂醉，回來就往牀上一躺，即使搥他的背，他也醒不來了。

這一着煞手棋，老明就有點怕。他趕快轉口說：

「哈哈，着急了，那麼，我們說正經話。一點理由也沒有，就不過太疲倦了，我想躲在這里享幾天清福。」

雲少爺把頭慢慢地搖了兩下。

「你不相信麼？那也沒有辦法。可是我說正經話，太疲倦了，懶得動；不要說是在這樣幽靜的山上，就是換一個荒野裏的茅棚，我也蹲下了不想動了。我好像一件消失了動力的東西，停在那裏就是那裏了。疲倦！你總懂得罷！我不是鐵鑄的，我會疲倦。我不是英雄，疲倦了就是疲倦，用不到什麼解釋。」

老明竭力求和解似的說着。一邊說，一邊他就走到自己牀前，掣一件浴衣來披在身上。

窗外有閃電一亮。接着就是殷殷然的雷聲，接着就是雨點打得窗玻璃煞煞地響。牯嶺的秋季一下雨，可真有點冷。

雲少爺打了個呵欠，用小手指掏了一會兒鼻孔，這纔拍拍大腿奮然說：

「那麼，總得想出一點事來消磨時光。」

「呵呵，請你提議罷！」

「遊山？」

「謝謝！對你說過太疲倦了。」

「學學游泳怎樣？」

「那邊有幾個西洋肥女人叫人看見了心裏不舒服。」

「哎！你這脾氣真太難了！哦，還有一着，明天動員搜山，也許還有一兩位

密司留在山上。」

「搜到了幹麼？」

「談談戀愛呀！」

「哈哈，要是有這樣的心情，倒就不會大喊疲倦，也早就離開這烏山了。」

老明像吐棄了什麼似的說，兩臂屈伸了幾下，彷彿練習柔軟體操。

『那麼，我先照會你，明天不下棋了！』

『呵呵，何必那麼革命式？算了罷，再住一兩天，大後天是好日子，一同回上海罷！』

老明趕快讓步。兩個人都哈哈笑了。

作者附註：這篇小說原共九章，陸續寫起來，趕應市場。不料第五至第八章寫成後，過了一夜，不知怎地，忽然不見了，要是我肯找，或許找得到的，然而我不會找。重寫罷，不高興了。況且文學第一卷即屆結束，也未必趕得及罷。因思：『史』尚有『闕文』，何況我這小說？就馬馬虎虎將預定的第九章提上來改爲第五，並且算是最末一章，給登出去，了此一重公案。

# 達生篇

萬迪鶴

## 左第一章 估計一個人的價值

那是一種很可靠的估計：他存在的價值是用屁股來承

受刷亮的皮鞋尖，狼狽得叫大家喫過飯後發一回笑。

雖然長一有過很多的希望，想過很多的計劃，可是這些，都不曾在他面前實現過，他的命運好像一塊鏽鐵樣，從來就沒有發過光彩。

他是一個粗人，不會喫過夾肉麵包，不會做過細緻的工作，也不會讀過書。他的兩條臂膀異常堅實，就靠了這個吃飯，養家；面孔很長，那輪廓看去，彷彿是一個馬臉；鼻孔裏鼻毛有的伸在外面；眉毛濃厚而不規則，正像用來擦過皮鞋油的爛毛刷子。當他的年齡正在二十四歲的時候，他就有了了一個老婆；老婆的年

齡看起來比他的還要大一點，她的姿態上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臀部突出，翹得很高，第二個特點就是有一個吹火筒嘴，常常歡喜嘰嘰咕咕地講話，要是被他捶了一頓，她的那張嘴就立刻閉了，兩角下垂，就像因子分解裏常常用到的一個刮弧線。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替工廠裏沒有家眷的小職員們洗洗衣服，有多時間，她便挽了一個籃子，籃子裏面放一個小櫥，放一些白色青藍色的布頭布角，到街上去替一些巡丁老總們補補襪子和襯衣；一些老總們圍攏來的時候，有的要伸手來在她那肥臀上擰一把，她就不免要叫一句『喔喲』，坐下來，便有許許多多的生意好做。

長一老早就在工廠裏替職員們燒飯，他是火伙，他的工作就是燒火，淘米，鏟鍋巴，洗鍋。在鐵鍋米袋乾柴籬筐中間，消磨了他七年的歲月。

整整的七個年頭了，他並沒有對於自己這樣的生活喊過不平，好像一切都是必然如此，不得不如此，而且很合理一樣。

他不喫酒，也不吸煙，就只喜歡約幾個人，賭一點子博；這個事情，在他，很難得說是一種高尚的消遣，也不能算是落後的嗜好，說他想去弄旁的人幾個錢大約是很對的。不過事實上每次總是他把錢送得光光地纔回來。

有的時候，他很歡喜和自己的女人打架。不，——實際上是他打女人，女人捱他的打。這原因，追究起來並不是他怪女人被人家擰過了，失掉女人所應守的本份；也不是憎惡女人的腰像吊桶樣一點也不妖嬈。他用那醬蘿蔔般的手指，捲握成拳頭去打自己的女人，多半那是錢給旁人贏去之後。

有一次，他在廠裏的庶務處領來一塊四毛錢的賞號，他一領了來就放在荷包裏，但是他覺得這幾個錢所能夠做的事情太少了，所以在荷包裏還沒有放熱，就又把清清楚楚地送到另外一些人手裏去了。於是他暴出滿頭滿額的青筋，從人堆裏鑽了出來。

『他八代祖先的！』他心裏想。



他原是想贏旁人幾個來充實一充實自己的荷包，可是這樣一來是他的錢教旁人弄去充實『自己』的荷包去了。在回到家裏去的路上，他很懊喪；不過當他鑽進自己房屋裏的時候，落在心裏的那種懊喪的成分，都化爲烏有。這就是說，他對於自己所做了的什麼事，他不願意去老是追悔；這是他那樣的一個漢子應有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性格。他拉了一條板凳靠了桌子坐下來，用那粗硬的指頭，敲在桌子上：

『在裏面做年飯？——快一點！』

他的女人從房裏將飯菜捧了出來，放在他的前面。

『米缸裏還只剩得半升米！』她說，似乎對他粗裏粗氣的舉動還有點抗議的味道。

女的說了這一句，剛扭過身來預備走動。

可是好像他的計劃是預定了樣，他沒有去管女人講些什麼，只是用鼻子去嗅

嗅那碗裏的飯，看找不找得出什麼『由頭』。

『怎麼飯燒焦了！』

想到這是出氣的好機會，便自然而然地抖起一股精神，將自己的右腿提起來了。

『燒的好飯！你糟塌老子的米！』他一面喊一面捶桌子助威，並且順便照女人的臀部一脚踢去；沒有踢得準，那隻脚所使的氣力都落在女人的那隻大腿上去了。

用脚來踢自己的女人，他還是第一次。

他從沒有忘記過在廠裏有一回，他也是燒焦了飯，有人喊他上去罵了一陣；他正在捱罵的那當兒，另外却有一隻腿，一個擦得刷亮的皮鞋尖，很有力地踢在他的屁股上。他看那脚上雪白的襪子，正是他女人洗的，那種羞辱打了他，使他張惶失措，無可抵抗地捧着那被踢的臀部，溜到後面廚房裏去了。他教人踢得

頂門發炎，心頭冒火，可是他不敢回半句話只是到了再燒飯的時候，一心一意地，再也不去想賭博贏錢的事。

可是今天他採用了同樣的方法，想來制服女人，却沒有收得良好的效果：這個並不純善的女人，開始大叫不平了，不獨大叫不平，並且指在他面前大罵：

『你這臭雜種！死王八！錢賭輸了就回來打人，老娘的這條命不要了，老娘和你拚命！』喊着，便一頭撞了去。

這樣一來，他滿肚皮裏的火都跑上來了，他順手掣起一根桑樹麵棍，對準老婆劈頭就打。

『你這——』

不知道是他用力過猛，還是女人的頭生得太欠結實，這一下打去。可被他在那前額上打出一個洞，那鮮紅的血湧出來，就好像一個破皮球灌了水之後讓人擠了一下。

「啊啲！」女人這樣喊了一聲。

他心裏曉得闖了禍，趕緊丟下麵棍，跑到她那裏去想替她按住那傷口。但是女的以為他再跑攏來是再要下毒手了，於是跋腳就往外跑。

『救命囉！打死人了！』女的一面跑一面大聲地喊。

這個事情使得他突然不大好過，可是他想不出一個挽救的辦法來，他望着那碗並不怎樣焦的飯怔了一會，末了，安慰自己似地喃喃地說道：

『老子輸了錢，你還要來犯老子。』

他這樣說了一句，覺得自己這一方面的理由十分充足，於是捧起那碗飯來便喫。

頭破了的的女人站在外面，一會功夫，便圍上了許許多多的男男女女，有的在呪罵，有的在嘆息，有人把這當作很嚴重的事，跑去喊了巡捕。巡捕來了之後，他的飯也沒有喫成功，便被帶出去了。在行裏坐了三天。事情過了以後，女人額

角上添了一塊大疤印，他被扣了三天的工薪，還賠了兩吊多錢的藥錢。

從此以後，用在女人前面的威風便無形地減殺了許多；因為這件事情的說明，使他明白了用麵棍打自己的女人，並不算是一件聰明事。

像這樣的一對男女，由一個高等人，——不，就是一個身上略略沾有一點高等氣分的，如像工廠職員之類的人來看，他的存在的價值，僅僅是用屁股來承受刷亮的皮鞋尖，狼狽得讓大家發一回笑。

## 左第二章 有了孩子以後

許多有價值的學說，都以爲向上爬的意識，是小資產階級的。可是在這裏却要證實一下向上爬的意識，並不是單獨屬於小資產階級的。

長一的住宅和許多工人的住宅連在一起，這地方，是有山又有水的形勢：他房屋的坐落後面是山，前面臨了一條小河。

當都市裏的小菜場收過市，那馬匹拉着笨大的木斗車，悠然地踏着懶散的步子，在荒僻的馬路上踱過。那衙堂垃圾箱裏的穢物和小菜場裏的渣滓堆，便藉這笨大的木斗車一車車地裝了來瀉在此地。這裏面，有高莖頭，有白菜葉，雞腸，破布，肉皮，煤屑，……一天復一天地堆起來，便形成一座位置在長一屋後面的小山。他屋子前面的河，河床有兩丈來闊，它的深度，誰也沒有去量過，黑色的水面，飄浮着泡沫，沸騰了似地，翻着臭氣。篙撐下去，輕輕的探不到底。長一家裏的門一開開來的時候，便要看見三兩隻糞船，靜靜地彎着，在那水涸泥深的河溝裏。

這地方，頂適宜於病菌的生存與蕃殖，可是對於長一，這個算些什麼呢？他是那樣：有闊的胸脯，粗的背膊，他是一個鐵樣的漢子。

對於這樣的住所，他也像對於工作的態度一樣，從不曾發生過厭棄的感覺，好像這也是安排好了的：必然如此，不得不如此，而且很合理一樣。他呼吸這裏

的空氣，生活着，很起勁地，就如同一個勇敢的戰士一般，在人生的道上前進。

自從女的替他養了一個孩子，他這纔感到女的這個東西的好處，不僅僅是在燒燒飯捱一頓打；有了孩子以後，他不獨不會去用麵棍打自己的女人，就是可以使他和女人之間發生齟齬的賭博，也戒掉了。他雖然不能像一切很有教養很有身份的丈夫樣，和自己的女人做出特別要好的神氣，可是比起他的先前來，他對待女人的態度，已經是客氣得多了。

他的孩子有四歲的那年，他正是三十一歲。他面上的鬍鬚都透過櫻色的腮巴子長了出來，就同一個板刷一樣刺人的眼睛。可是這正是他行時的年份，他從燒飯的火仗被調到工廠的煤房裏去了。他離開了米籮飯鍋的生活，每天環繞着他的，是疏爐鈎，圓鋏，黑亮的煤。……

在兩丈多寬的煤房裏，在懸崖絕壁一樣的鍋爐旁邊，他們在這裏工作的同伴一共是四個：老通，姓張的，他，還有一個矮子。他們交替地工作着，坐在窄而

又髒的木板櫬上，抽一袋煙，講兩句粗話，摸摸鐵壁上的螺旋釘，汗浸在身上，手上，頭面上，再撲上一層煤灰，人便和垃圾一樣齷齪，發出鮑魚的臭氣來，用圓鋤去鏟煤，用鐵鈎去爬爐齒，用當火伏兩倍的氣力，可是當別人問他怎樣的時候，他總是點點頭很帶一股勁地說：

『還不差。』

或者用點點頭來表示這個幹得。

對這樣的工作很抱好感的緣故，當然不是因為汗流得多；流汗的事，只能夠使他疲勞，其所以叫他有了那種表示，那是受了另外一種力量的支配。這種力量，不獨支配了他的觀念，並且在推動他使他工作得十分賣力。這個力量就是報酬比以前豐富了。那熊熊的火光，正燃燒着他的希望：從那火光裏給他看見的是袁世凱的頭，孫中山的頭，圓的，亮晶晶地閃着光。還有他的孩子，從火光裏，他看見他的孩子在逐漸地長成，長成一個和他的地位完全兩樣的人物，一個很出



色的姿態；他彷彿看見孩子長大了也能夠坐在寫字台跟前，穿的是擦得刷亮的皮鞋，而這穿皮鞋的脚，能夠爲了要表示自己的尊嚴，也會踢在另一種蠢人的屁股上。雖然在他的心裏，多少有些憎恨用脚踢過他的人們，可是這正是地位的優越啦！如其是自己的兒子也能大大方方地那樣去做，他還有什麼不歡喜的呢？

每在他陷進這樣的一些想像裏去的當兒，他便全身更要有勁，即使坐在條櫬上，也會擦擦自己的拳頭。同時他望望這些朋友們，揀着年紀最大的老通叫起他的注意來問道：

『喂！老通，你有幾個？』

可是老通咬着牙齦發氣罵人的時候是有的，講到身世的時候，老是搖搖頭不談那個。這幾個人當中，對於現狀還感到興趣的，只有他長一。

換班的時候一臨到了，他便像牛脫了軛頭似地全身輕快。從壁上取了自己的上衣和腰帶，和頭和腦地擦了一把汗，籠上外衣，扎緊了腰帶，從那水門汀的門

框裏隨着一堆人擁出去，拖着幾分疲乏的身軀，趕回到自己的家裏，看見了孩子，便一把搶到手裏，迎起來，用那板刷樣的面孔親着。

孩子的臉被鬍子刺得痛，便呱地一聲叫起來了。於是他就用兩隻臂膀將孩子揚過頭又落下來：

『這樣，——！』他把孩子撐上去。

『這樣，——！』他又把那孩子落下來。

就那樣一二二地，那孩子就不哭了。

『替老子長得快些囉！』

他又將那孩子撐得高高地，高過自己的頭頂。

在他的思想裏，真有那麼樣的一個懇切的希望，希望這孩子長得快一點，長大了爲他爭一口氣。對這又一代的人，他時時刻刻在那裏將自己的命運和他比較着；他一記自己小的時候是沒有父親的孩子，母親告訴過他父親是一個窮秀才，

很早就死去了，父親一死過，家裏是窮得連一床破絮也沒有了，她使用一塊藍布把他攬在背上，逃到這大都會裏來求乞，他的命根很牢，受得磨折，不到多少年他便是一個很有氣力的後生了。母親死過之後，他在軍隊裏當過『長伕』，流浪了幾年，竄回到這大都市裏來，直到現在，他是十六塊錢一月的工人了。他的不幸是缺了一個父親來培植他，對於自己的這個孩子，他可要盡一盡做父親的責任。

『只要我有氣力，我一定不讓他學我。』他這樣說。

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他要努力使得自己的孩子不要陷進自己同一的命運裏去，說得更具體些，就是，他的屁股翹給人家踢，而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不要學他一樣也翹把別人踢。像長一這樣的一個希望，是反應着一段生命裏極悲哀的一個記憶的呀！所以，人類如其是願意來理解他的時候，也能夠說他是滿意於自己的生活麼？每當有什麼人來逗玩着這孩子，他老是不憚煩地重複這句：

『我一定不叫他學我！』

老實說，他這個意見並不是一個很平常的意見，許多『茅屋出公卿』的傳奇，便是一個好例子。他預算過他的世界，十五年之後，他們會大大地翻一個身，這種關鍵全落在自己和又一代人的身上。

悲哀的記憶和堅強的固執，交織成這樣的一種信念，他將這個握得非常之緊，他用來第一個就克服了朋友的非難和嘲笑。

### 左第三章 知與行

知與行能否合一，許多的學者們都把這當一個問題在討論，這裏並沒有另立

一說的企圖，單是說明了一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在這裏有點不適。

從前——提起從前來，長一總應該有點人情冷煖那一類的感覺的吧：那個當火伏的年代，那是多黯淡的一種歲月！八塊錢一月，鍋巴可以拿一點回來，機會

好可以偷得一點米，一些人誰都不把他瞧在眼裏似地，撞見了連招呼也不打一個。現在可不同了：他是一個正式的工人，在一道工作的人們，固然是和他來往得很親密，就是在別一部份工作的人們，也有很多和他做了朋友。在這些朋友們之中他頂佩服的那要算王得。

王得懂得的道理真多！在長一看來，王得真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物，凡是長一所解答不了的問題，他都給他以解答。凡是長一平時所不注意的事物，他都提起他的注意。最要緊的是王得使他知道這個世界有兩種人的存在：王得使他知道，一種人就和自己一樣，要一天到晚賣氣力，弄得筋疲力盡，弄得一身的臭汗，仍舊養不活一個老婆，有的時候，自己還不免要被人家一脚踢得發火，而自己却只能夠泰然地讓屁股去承受着。除了這一種人而外，還有另一種人，另一種人是怎樣呢？他雖然沒有去和這另一種人往來藉以觀察一下他們的形態；可是，經過王得的解釋，他現在也知道，那是很有權威的人類，他們能夠坐着不動，而

世界上一切都是屬於他們的。他們什麼都不做，便有最闊氣的享受，這種享受，都是出產在就和自己一樣滿身汗臭的人們身上。因為王得的解釋，他還知道那些頭梳得光光的皮鞋擦得刷亮的先生和掛了手鎗拿了警棍的巡捕，都是被另一種人請了來的，他還知道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叫這些流着滿身臭汗的人們喫了虧不要叫屈，不要想別的心思。王得又告訴過他，如果世界不大大地變一下；他們永遠只能夠出最大的氣力，得最小的報酬，他們的老婆只有永遠提了籃子替人家補襪子去，而自己的腳後跟却露在外面讓北風吹出裂口來。王得還握着拳頭很堅決地喊過：

『要找出路就只有這樣。』

這樣是怎樣呢？雖然王得還沒有使他了解得十分透澈，可是他至多也猜得出一個八成：大約總是要叫他媽的一些壓在自己頭上太快活了的人喫點苦。

可是王得的偉大還不只這：

他還記得那一次小三子爲了一雙破鞋和撐糞船的阿二打了一架，小三子的氣力到底來得小，他給阿二把臉打腫了，鼻子打歪了，這種事本算不得什麼，可是給王得捉住了便說了一大套的理由，他給小三子包好了傷，還送他一雙鞋。那一番話，說得句句都在道理，誰聽了也點點頭，小三子本人追悔得幾乎吊了眼淚，就是撐糞船的阿二那樣倔強的漢子，也低了頭覺得慚愧。

不僅是這，王得還能醫病，他是學過醫的，在這裏，誰有了病總是由他來充當醫生的職務，可是從來沒有得到什麼報酬。他的體格比一般人強健，身材很高，臉上有幾點紅斑，他沒有父母，也沒有女人，就是光人一個，在這工人住的區域裏，對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尊敬。

距離長一的家有二十多碼的光景，越過一個垃圾堆成的山，越過一個火場，便是王得的住所。每天，有了閒空的時候，王得便跑到他家裏來談天。談天，那是些怎樣的內容呢？那當然不會是股票的漲跌，或主義上學術上的爭論；也不會

是今年文學獎金屬於誰，或者明星小姐華貴的臀部和曲綫。他們住在這裏的人，根本就沒有那樣漂亮的生活和感覺。所以討論的只是一些卑小的粗俗的事件，屬於他們自己生活範圍以內的，如像柴的貴賤，米的漲跌，鹽的市價，怎樣纔可以叫一家人把肚子裝飽，怎樣纔能夠把落雪的天氣度過。說得了當些，就是他們還有一口氣在，他們要爭取生存，他們要得到一個人所應有的權利，如其一個人生活着是免不了鬥爭的時候，那他們所談的一些就是對誰的問題，和如何的方法了。這些勞動者們，好像在娘肚皮裏就安下了這樣的一個壞胎子樣：他們不願意又要流汗又要硬着頭皮去餓死。但是像這樣最平常不過的一些話，在又一些人却把這當作危險和犯罪，所以有頭梳得頂光皮鞋擦得刷亮的職員們的監視和欺騙，有警棍和手鎗的威嚇，不過，在他們這裏談談又有什麼關係呢？這裏沒有富人的財產和資本，這裏的天下是太平的，看不見武裝巡捕兇狠的面容，也沒有包打聽的黑袍背影，他們這樣的一些家常話，滿可以放心大膽地談着。



長一他本是有自己做人的哲學和主張的人，就是交壞了這些朋友，常常就那麼樣談啦談的，好像談上了癮一樣，弄得他有點搖搖不定似地，不能十分把握得住自己原有的主張。老實說一句：他受了王得的蠱惑；因此近來他也感到這個世界太不公道的了，他覺得也非來它一個什麼不可，每當他們談這些話他聽得上勁的時光，有的人便要攀着他的肩膀問道：

『你說，——可對？』

『怎麼不對？我們都該那樣！』他這樣回答，一面拍着自己的大腿，張開那大而厚的嘴巴，顯得很有激昂的情緒。他似乎已經知道他們做人的哲學，是應該抱怎樣的一種精神纔有出路。他這種回聲總要惹得朋友們都翹起大姆指來恭維他一陣。

但是在口頭表示得很激昂的人，在行動上常常表示得不激昂，長一自然不應該就來破這個例。所以當有所作爲的時候，他就把平時說話的那種堅決的態度藏

了起來，他不幹，他只站在一旁觀望，好像天特意生下他那樣一副性格：他很害怕，他害怕圓光的警棍和烏亮的手鎗。

他的態度是錯的麼？不錯呀，有一次便給事實證明了：

×月間的那一天，住在他隔壁的小三子忽然失蹤了，小三子的媽把一對眼睛哭得像兩個爛了的桃子樣，看不見走路，王得出進的時候，用白布網了頭。對於這事，他有點詫異了。爲什麼一個好好的人要失蹤呢？爲什麼好好的人要用白布網頭呢？白布網了頭，這當然不會是爲了愛俏。他問過王得，王得只是含糊地說是頭痛，到最後，他在李老頭兒那裏纔聽出這樣的話：

『什麼示威，示威呀，把自己人弄得抓的抓去了，打的打傷了！』

『是什麼事情？』他很關心地跑攏去問。

『什麼事情！年輕的人總喜歡一股勁地鬧，現在好，鬧得出了兇險！做工的人不好好地做工，要罷什麼工，示什麼威，好！弄得抓的抓去了！打的打

傷了！』

他原來就在向這一方面猜想；這個消息，和他心裏猜想的完全一致，他把舌頭一伸，像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樣，大聲地說道：

『去不得，我就不去！』他一面說，一面摸摸自己的頭回家去喫晚飯。

## 左第四章 英雄和時勢

環境太好的人是不會去奮鬥的，可是環境不好對於一個奮鬥的人也很不相宜。

所以有抱負的人，常常感到縛手縛脚，而世界上很多有價值的理想不能實現。

在長一住的這個區域裏，雖然也是劃歸這個大都會的界綫以內，可是都會的繁榮却並不因為它的存在而減色。因此，這黑暗的一面，就被那關心着市面的健全的人們所忽略了；它却有了機會一天一天地向黑暗的深淵裏沉落下去；那些胼手胝足游泳在黑暗的深淵裏的奴隸們，掙扎着，呼號着，爲了建設繁榮康健的都

會。都會便繁榮了，更多的人便壓在繁榮的底下：掙扎，呼號，流血！

黑暗；不也是應該被歌頌的黑暗麼？

在長一住的這個區域裏，這裏的一些孩子們，雖然沒有誰去做一個統計的工  
作，可是他們的死亡率每年總要佔一個可觀的數目。這裏的一些孩子，一到了六  
七歲的年齡，便提了一個破爛的籃子，在那垃圾堆成的假山裏打洞，揀破布，拾  
煤屑；大一點的便跑到鄉下去揀柴，在都市的交通燈底下賣報。他們之間，互相  
罵着粗野的話語，你噴我一泡唾沫，我捺你一手鼻涕，當作遊戲。或者是放一個  
屁用手捉住伸到旁的孩子們前面叫他們喫。他們以無知和恍惚來忘掉自己存在的  
悲苦來渡過童年的一些時日。一到了虎列拉或別的病症盛行的時候，他們就死去  
一批。抵抗素來很強的孩子們，便依然繼續那種無知的生存，因為貧的普遍和蕃  
殖的容易，這裏，每年有許多的孩子被人忘掉了，而每年仍舊有許多的孩子在那  
裏繼續着那種無知的生存。

一子在這個環境，已經度過了四整年了。

河溝裏的黑水靜止着。停在門前的糞船，空空地躺在那裏，播送着腐木和陳糞的惡氣息。垃圾堆的附近，有一羣孩子在那裏搶一個洋鐵烟罐。太陽從對面的屋頂上斜射過來，照在孩子的身上。太陽也射進長一的屋子裏。長一坐在騎門的條凳上，看看在門口頑石子的一子出神。

『一子今年四歲了。』

『四歲了，』在屋子裏有這樣的一個回聲，這是他女人的聲音，她正在房間裏做麵片，跟着他說的意思，是四歲了，再長大一點可以放出去尋錢。

可是男人的眼光究竟看得遠大些，長一的想法就完全不走這一條路：他所想的是要把一子和這些拾煤屑的孩子隔開，讓他脫掉一個窮人的粗野氣息，他要使這孩子讀書識字，他要把這孩子打下一個靠得住的基礎。

他的這種想法當然是對的：養兒防老，積穀防饑，何況在他看來一子的相貌並不平凡，將來總還有些發展；所以，就是喫苦也得把這孩子造成一個大器的想法，確是很有道理。……

以爲不對麼？即令退一萬步說，將來孩子的運氣不到家，不能夠轟轟烈烈高升起來，長大了，幫他抓錢進來總是不可否認的事；那時候，——

他心裏在盤算那時候了：『那時候就不是這時候：那時候一家三口，沒有閒人。』

這樣的一些想頭通過了他的腦子，會使得他的心像熨斗熨平了一樣，他的神態忽而舒展起來了：未來對於他並不壞呀！

『人望高，水往低。多做些工，多積些錢再說吧！』

他這樣想，摸摸自己粗硬的臂膀，望望在屋子裏面頑健的女人。對於這樣的一些想頭，女人是不能夠理解他的抱負的。而就是朋友之中樣樣精通的王得，也

一樣不能理解他的這種抱負。他近來和王得他們有些地方合不上來，也就是這個緣故；他以為王得這個人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不大行。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有的地方不大夠朋友。

長一自從說過幾次『我們都該那樣』的話之後，一些人常常要約他去做一點都該那樣去做的事情。如像去要求改良待遇啦，請發什麼米貼啦，……之類的事情。火樣的五月，把一些下等人們的血燒得沸騰了似地，到處，整個世界上的勞動者們，都在發狂地紀念着。長一周圍的人們，也都着了魔似的高叫着：

『五月呵！』

『我們的麵包！』

『我的孩子是餓死了的呀！』

許多人聽了會不開心的一種聲音，是一種危險的聲音啊。於是漆黑的警棒，烏亮的手鎗，一齊出動了。有的給投進牢獄裏用電刑和殘酷的拷打，有的頭打破

了，睡在床上說夢話。

這些對於他長一到底有什麼意義呢？老實說，他有點寒膽，他只是一天到晚在想方法，看如何逃避。

但是這天，朋友們又故意地將他尋出來了。

「喂，你今天又沒有到啦！」

有的是指着他很責難似地說。

「呬，你這個人！」

他無話可說，望着他們，窘迫而又老實地翻了一會眼球。但這樣的情形並不長久；因為忽然他的心竅裏好像打通了一個壅塞了的關節似地，他要運用他的智慧了，他吞了一包口水，潤潤被氣噎阻塞住了的喉嚨。裝做一副極淒苦的臉相來，說道：

「唉！做人真不容易！你不曉得，一子病了，他又不能起來做事。」



他很費勁地說了一大堆謊話。被人逼得說謊，那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不習慣於說謊的長一；在這裏他真希望有一個埋人的深坑，就把這兩個討厭的傢伙活埋了進去，或者自己鑽了進去躲些時也好，否則，至少爲了出氣，就一拳打在他們的鼻子上，也很痛快。可是他並沒有那樣直覺地表現出什麼不客氣的舉動，只是當他們一轉過背的時候，他便換了一副形態，對付敵人似的睜着一對大眼睛，憎恨地瞧着他們的背影。

本來有很多的人和他的情形是兩樣的呀！譬如王得就不同，他赤手空拳，光人一個，他自然可以去幹；幹翻了，怕什麼！他一個人喫飽了他一家人喫飽了。而他長一，把頭打破了算那個的賬呢？打破了頭還是小事，走回把布一包自然會好；要是抓去了，那好！他未必要把孩子用漿糊貼在鼓皮上？

『未必我就把老婆裝一個把拿去丟！』他自己就這麼樣想。

長一自然不能把老婆拿去丟的。就是打破頭的事他也決不希望它有臨到自己

的頭上，所以他是不舒服極了；這時候，他肚皮裏所裝載着的不是酸楚，也不是憤慨；只是一種類似苦悶一樣的東西，漸漸地在他心頭堆砌起來，叫他難受：他，好好地做一世人，好好地對待朋友，從來沒有用自己做人的哲學去阻止朋友走別的道路，然而這些朋友，却硬要將他扯上自己所走的那一條路上去，而這一條路所能給他的東西並沒有看見啦！他只看見破了的頭，漆黑的警棍，烏亮的手鎗，小三子的媽哭瞎了的眼睛。他想想這些不如意的事，忽然憤慨得叫喊：

『×他八代祖先的纔要和他們住在一道！』

但是命運却要把他們安排在一道。當他和一子還不會實現他十五年計劃的時候，他不能算是發跡了，他還得勉強地在這裏住下去。

## 左第五章 優生學與優境學

長一的意見，以為只要有一個很健全的孩子傳宗接代就很好，他養不活多的孩子，

所以他不要老婆再生育，這種意見，在優生學與優境學上很有價值。

長一的女人那個肚皮在衣服裏漸漸地隆起，漸漸地膨脹得很現形，那就像一個河豚魚樣，腹部向前突出。這是一種預告：將要有第二個一子來了。

可是長一並不怎樣希望有第二個一子跑來，他老早就警告過他的女人，叫她不要再生。

她前面挺着那麼樣的一個肚皮，後面墜着那麼樣的一張屁股，『窈裏氣鼓』地在長一的眼前搖來晃去；他看不順眼，非常討厭她。但是你要去分析他這種討厭的心理，那和女人的這種模樣的好醜，毫無關係，那是因為這河豚魚樣的肚皮，常常給與他在生活上很大的威脅。

一子的面上總沒有好的氣色，他早想把這孩子養得好一點的。可是事實上不允許；因為他沒有多的錢剩。現在是不獨沒有錢剩，就是連原來的狀況也不能維持了：老婆不能穀出去做生活尋錢，生活的擔子落在長一一個人肩上，這事使他

非常煩躁；所以他常常獨自發愁。

他坐在房門口，儘瞧着自己的女人：她正在做事：做了兩下針線，又摺了幾件替人家洗了的衣服。看她似乎坐不住了，歪歪蕩蕩地走到床跟前，嘔了一陣，吐了一些白水，便隨身往床上一倒，口裏哼了一聲，像從她身上脫下一個百多斤的背包似地。

這在長一看來就有點近於故意做作。

可是女的還要向他喊道：

『唉！請把那茶壺打點開水！』

其實她是肚裏餓了。不過她曉得她在這個時候所討得到口的只有開水。

『哎喲！我的腰痛！我的眼睛花了！……我心慌！我心裏發慌，要喫口開水！唉！……』

她高一聲低一聲接二連三地呻喚。

呻喚，長一就會給他一點好過的安慰麼？不，長一覺得自己比她更是難受，所以給她的只是很粗暴的一句：

「賤貨！」

就像打發一條討厭的母狗樣，有時還要揮起那粗大的拳頭的威嚇。

像這樣的一個女人自然要算是一個『賤貨』：她一點也不照長一所想的路數來：養不活她偏要生；就像一個工廠老板娘太太樣，生下來不關自己的事似地。這當然怪不上長一的老皮氣發作；所以實在是氣悶不過的時候，說不定就又將她抓過來落落實實地給她幾拳幾腳教她受用。

別人會以為長一是粗暴，但長一的苦處只有長一理解得最為清楚：他雖然有時候去打自己的女人，可是他那時候所受的苦痛的鞭撻就更是厲害，在這種境况裏，生活所給與長一的就只有憤怒與疲勞。……

一天，他上夜工之前，這一天不知道又是去賭輸了幾個錢，還是他心裏有什

麼不快意的事觸犯了他，由一點小事忽然觸發了他的心事，他覺得前途很壞。裝了一肚皮的憤火，想找機會發作；他在房間裏站了一會，一回頭看見女人；她却還是平靜無事地躺在床上，在他要發氣的時候，女人却有這樣舒展自若的神情，該多可惡？這樣的事長一要再能忍受那還是人！所以他一走攏去就捉住女的臂膀叫道：

「我的話你怎麼老是不聽！」

女的正在做夢，他去抓她的時候這纔醒過來，他這話只被她聽見半句。長一知道她沒有聽見，接着又叫道：

「我的話你怎麼老是不聽！你怎樣！你？」

「我幾時呀？」女的有氣沒力地回答。

「你幾時依了我的話？」

「我——」

「我教你不要生！」

「唉——」

「你只要答應我，你說，你爲什麼！」

女的知道他的皮氣：這時候回他的話，即使十分謙虛，也於事無濟；總得推他幾下纔肯放手的：她只是將兩眼釘在牆壁上沒有做聲。

「你爲什麼不做聲呀？」

「你叫我說些……」

「我叫你答應我：你不要再生！」

「我答應！」

「這是什麼！」長一指著女人隆起的腹部吼道：「你答應：你替我消掉它：替我出去趕生活！一子的病不要錢用？消掉它！你！你！你！你！」

他好像要將女人臂膀上的肌肉撕爛纔痛快似地，使勁地抓住，而且往牆裏的

壁上撞去。

「你說：你替我把肚子裏的東西消掉去趕生活！你快些說！你要我的命：你要一子活不成？」

「唉！我——」

「你說！你爲什麼？」

他將女人摔在牆角裏，摔到摔不動了，他開始用自己粗大的拳頭搥在女的身上，像逼口供似地。

「你，你，你，你爲什麼？你——說話呀！」

「不曉得！」女的爽性這樣回答。

「不曉得？哼！我今天要叫你曉得：叫你曉得老子的利害！你又不是豬婆，你又不是母狗，你爲什麼要生？你不說？你不說！你不！你不！你！你！」

「篷！篷！篷！」拳頭碰在女的身上的響聲。



篷篷篷篷……

女的閉了眼睛，縮成一團，緊咬着牙關，忍受着他那拳頭所給與她的痛苦。她並不掙扎。

她的屈服似乎給與長一幾分滿足，他打了陣便住手了，女人這時候由低泣變做號哭。

『唉！唉！你率性就把我摔死了吧！……我不願再這樣活了！我到你家裏來，喫沒有喫，穿沒有穿！……』

女人在床上哭，一子就倒在地上哭，這孩子哭了好久，等長一去抱他的時候，他已經是雙手冰冷，嘴唇發白。

長一這時候就有點像勝利以後的英雄樣，微微感到寂寞。他看看抱在手上的孩子，望望躺在那裏哭訴的女人，心裏實在有些悽慘，他不知如何是好地想道：『我做什麼的呀！我到底做些什麼事的呀！』他非常痛苦，適纔的那個所謂滿

足，只是增加了他此刻更多的痛苦，他很想找句把合適的話去安慰自己的女人，他一面騙着這孩子，叫他不哭。他把一子抱去，放在床上，然後伸手去搖搖自己的女人，他非常難過，也很想哭，可是他是一個漢子，他哭不出來。

『我也難過！』他訥訥地說，『你想：我養得活麼？我只要養得活。一子總是病，我要一子好。你……你不是歡喜一子的？……』

底下再要說幾句什麼的，可是又到了上工的時候。他要走去上工。

到工廠裏長一機械地回答了同伴的招呼，便兀坐在爐邊的條檯上，獨自發悶；其實，他從來就沒有想到自己的女人和自己有什麼仇恨，拳頭伸過去的時候，不過想發洩發洩自己的悶氣罷了。然而這樣的事情是無從發洩的呀：把女人打得半死以後，還是絲毫不能減少他的痛苦：

『真他媽的！——』他嘆了一口氣。

他覺得：——像他這樣的窮人們，有得個把兒子傳宗接代就很夠的，兩個本

不算多，可是養不活就叫他長一太爲難了，他長一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子長得好一點，不要常常害病。在他的腦子裏總有這樣一個健全的觀念在那裏徘徊：一粒胡椒只要辣。

『一粒胡椒只要辣！』他想。

他想，他深深地焦慮着，默不作聲，好像他有很多的胡椒，而這些胡椒却一粒也不辣。同伴的老通正當着火的正面，咬着牙齒工作了很久，火的炎威逼得他淌汗。鐵青的面孔上放光，口裏喘氣，是輪到長一來的時候了。

可是長一正同一個更不幸的思想在那裏奮鬥：他想到如其是這回生了一個女兒，他應該怎樣呢？女兒，一個沒有用的賠錢貨，如果真是那樣，那他是更要糟糕：他一個月的錢只那多，還有一子的病，他有什麼辦法？那就是通他八代祖先也沒有用處。

『他媽的！餓死！都餓死！』

他叫了這一句，下決心不再去想。站起來，把老通擠在一邊，接過老通手裏的東西，和誰賭氣似地使勁把爐門撥開。……

可是長一是憑空地擔了一回心事；因為事情就沒有照他所想的那樣去進行：正是這夜間，在平時操勞過度而又在傍晚捱了他一頓飽揍的女人，把一個快要成型的孩子丟掉了，當長一一清早回到家的時候，女人正在痛苦地呻吟；他知道這回事，心裏反而鬆快異常，抱了一子提了鉛桶到老虎灶上去打開水的長一，滿心裏只在一粒胡椒只要辣的事上。

『一粒胡椒只要辣，』長一想：『我就只要一子長大，天大的事我也不管：不管王得也好，癩得好也，我一概不來。我只要！……咳！……她再有得十天又可以幫忙撈錢了！只要！咳！一粒胡椒只要辣！』

他提着鉛桶回來，破鉛桶裏的開水從桶底漏下去：一綫穿珠似地緊跟了長一的兩腿；他却望着在肩頭用牙齒和手拉着半截油條的一子，心裏有點怡然。

「一粒……」長一想。

## 左第六章 醫學昌明的時代

人類文明，日趨進步，醫學昌明，這是必然的現象。這裏由醫生的證明，

曉得一子是患了一種缺乏滋養料的病，而並不是由於命根不牢。

做丈夫的長一是粗暴的，可是做父親的長一却分外的仔細；當一子看見那些垃圾堆裏的孩子自己也要跑去的時候，長一便把他牽了過來，告訴他：說那地方他不可以去；說那些孩子是一些沒有爸爸和媽媽的野孩子；如果一子也去那裏，他們會把一子捉去也變成一個沒有爸爸和媽媽的野孩。長一的意思也就是那樣：他不願意一子變成一個野孩子，他要一子和這些孩子隔絕。將來長成一個有出息的人物。一子沒有伴侶，就老是守在屋子的角落裏，玩那紙做的皮老虎和香烟盒子。

流到他們這裏的空氣是穢濁的，陽光也塗上黯淡的色調，一子是瘦弱的；這樣的環境早就無形地損蝕着他生命的健康。

一子穿的衣裳，是一套呢布的中山式的兒童服，長一花了一塊錢從舊貨店裏買來的，那套衣服，和一子的體態毫不相稱：手管有很長一段露在外面。腳頸有很長的一節露在外面。一個灰麵人般的小臉，皮不着肉；滿身蒼黃，那皮膚附着在幾根嫩瘦的骨架上；頭部現出那骨格的結構來，教人看了聯想到一個小的骷髏；毛髮稀稀落落地粘在頭上，好像負重的駱駝背上受過摩擦的地方，這個使人看了不大發生好感的頭腦壳，裝在那細長的頸子上，有點疲倦似地，遲慢地晃動，正像那個頸子是一個具有伸縮性的彈簧。

可是孩子也有一個生命哩；是一個泡沫樣的生命！一天一天地下去，好像在火爐前的黃蠟樣一點一點地消融。

女人老早就在耽着孩子的心，今天她替一子換衣服，她一觸上那衣服裏包着

的幾根骨頭，她心裏就沉沉地好像給什麼東西壓住了樣。

「這是怎麼了呵！瘦得這樣，你看！」

她說着，一面把一子的手臂提起來，叫長一看：那一隻手臂，就好像涼秋九月裏殘留在水塘裏的一些蘆梗。

長一吊起屁股坐在板橋上，不動，他的眼睛正向着河溝裏。他正在看些什麼想些什麼，這個旁人很難知道；或者就是在計算自己如何發跡的事吧。他聽見女人的話，便回過頭來望望女人，再望望那柔順得像乳貓般的一子，沒有做聲。

「一子又快過生了，……算過命，都說我們星宿不好，要不是我們的星宿不好，六歲的孩子——」

女人一面替孩子穿衣服，一面嘮叨着：

「命裏注就的都是星宿不好。就叫一子拜寄把別人好養些！」

「要是——咳！」

長一咳了一聲，說得兩個字，就又頓住了。他不知道底下究竟說一句什麼好。

女人好像不得到長一的回話不放心似地，又繼續說道：

「去年算命先生就那樣講過，我還半信半不信，要不是星宿不好；我們都是那樣！快六歲了，就不如叫一子過寄把王伯吧。」

說過這話，她望着長一在等回話。

將一子過寄把別人，那倒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只怕還有其他的原因；長一就這麼懷疑過：「那有什麼用處！」他想。

實際上他這種懷疑是對的：這些人都是命運不濟事，都是星宿不好，不過要是錢總會好些。長一知道是一個真理，所以摸摸自己的腦袋說道：

「我要是有錢——」

長一以帶有感傷的情緒從喉嚨裏擠出這幾個字來，他覺得他要是錢的時



候，他是不怕什麼星宿不星宿的。苦的就是他沒有錢！一個人過於貧窮的時候，是會懷疑自己的力量，長一也是這樣：他那種在生活途徑上肯定的態度，和那種做人的哲學基礎，在這裏都有點動搖了：『懷疑』的這個東西第一次捉住了他；他很有點不舒服。在那靜穆的晚空裏，只悶悶地抽了兩口氣。……

一子老是那樣慢慢拖拖地搖晃着，把他那陰黯的生命延下去，一天比一天萎頓，站起來好像要萎下去似的，每天隨他們喫得一點東西，便悄然地離開了桌子；當他們喊他多喫一點的時候，他就慢吞吞地回過身來，搖動一下他那裝在彈簧頸子上的腦袋，算是已經很毅了的答覆。這孩子，正像一個對於生活感覺厭倦的人們一樣，他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很淡泊，凡是一個孩子所應該感到興趣的事情，他並不發生多大的興趣；有的時候，被人帶到鬧市裏去玩，他也很歡喜看看市面上的一切：如像玻璃窗櫺裏的廣告畫，西洋點心，玲瓏玩具，小馬車，從幼稚園裏出來的兒童他們華美的裝束和書包。這些都能殼叫他去留連一會，可是他

看過了就算了，並不用一種濃厚的感情來戀棧，他好像很明瞭自己的地位一般，有的時候回到家裏來，在屋子的陰黯角落裏，他也變把戲似地將一張紙壳子穿了綫索斜掛在自己的肩頭，當作上學去的書包。但是玩不到一刻工夫，又厭倦了，他便化石一般地坐在那櫈上不動。

女人看見和一些孩子不同的一子，便要拿出預備哭的臉相，對着長一咕嚕着：說是算命先生的話是不錯的，說是星宿不好應該讓一子過寄把別的人纔好養些。長一却老是那麼皺眉皺眼地摸自己的腦袋。

永遠是那麼樣的沒有變異；太陽從東邊起來，向西邊落下去；河溝裏的水臭着；老是皺眉皺眼地摸腦袋。

像這樣的生活也太長了：

秋天過了又是春天，春天一天天地過去，春季又悄悄地離開了人間；長一這裏的一些人們，老是那麼樣地：——工作，喘息，流汗，掙扎，叫號。在工人住

的區域裏，看不到春來，也看不到春去。

一子還是在這個人間呼吸着，只是更顯得瘦了，生命好像繫在身上的一個重擔子樣，看看他就要拖不下去，留在他身上的只有一個衰弱的影子和一口氣。

長一守着這樣的孩子，也想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來，只是摸着自己的腦袋皺眉皺眼說道：

「一定是有什麼病，我看一定是有病！」

「我們都是星宿不好，」女人說。

「要是——」長一說，「咳！要是有什麼病，那裏有錢來醫？老子死得成：老子窮人們！」

他一面將孩子叉了起來，揚在空際，被他叉起來的孩子，輕得好像一個茅草紮成的人；到這時候，長一也有幻滅那一類的感覺了：

「怕不是有什麼病？輕得不到二十斤！」

當朋友偶然跑來玩的時候，他也只是抱了一子問道：

「你看：可是有病？」

可是所有的人都不出這孩子有什麼病。

過了幾天他把一子背到慈善醫院裏去花了十多個銅板掛了號，等了半天，輪到他的時候，他趕忙把一子牽了進去。那醫生敲了一下，聽了一聽，按了一下一子的肚皮，搖搖頭。

「可是有病，先生？」

「沒有病。」

那醫生很簡截地回了一句，準備去看第二個。

聽說沒有病，長一心裏很快活，他想：「咳，要沒有病就好。」可是他再一想，覺得不對；於是連忙跟在那醫生屁股後面，不得救不放手似地吊住他：

「先生，他不喫飯！」

「怎麼好好地他不喫飯！」

那醫生望也不望一眼向他吼了一句，像十分討厭這種嚕噓似地。

但是長一還是不走，過了一會，那醫生掉過頭來，擠了一下眉毛，從金絲框子的眼鏡片裏透視過來，向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像挽救適纔對這漢子太簡慢了似地補充道：

「弄好的把他喫，懂不懂？有陽光和空氣，調養得好一點，他會好的。要多喫滋養料：這是缺了滋養料的病！懂不懂？」

聽了這話，長一連忙點點頭，表示他懂。

## 左第七章 和肚皮鬥爭

肚裏餓了要喫飯，這是一個真理，不喫飯就可以省錢，這也是一個真理，長一爲了自己的理想，便走了後面的一條路，他用一種力量來屈服自己的肚皮。這真要算是一個偉大的鬥爭。

一子對於生活不起勁的那種態度，在長一生活的希望上，是一個最殘酷的打擊。他搬了指頭算起來：實現他原有計劃的時間一天天地縮短了，而實現那種希望的可能性，却一天天地減衰。他彷彿是一個熟練的駕駛者，駕了一個舊船駛到江心裏發現了一個破洞一般：雖然有再好本領，而終於摸不着邊岸。

在這樣壞的一個境况裏生活着，他老是在揪耳抓腮皺眉皺眼地，或者是摸摸自己的腦袋；那醫生的話，時常在他耳朵裏響，他相信那完全是對的：滋養料那東西會決定孩子的生命和他前途的成敗，命運的事在他看來是絕對不可靠。

在街市上一些商店門口，近來常常有長一的足跡，那些燦爛輝煌的門市部，那些亮晶晶的櫥窗裏，紅的，綠的，種種色色的廣告，用來宣傳，用來叫起人們的慾望與美感。這些，象徵派立體主義直綫式的廣告術，好像對於長一也有很大的作用似地：他每每給那些東西吸引住了，停在那裏鑒賞；特別是在那些食品罐頭店門口，他要停了下來；那些食品，疊連疊地浮在他的眼前，使他自然而然地

看得會高興起來。他心裏滿思着：那些東西如其是真能和廣告畫上那樣，真長着翅膀能夠飛一些到他家裏去，該是多好的事。或者就是沒有那厚厚的一層玻璃隔着也很好；沒有那一層隔着，他一定就要去伸一隻手摸它兩罐，紮在袴腰裏跑回去。他一想到這些東西能夠養好一子的光景，這些東西就在向他招手微笑。他徘徊着，想一些心事，已經不是一天了。有一次，他伸了手真想去試試那一塊玻璃的厚薄。可是他長一就缺乏這種經驗和本領，當他的手一觸到那冷冰冰的玻璃的時候，那黑漆的棍棒和烏亮的手槍，便一同溜進他腦子裏來了。立刻，他便要形色倉惶地離開他所站的場所。

「錢！錢！」

這樣的聲音不斷地在他耳畔響着；並且跟在他後面，好似一個錐子在刺他。於是他便在回家裏去的路上，蹣跚着沒精打彩的步子。

「要是我有錢！」他想；

但這個想法對於他一點幫助也沒有。

在自己休息的一些時間裏，他想盡了方法去找可以換錢的工作做，他也催促女人到外面去多尋幾個錢來回，可是有多大的效果呢？只是肚皮的容量變大了，精神和體力都累得有點喫不住，而孩子仍舊如像放在火爐跟前的黃蠟似地，慢慢地消融。

可是長一並不灰心：

許多辦法之中終於又被他想出最好的一個來了，那就是：他要倣一回減食運動。他對女人說：

「我們能夠簡省的就簡省些。我們的食量太大了！省下幾個錢來吧！我們喫得半飽就夠了。」

女人當然沒有反對的理由。

這個減食運動弄得長一非常之狼狽，肚皮裏老在「咕咕咕」地叫屈，好像在



反抗長一的這種辦法似地。不過長一對付的辦法也很多：當肚皮裏對他的減食運動有反抗的舉動，他便將袴帶勒得緊緊地，還要按上兩拳頭，以表示振作。這個方法很有效果：用這方法，可以克服恐慌的局面，得以渡過較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裏，他又可以去做一點換錢的工作。

用這個方法，他們也省下來很有幾個錢。挨到工廠裏發工資的那天，他好像酬願似地跑到食品店裏去搬了許多東西回來，擺在桌子上：

牛奶，餅乾，糖菓，魚肝油……

超過他一星期的工資。

長一對那擺在桌子上的東西，不自禁地微笑着。女人和孩子望望那些東西，也不自禁地微笑着。長一對那些食品鑒賞了一會，便走去拿了長個牛奶罐頭，就開始工作了：他找了一個斧頭和一個釘子，將罐頭打了兩個窟窿，倒了一些在碗裏，用開水一沖，就將一子拉過去開始滋補，但是牛奶剛灌進去，一子便淌起鼻

血來了：紅殷殷的血，從那豌豆大的鼻孔裏，不急不徐地流了出來，沾着那萎黃的面龐，往下面滴落。他滿以為一補就會將孩子補壯，所以補出病來了，的這個事，他從來沒有料到的呀！他有點發急了，而且夾着憤怒：難道那醫生欺了他麼？

「嗨？要是——」

他這樣說，像被人家搶去了一個什麼寶貴的東西一般。要是有個什麼醫生這當兒立在他的前面，他準會捱長一的揍。

用了種種人工的方法，一子的鼻血漸漸地停止了。長一只是悶沉沉地在那裏獸着，他有點茫然：他想到：『流鼻血，這是沒有料到的呀！』

夕陽沉落在黃昏裏，有無限衰落淒涼的暮意，象徵着人類生命最後的迴光；接着，恐怖得和死一般的夜的暗影，向人間襲來；長一正是被包圍在這樣的一個陰靜寂滅的境况裏。這時候，他望着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一子，一種不吉利的

思想，一種毀滅得無可挽救的預感，捉住了他，把他推到一種絕望盡頭的感情裏去。他很難過，忽然他將那粗大的拳頭敲在那歪歪斜斜的床架上，表示自己心內的不平。

他想：——他，一個身昂力健的漢子，賣盡了氣力，喫盡了苦頭，還要活活地看見自己的孩子養不大，這樣的事，是太沒有公道了！而長一，他就老是在追求這種公道的。到這時，他好像蒙了莫大的冤屈似地，感傷得在那裏號叫：

「嗨！我想不到！」

那從來不大講話的孩子向他望了一眼，像有什麼話要講似地，扯了幾口氣。可是長一點也沒有去注意那孩子，只顧很激昂地叫道：

「嗨！我造他八代的祖先的！」

一子將放在他膝頭上的手收回去了，嘴角微微地牽動了一下，隨即叫了一句「媽媽」。長一這纔注意到一子，他伸了那個粗硬得好似破皮鞋般的巴掌，去摸

摸那孩子的頭額。

『你要什麼呢？』長一說；『只要我有，只要我辦得到。』

那孩子很費勁地搖動了一下頭，表示他什麼都不要；只是慢吞吞地說道：

『媽媽……你說爸爸是窮人，……爸爸爲什麼是窮人呢？……有時候，這世界上，……有窮人住一個屋，……太陽跑不進，風也跑不進，雨也跑不進，住的屋，也有吧？……』

停了一會，他又慢吞吞地說道：

『媽媽……你說爸爸是工人。工人也有小寶寶，也是喫飽了飯上學去，……也有吧？要是那樣也能夠，媽媽……我一定不揀柴，不揀破布，……我要像一個學生樣，……我要買一個書包，……黃的書包，……把書和大餅都放在書包裏，……我也這樣，——往肩膀吊上下來，……媽媽……要有那樣的時候，……我們也住一個不破的屋……媽媽我們要幾時有？……』

一子繼續無力地問他們的話，張開那失神的眼睛，天真無邪的眼睛，望望他，望望女人。這樣的問話，就幾乎把長一弄得哭起來了；他也就和自己的孩子一樣，希望自己一家人常常喫得飽飽的，希望自己一家不要住在飄風透雨漏太陽的屋子裏，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夠穿了新衣服背了書包到學堂裏去，然而這樣的一些，幾時纔能夠實現呢？可不可以實現呢？這問題，他自己也是茫然的。如其是他不被生活折磨了這許多年，他也許還有回答這問題的自信，可是現在這種自信早就被現實的生活所磨損了，他正像喉管裏被什麼東西堵塞住了樣，悶悶沉沉地做不出聲來。

女的倒沒有顧慮到這些似地，連忙對孩子說：

「啊！那個時候是有的：只要寶寶的病快些好那就好了！我上街去做生活，爸爸上工廠去做工，我們將來有了錢還替你買書包，買糖菓，讓你背了黃書包上學去，你將來長大了，賺洋錢，賺元寶，就自己做新屋住，只要寶寶不害病就好

了！』

這些話，正是一家人的希望：孩子，女人，和長一，特別是長一，永遠在那裏盤算着，白天和黑夜。這種希望，是誘導他們向前摸索的路燈，可是今天長一聽了這話，好像這是在嘲笑他似地，他有點不開心。他不做聲，望望女人，望望一子。披了一件衣服走到外面去了。

如果長一就這樣灰了心，那就什麼都完了；可是他並不灰心，他披了一件衣服走到外面來在夜風裏吐了一口氣，心裏就平靜得多，他獨自想道：

『總是有什麼病纏住了，還是積多幾個錢把病弄好了再說；要想個法子纔好，難弄的就是錢！』

接着他又摸摸自己的肚皮。忽然浮上一個新的意識到他腦子裏來，他想到：

『一個人要是能夠又做工又不喫飯就好。』

## 左第八章 三段論法以外

『凡人都是要死的，一子是人，所以一子也是要死的。』三段論法早就

這樣規定了的，所以一子的死證明了形式邏輯是一種不可侮的真理。不

過本章的要目還是在說明幻滅的悲哀與希望成正比例。

長一的偉大就在他有一種特殊的『執着力』。他做人的精神，永遠是一貫的，他從不採用悲觀的態度；一直到現在，他還是繼續着那種勇往邁進，努力向前，絕不退却的毅力。現在裝在他腦子裏有一個唯一的信念：那怕孩子再衰弱些，他總要想辦法，他總不會沒有辦法。

世界上的事只要有錢就有辦法，這差不多是一個至死不變的真理，長一近來就捉住了這樣的一個真理，在這個真理底下，他和自己的女人，用人類最大的氣力掙扎着。

他們掙扎着，過着這樣的生活，已經不是一天。

某一天的夜間，女人從自己衣袋裏摸出一塊白布小包來，她解開外面纏的麻索，抖開布交給長一，那裏面是三隻光洋；長一接了過來，用另一隻手拍拍自己的腰帶，說道：

『我這裏是四塊半。』

隨即他伸了兩個指頭去掐了一會，立刻變把戲似地躺在他心裏的是六隻光洋，九隻雙角。

這七塊多錢，是他們許多時來節省與工作的成績。

房間裏的一切都是破舊的：舊的床架，破的衣被，舊的桌椅，破的碗罐，破裂開來的牆壁，破舊的燈罩，一切都發出破舊的氣息；他破短衫上的汗臭和女人陳舊的頭巾。在這個陳舊不堪的環境中，在那慘淡的燈光底下，只有躺在他掌心裏的六隻光洋九隻雙角，發出耀目的光輝，清新悅耳的聲響。



女人和長一，一共四隻眼睛都釘在那放光亮的洋錢上，似乎那上面幸運的袁世凱在向他們微笑。

爲了這樣的幾個錢，他們的肚皮裏忍住饑餓，他們的身體上負着疲勞，饑餓與疲勞，咬着他們的靈魂和肉體；然而那又有什麼要緊呢？這是爲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前途，他長一早就知道同命運奮鬥並不是一件輕快的事體，既然知道如此，那又有什麼不可忍受呢？

他將手裏摸得發熱的幾塊錢，考究它的成色似地翻了一會，又重行繫上自己的腰帶裏，他帶着有幾分舒暢的神情，對女人做了一個手勢，說道：

『再加起來就是一個整數；就是這些！』

接着他又伸出那破皮鞋底似的巴掌在一子頭上摸了一下說道：

『那總是有什麼病纏住了，過幾天再去看一個好一點的醫生，看一子到底要喫些什麼纔對勁。』

他向女人講過這話，但是女人翻到床裏邊去了，沒有做聲。夜是寂靜的，一切都是寂靜的，只有孩子輕微地呼吸着，好像在和這種呼吸掙扎似地。

第二天的下午，長一正在工廠煤房當鍋爐的旁邊，那熊熊的火光，在和長一的生命對抗，他流汗，喘息，火『呼隆』『呼隆』地燒得響；在這熊熊的火光裏，依舊有他的孩子在那裏長成；從那火光裏，他看見孩子長大了之後，一家人的生活變得和他天天所夢想的一個樣。他在微笑。

他照平時一樣的努力工作，不使自己疲勞，希望和工作中的氣力，結果成爲一種無盡藏的力量在那裏活動。

『嗨呀，火裏！』

長一張開鮎魚一般的口，喊得非常響亮，兩隻臂膀十分賣力地剷他前面的那一堆煤，往火裏送。

這時候長一的女人，也照老例提了籃子，出去趕生活了，留在破舊屋子裏的

就只有一子一個。

當太陽斜掛到西邊去的時候，從西面飄來團團的兩朵黑雲，移到中天，雨滴便由那雲朵上落了下來；這一陣雨使她坐在屋簷脚下，把這一天的工作略略延遲了一些。

雨陣子被那團雲朵帶來，又帶走了，太陽斜射過來，天色晴朗；她順着原來的路；回到自己家裏來，剛一進門她便叫：

「一子！」

「寶寶！」

她聽不見一子的呻喚了。

「寶寶！」

「一子！一子！」

她連叫了好幾聲，可是沒有回響；她趕緊丟下自己的籃子，急急忙忙地跑到

床面前去，摸摸一子的前額，按按一子的心口。

『寶寶，寶……寶！寶寶呀！』

她瘋狂了似地喊着。

一子被她喊醒了，慢慢地將那閉着的眼睛皮揭開了一點，露着一條縫，好像睡着了被人撥開來似地，一個不動的黑眼珠，浮在白眼球裏；立刻，又耐不住疲倦一般閉上，不再動了。她馬上明白了這一回事；伏在一子的身上，用那尖銳的聲音，母狼一樣地，嗥破了斜陽殘照裏這工人區裏特有的寂靜。

長一正在努力工作：流汗，喘息。搖動的火光，將他的影子模糊地畫在牆壁上，他克制着自己的疲勞，彷彿有一種無盡藏的力量在那裏支使他活動，他看見很多的希望，他看見了一子。

『嗨呀，火裏！』

他張開鮎魚一般的口，喊得非常響亮；兩隻臂膀格外賣力地剷他前面的那一

堆煤，往火裏送。

天空，從西邊射過來的夕照，在雲層裏，正像火一般地燃燒着。

換班的時候到了：長一還是照平時一樣用腰帶和頭和腦地擦了一把汗，穿上衣服，從人堆裏走出來；好像一匹卸了轆頭的牛樣，感到全身輕快。他在路上看街市裏的一切，做夢似地移動着自己的身體。這時候，藏在他長一心底的一種情緒，是怎樣的一種形態呢？是疲倦或者是興奮？他對於生活，並不像老通樣完全只有憎惡的感情，在他身上所有的，正和一個高貴的，或者更高貴的，如像坐在汽車裏摸着明星的屁股的那種靈魂沒有兩樣：他有希望，他有猜疑和顧慮，有憎和愛，混合着藏在他心底的這一些感情，偶一觸動就浮上來或者潛伏下去。

他口裏隨意哼着，信步走到靠近了自己的家，突然，有一種聲音打破了他那種思緒的常態。——

又有人在哭了。

「咳，又是——」

長一口裏咕嚕着，他聽到有人在哭了，覺得自己時代裏的堂客們真能把哭當生活的時候，他有點不耐煩去聽的意味了。

可是當他再走近了一些，他確定了這是自己的老婆在哭，心裏便不能自主地發慌。幾個大步搶進自己的屋子裏去，正哭得起勁的女人，前伏後仰地把兩手拍在床上。

「寶寶怎麼？過了！」

他說了這一句，還不相信自己這一句話是對的樣，再走攏去一望：那直挺挺躺在床上的正是一子。

正同一個碰炸彈從五里距離的高空裏落在他的頭上一樣，是沒有一點挽救的方法可想。他哭了：他的氣力，他的勞作，他的血汗和希望，都在這一瞬間裏化灰了。整個世紀裏的悲愁，這時刻，是壓在長一個人身上一般，他只有號叫：

「一子，呵呵呵！可憐你這窮人的兒，我養你——我還算一個人：一直就拖到現在！」

他狂號着，像一個落在阱陷裏受了傷的老虎。

『養你不活，早就應該死，——我早就猜得出的：那有什麼病，早點，……早些死還少受些苦，一直就拖！』

滿身血管緊張得快要爆裂，要向誰報復似地，緊握着粗大的拳頭，向空中猛力揮擊，然而這力量，沒有收到一絲回響。

夕陽的餘輝像血一樣燃燒在天際，落在晚空裏的那女人的哭聲，顯得分外的悽哀。

他呆呆地站在女人和孩子的中間，仔細審視這死去的孩子的顏面。……這是一個惡夢樣的呀！

## 第九章 一種人的天性

不守本分的人，據說大都是天才和叛逆，如果也用這話來解釋長一，那就錯了，他的行爲，那分明只能說明那是勞動者的一種天性。

長一的故事快要完了，因爲一子死了的緣故。

一子死，留給長一的是一個不可磨滅的痛苦。

有的時候，他也這樣想過：那是在一個很短的瞬間裏，在那一刻，他的腦子裏會浮上許許多多的記憶，他依次追尋綫索地將這些記憶排列起來；一些生活上的事實，在告訴他，工人們並不是有什麼例外的：他所見到的一些孩子們，誰都是在抄襲着前一代人的命運，或者就是給死亡帶走了。

人們都是這樣的：當事到臨頭的時候，就會作退一步的想法，長一也是如此；不過他退一步想了之後也還是沒有絲毫用處：像這樣一種想法，能給他多少



安慰呢？他的痛苦依舊是不可磨滅的呀：擺在心上這個事情是太大了！何況長一早就感到一種冤屈，世界是那樣那樣的大，而長一所要得到的却是這般微末；然而他終竟連這微末的也得不到手，命運對於他不算是十分無理和殘酷麼？他實在不能夠用退一步作想的方法排遣他只有忍受。

在家裏，什麼都和以前兩樣：一子雖然死了，可是桌子上還放着他花掉一星期以上的工錢所買來的東西：牛奶，魚肝油，餅乾罐，屋子……空着的那角落裏，全是一子的東西：皮老虎，假書包，香烟盒子，和幾隻積滿了塵垢的破鞋。什麼都和以前兩樣！女人，好像要用哭來了結這一世般，沒有去洗衣服，也不出去趕生活，老是坐在那裏將哭腫了的一對眼睛，埋在那雙肥禿的手掌裏；即使在做點什麼事，淚珠也要一粒粒地沿着鼻溝往下流。在這種境况裏，若是他不咬了牙巴骨在那裏忍住，他也得哭幾聲；不過長一也看清楚了這一點：老是哭會哭得一個什麼出來呢？而且一個人如果不打算立刻就死的時候，就得硬着頸項去做自

己的事。

對於女人的這種不休不止的哭，他很想用什麼方法去阻止她，他覺得像這樣下去有些不好：這樣哭下去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常常用一種極緩和的態度來勸阻她，好像在這種態度之中。還蓄着對於過去待她太粗暴的追悔樣。可是受他勸慰的女人，反而更加感傷得哭起來了。每在他勸阻無效的時候，他也並不加苛責，僅是說一句：

『咳！女人家！』

或者是一句：

『咳！堂客們真無辦法！』

於是他披上衣服便到工廠裏去了。

然而工廠裏的味道也並不見得比家裏的味道好，或者還要壞些：脚一踏進工作室裏，那一堆濕煤教他一看見就感到頭腦發火，牆壁也扳起威脅的面孔聳立

着，鋼板，螺旋釘，鐵鍬，通條，煤筐，竹槓，……一切熟識的東西，都變得生疎而冷酷了。他勉強扯下自己的上衣，掛在牆壁上，唾了一包口水在手心裏，搓了一把，抓住那鐵鍬，一聲不響地工作，再也看不見長一張開鮎魚般的口，再也聽不見『嗨呀火裏』的那種響亮的呼聲了。可是爐裏的火還是『呼隆呼隆』地燒着，把長一活動的影子畫在牆壁上；從那熊熊的火光裏，他再也看不見一子長大了變成又一種人，很有威嚴地坐在寫字台前了。他的眼睛，只看見那裏面燃燒着血，燃燒着憤怒的火。但是他還得工作，他悶沉沉地剷那一堆煤，袒着胸，躬着背，頭上和身上的汗，便從毛孔裏滲出來，連成點，結成珠，往下面滴。他焦燥地將流在面孔上的汗，一把一把地撒在地上。

『造他八代的祖先的！』

他罵。心裏塞滿了一種莫可名狀的憤怒。

坐在他跟前的老通，老是那麼樣地拿了一個水烟袋抽抽絲烟，禿了頂的頭，

呆板板的眼睛，綳綳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那額上和面上，刻着許多的皺紋，這是說明一個奴隸辛苦地掙扎了大半生的記號。一個勞動者，到了他這樣：上了四十多歲的年紀，前面期待着他的，除了疾病和死亡之外，再沒有更好的什麼。

「我說」，老通忽然對長一說。「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們就讓黃豆大的汗往底下吊！——你家的一子死了麼？」

長一向老通瞪了一眼突然叫道：

「我還算一個人啦！他八代的祖先的！——我做了什麼？一子不就那樣，後來拖得！」

長一敘述着一子病了的情形：他說他們是如何的努力而挽回不了這種厄運，他說他們如果有錢的時候，這孩子的病是會慢慢地好起來的。他又敘述着一子死的情形：他說一子死了攤在床上的時候只剩幾根骨頭，他們看見這景象心境是如何的悲切。他說一子一死他們對於生活的趣味和希望完全破滅了。長一好像抱

了冤屈似地敘述着，彷彿這種敘述，可以減少他的悲苦。或是老通能來救解他一般。他講得十分悲憤的時候，就硬着頸頰大聲地說道：

『我的意思，我說：我也算一個人啦！他八代的祖先的！』

通過了長一的感情，這種敘述，有十分的沉痛和激昂的意味，可是聽了這一番話的老通，像聽了一個極平凡的故事樣，毫不動情；老通自己的命運，較之長一就有十倍的糟糕：一共養了七個兒子的他，到現在就只剩下他一個孤人了，他告訴長一，說他有的孩子長到十六歲死去了，十六歲，即是可以將氣力換錢的時候，可是他還是死了。到現在連一個老婆也離開了他死了。

講過自己遭遇的老通，也不去看長一眼，還是那模樣一個沒有表情的臉。

『我們就這樣！咳，我們！他八代的祖先的！我做了什麼！』

他在老通面前叫着，發了狂似地，將那一根鐵通條使勁地往煤堆裏插，好像他長一有一個仇人就躲在那個煤堆裏。

「他八代的祖先的！」最後，他又這麼地喊了一句。

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在旁人面前叫什麼不平了；他知道這些人的遭遇都是相差有限的，和自己比較起來，有的也許更壞。

以前，長一的生活是打女人，賭錢，望一子長大，努力做工。現在這些都不是的，他只是沉默，憂鬱，和憤怒。要是有什麼朋友提到以前的話，他老是避了過去，不談那些，近來長一的態度變得有點和老通相像了。周圍的人們都說這是爲了一子的死，爲了希望的燬滅。這實際上，長一除了這種痛苦而外，在他的內心裏還蘊藏着一種不願告人的隱恨：過去他那種欺騙朋友憎恨朋友的態度，他偶然回憶起來，連自己都覺得可鄙；這樣的感情常常處罰長一。當他偶然在路上撞見王得和別的朋友，他們互相打一個招呼過去了，這時候，長一就要感到自己丟棄自己的一種孤獨。那是叫人難受的一種味道。他屢次想在他們面前懲治自己一番，以表示自己對自己的憎惡。可是他沒有這樣做的機會：朋友們大都在同情他

那不幸的遭遇，在這種同情底下生活着的長一，只是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不光明。死了孩子的那種強烈的痛苦是過去了的，而且那可以歸之於命運，只有這種痛苦，對於他這樣的漢子，是更爲切實而不能忍受，在這樣的情形中，他只有沉默，憂鬱，和不可名狀的憤恨。

一天又一天地過去，躺在屋角裏一子的那些東西早已掃出去了，女人哭腫了的眼睛，也復了原，橫在門前的糞船依舊臭着，煤屑堆裏的孩子們，還是在那裏鑽洞，只有他那板刷似的臉孔顯得蒼老了一些。

看起來長一確是顯得衰老了！

然而天下事就叫人很難逆料：

有一天，那又是勞働節的那天，各個馬路上都聚散着許多黧黑的面孔；一會，大家活動了，人之潮，洶湧着；漸漸地匯成一個巨大的洪流，在寬平如常的柏油路上向前滾動。那裏面，有一個板刷似地的臉孔，閃着固執得鋼樣的青光，

那正是長一；他眼睛睜得大大的，遙矚前方，眼睛裏燃燒着熱情和希望的火。他撇開自己的女人跑在行列的前一段，將那破皮鞋底似的巴掌捏成拳頭。

立刻這裏面一堆聲音暴發了轟雷一般：憤怒的，狂暴的，熱情的，希望的，匯成一種聲音的巨流，在空間裏震蕩。長一也揚揚臂膀高叫着：

「五月呵！」

「我們要麵包。」

「孩子是餓死了的吓！」

他後面好像隱藏着一種力量在那裏推動。

長一現在彷彿也知道：雖然黑夜是那樣綿密地緊接着，可是呼喊着光明的聲音終於是在漸漸接近破曉的呀！他在這時代裏並不能算一個了不起的英雄好漢，可是經驗在教訓他，他的現在絕對不錯，他應如此！否則他就應該去到一子小墳的旁邊，給自己和老婆挖兩個坑。



此  
页  
空  
白

# 出 獄

何家槐

—

他回到已經離開十多年的故鄉來了。

那是一個寒冷的下午，雪大朵的大朵的飄着，飄着，在那砭人肌骨的寒風中，響着枯枝摧折的聲音。

他的妻，那把工作困苦自己的婦人，也給寒冷拘禁在家裏。她呆坐在門前，簡直想不出事來做，心怪紛亂的。她感到無聊，一個有悲哀身世的人，最怕有閒暇，同幸福者從閒暇中能夠得到快活的情形完全不同。因爲一有空，就有時間允許她追想過去，這回憶是她最難受的事。

天已經昏黑，屋裏的黑影漸漸濃厚，彷彿凝結成一面疏密相間的夜網。

她走到窗前，把窗門打開，想放進一點外邊的光線。

就在這時她瞥見一個黑影，在田間的小路上慢慢移動，愈近愈大，她呆住了，因為那黑影向着她的家裏走，而且她辨別出那是男子。

誰在這種壞天氣，冒着這樣猛烈的風雪，上她的家裏來呢？

她奇怪。

那影子漸漸移近的時候，她更驚奇的立刻認出是金生，是自己的丈夫。她不敢相信，怕是看錯了，但擦一擦眼睛，再擦一擦眼睛，面前站着的分明是他。

他走上石塔，光着頭，沒有帶傘子，頭髮上掛着水珠，耳朵上掛着水珠，肩膀上却堆着一層很厚的白雪。

她能再懷疑嗎？

趕上去，連跳帶奔的，捏住他那凍紅了的發抖的手。

「金生！」

「……」

苦笑着，沒有回答。

他眼裏射出黯淡的光芒，又遲鈍，又可怕。他的雙頰深深地陷了進去，口唇沒有一點兒血色，連一向是肥滿廣闊的前額，也像給誰重槌了一頓，變成了扁平的一個。瞧他那憔悴消瘦的樣子，她想哭；但一想到十多年的分離，竟已成過去，而且他居然平安地回來，她又不自禁地微笑了。

「怎麼你連傘子也不帶？」

她小心撲去肩膀上的積雪，溫存地問。

「什麼也沒有了，空雙手進去，也空雙手出來！」

抹一抹鼻涕，他咳着嗽。

拉他進了小房子，關了門，留猛烈的風雪在窗外喧嘩。一坐下，她就措一措

淚水，揩一揩紅眼說：

「夢想不到你今天回來！」

「滿期了。」

他掀動那沒有血色的嘴唇，怪費力，怪陰慘的回答。

「滿期了？照算不是還該再坐一個月，才滿十五年嗎？」

「當然是照算的，一天沒得便宜，你記錯了。」

「我每天計算着的，我原料你要到九月才能出來，現在還是八月初頭呢。」

「不，並不缺少它一天！」

「……………」

她又揩去掛在臉上的淚水，很愉快地笑了。但難受的沈默，隨即在他們之間開始，那情形是很奇怪的。他們想不出話，要說的實在太多了，簡直理不出一個頭緒。她因為怕他肚餓，急急上廚房去生火燒點心，以致竟疏忽了他那濕透了的

鞋襪，濕透了的衣服。他自己呢，也似乎忘了所以的樣子，不覺得濕，不覺得冷，也不想問問這十五年中家庭的變化，鄉村的變化；以及妻自己的生活。他沈默地靠牆坐着，用一種懷疑的，漠然的眼光，向四周探視；黑黯，陰森，齷齪，寒酸，他覺得這間屋還是十五年前一樣，只不過更老更可怕了。他望到掛在牆上的那枝獵槍，那曾經跟他度過少年生活的獵具，感到一種朦朧的快活。他非常親熱的走去把它取下，扳一扳機柄，想扳動它，可是這管槍也跟他自己一樣的老朽，不中用，因為它已經鏽了。

廚下妻在燒着火，火焰透過破爛的板牆，照耀得亮亮的。

## 二

村莊的人：他往年的朋友，親戚，甚至從未見過他只聽長輩說起他故事的孩子，不絕地往小屋裏走去。

「金生變成怎樣了？」

每個人都這樣想，這樣推測。他留給他們的記憶，是個身材魁梧，圓而黑的眼睛射出光亮，叫人見了快活高興的漢子。除此以外，他的被捕在他們心上刻下一個更深的，更難忘的印象。那也是一個寒冷的下午，他們看他在雪地上跟來攫取他的自由的人掙扎，像隻狼似的暴吼。他給警察毒打了一頓，鼻子流着血，結果還是給帶進縣去。他犯的什麼罪，全村人至今也是很少明白的，他們只曉得從此這可憐的金生，就在那陰司般的監獄裏，活生生的困守着歲月。

來探視他的，彷彿全感着一種不能自制的愉快，在屋裏擁進擁出，擠來擠去。這鄉村原是平安的，單調的，成年累月沒有一點兒變化。金生被捕的那件事，那件事發生時的恐慌，以及發生後的猜疑，的確曾給這個小村極大的刺激。住在這兒的男女，全不愛出門，就是男人中一生沒有到過縣城的也是很多。因此村前大道上偶爾有騎馬挑舖蓋的經過，或者有個退伍兵銷差回來，也彷彿能使全

村人興奮。現在金生——坐監已經十五年的金生，又居然回家來了，這消息自然更能激動他們，使他們感到新奇。

他們不斷地問他，叫他名字，小孩子們張着天真的眼睛，彷彿看賽會時的神像一樣，烏溜溜的儘瞧住他，從頭一直端詳到鞋襪。有幾個人更要起勁，時常跳上去，拍着他那瘦而狹窄的肩膀說：

『金生，脫了惡運了！』

『以後是永遠快活的日子！』

他們全這般爲他祝福，接着又用同一的口吻，安慰他的妻：

『你等待着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以後一定幸福的。』

『謝謝你們，』她笑着回答：『想不到真有這麼一天，我以爲總是一個人活下去了。』

如果笑是真快活的表示，那末她的快活是真的，她從沒有這樣開心。她彷彿



年青了許多，臉上微泛着紅暈，眯着眼睛看人，用洪亮的清麗的聲音說話。她十九歲就嫁把金生，那時真是全村最出色，最標緻的一朵花，溫柔而且美麗。可是三年後，金生一被捕，不斷的災難和不幸就把她毀了。但今天如果還有人以為那座小屋裏仍然住着一個可憐的，不幸的婦人，那他直是瞎了眼。

一整晚，那座小屋裏洋溢着笑聲，那笑聲，在這冷清的，靜僻的鄉裏，是只有結婚過節的時候才能聽到的。這樣一點小房子，却聚集着這麼許多人，難怪要鬧嘈嘈的不得開交了。

他們沿壁坐在長檯上，爭着問長問短。只有一位老先生，還不脫紳士們的脾氣，側着頭，手籠在袖子裏面，除了吹烟跟咳嗽，從他嘴裏簡直聽不到一點聲音。他不發一言，不時在膝蓋上用手拍着，注意金生的表情。他覺得大家爭着說話的時候，他用不到開口，輕開口反而有失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尊嚴。而且在這當兒多問金生獄中的生活，多叫他傷心，也是萬分不應該的。

爲了報答他們的好意，他的妻想留他們吃飯，再跟金生談談天，她在這幾年  
中幫人打穀，磨麥，洗衣服積蓄起來的一筆錢，就是在這個晚上花光，她也是十  
分情願的。可是他們拒絕了，全不願留在這兒多打擾他們，多浪費他們。

『你們早一點睡罷！』

『再做一回新夫婦！』

『明兒再談，金生！』

他們像鬧房鬧完了似的走了，於是這間小屋裏，又只剩下他們兩個。

她點亮了油燈，怕不夠明亮，再加上兩枝洋燭，把它們熊熊的燒着，燭芯像  
花朵似的吐出火焰。於是一頓豐美的晚餐開始了，他們圍着一張桌子坐下，像新  
婚似的。她替他盛飯，端端正正的送到他手上，青春又回到她的身上了。

多少年沒有一同吃飯了哩！

桌上有風肉，有蒲菜，有雞，有蛋，算是一頓從未有過的晚餐。她自己很少

吃東西，一雙眼老是溜在他的身上，彷彿看不厭，有時她還故意用臂膀觸一觸他的臂膀，用手指敲一敲他的手指，用腳踢一踢他的腳。她替他斟酒，夾菜，生怕菜太熱，她像餵小孩子一樣，先用口吹涼，再慢慢的，輕輕的送上他的嘴巴，吩咐他細嚼，看他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她就樂，否則她就不高興。看她那種熱情的樣子，人家簡直要當她在款待一個新愛，或者了不起的一個貴客。

『這是風肉，你不是很愛吃嗎？』

『是的。』

『那末儘量吃，趕快吃，你瘦得不成樣子，回家來也得養養……怎麼你又呆住？……快吃，……快吃，不然菜就要冷了。……』

『不要性急，我已經差不多了。』

是無力的，憂鬱的回答。他不笑，不問就不開口，臉上也沒有一點快活的表示。他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裏，眼睛彷彿連瞬也不瞬一下。有時他也動一動筷子，

擦一擦嘴巴，但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動作了。這沈默，這古怪的冷淡，使她感覺到萬分難受，她這瘋狂似的熱情，她這溫柔極點的撫慰，難道竟引不起他的一點興趣？

她覺得有點氣沮，但並不懊惱，還是很熱心服侍着他。看他已吃完一碗，她連忙把自己的飯碗放下，替他盛了第二碗。

他却搖搖頭。

「吃不下。」

聲音是低而啞的。

「怎樣你只吃一碗？在牢裏，你也這樣節省嗎？」

想起他以前一頓要吃三四碗飯，還要時常嚷肚餓的情形，她奇怪而且心痛。

「不，在牢裏每餐半斤。糙米飯，却是完全吃了的。」

「回到家裏，反而減少了？」

她愈覺不解。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

他又搖搖頭，愚蠢地瞧着自己的妻，這變態使她禁不住想：

「他簡直變成傻子了。」

### 三

晚餐不歡地結束。

本來點在飯桌上的那盞油燈，這時移到靠床的一張櫈子上，那櫈子已積滿了灰塵，一面她賠嫁來的大鏡子，因為久不用它，也已失了它的反光作用，只在黑暗中模糊的發亮。

「回到家裏，照例該快活一些！」

她又鼓起熱情，坐在他身邊，想要他笑；但這十五年的獄中生活，不但把金

生的身體弄壞，就是歡笑這件事，也彷彿叫他忘了。

「你有點不快，不是？」

「不！」

「在牢裏，你常常想到我嗎？」

她又想起來問。

「想到你？如果常常想到你，那也活不到這十五年了。」他回答：「就是想  
到你，又有什麼用處？」

「那末你絕對不想起我嗎？」

她追問。

他的眼光在他驚疑的臉上呆住了。

「初進去的幾個月，自然一到晚上就不能安睡，全夜做惡夢，夢見跟你在  
道，我以爲自己會在瘋狂的思念中死去；但後來却安定了，習慣了，日繼夜，夜

繼日的只是睡覺，睡覺……。」

她邊聽他說，邊給他沖好一碗濃茶，再到水缸裏舀了一臉盆水，把一塊用得脫線了的面巾當作抹布，把桌子櫥子鏡子統統都抹了一個乾淨，又把枕頭被舖好，好好地整理一下。

多少年沒有一同睡覺了哩！

「照照鏡子吧。」

她把那面擦亮了的鏡子遞給他。

「不用。」

搖搖頭。

「你頭髮太長了。」

「唔！」

怪冷淡的。

『你的鬍子也太長了，明兒去剪一剪髮，修一修面，那會年輕一些的。』

『唔！』

這聲音來得更冷淡，更陰沉，彷彿在夢中回答一樣。以後再問他，簡直連唔也不唔一聲了，他只是搖頭，搖頭，連連的搖頭。

她頹喪地看着他，全身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感到幻滅的悲哀。那樣生龍活虎似的一個漢子，竟已變成了這樣老朽，這樣遲鈍。他以前愛說，愛笑，愛做活，誰見了都愛，誰見了都稱讚的。可是現在呢？現在呢？……………

#### 四

以後的日子，她快樂嗎？一般的說法，都以爲她等待着的日子到來了。她等待着的人在她面前了。但她是不是同人家想像一樣的幸福呢？這個回家來了的金生，是不是還是十五年前那個強壯活潑的漢子呢？……………



他回家以後，簡直不能做什麼，也不想做什麼。他甚至無力走路，兩隻腳好像依然鎖着鐵鍊，只能慢慢地移動。他怕風，怕雨，怕太陽，怕見人面，連到市上去買點東西也懶得出門。每天他毫無聲音的躺在床上，似乎害了瘋癱症，就是大六月裏也擁着棉被，清早望着太陽從東邊上升，深夜望着月亮打西邊隱沒，眼睜睜的讓着日子一天天過去。

每到吃飯的時候，妻就喊：

「起來，吃飯！」

於是他起來，不洗臉就去吃飯，食量和健康人一樣。吃完飯，把飯碗很方便的去往灶上一放，連嘴巴也不措一下，又馬上鑽進被窩裏去了。

這是一種豬羶的生活。他已是一個完全沒有靈魂的軀殼了，不知道苦，也不知道樂，只是昏天黑地的，麻麻木木的過着日子。妻整日夜在外面幫人做活，賺幾個錢來買米買菜，讓他舒舒服服的，平平安安的睡在床上，這羞恥他也毫不感

覺到。

長頭髮，長鬍子，發青的臉孔。……………

『金生的確已經心死了。』

這悲傷的感覺，在她心上二天天的滋長起來。

此  
页  
空  
白

# 戰 後

沙 汀

戰爭一停，生活的紡錘又開始動作起來了。

在赤蛇一般蜿蜒着的大道上，難民們吃着塵土，吊着餓尖了的下巴，望着那佈滿了靈魂的鬚根的故鄉進發。

這幾乎成了習慣了。一有戰爭的謠言，他們便直瞪了眼，望望天空，望望神龕，牛欄和田地，想不出主意來。直到槍彈射穿了屋頂或門板，這纔張惶着連跌帶爬地逃命。於是，蹲在一樣充滿了不安的異地，在空場上翹覺，在階沿上翹覺，拏小孩子坐在街邊，擺張白紙單兒，直着嗓子沿街叫餓。然而，硫磺烟還沒消散乾淨，他們却又趕着回去，從事生活的補綴了。

他們急急忙忙地走着，面目陰晦，而且可怕，彷彿奔喪的一般。

他們從沒有想到飲食和休息，只想望着早一刻到家，坐在坐慣的門檻上，鬆口氣，再從新握上被自己的手磨光了的鋤把，挖土，澆地。然而，他們却總怕提起那被戰爭的腳踐踏過的莊稼和小屋。

一想起莊稼，一種集中在走路上的意志就分散了。心好像被牛蹄子打着的青蛙似的，別別地跳，腳姆指時時碰着石子和土塊。

獨眼龍的老祖父，身體瘦小，性格却像大炮。他一脚踢開一塊絆着腳的石子，啞聲的嘶道：

『準爛掉的！準爛掉了！』

人們都清楚他是指的收成。

先前呢，在這樣的時候，稻草和豆桿已經束好，晒在場壩上，人是連麥子都種在土裏了。現在秋收却還睡在田裏，麥種是被關在大利剝削者底倉庫當中——這便是農人當災的預兆；他們只有或者熬過面前奔來的皮鞭和饑餓，或者死掉

了。

曠野無限地展開着。在牠上面，是垂死的村舍，光濯濯的土丘，黃沙，十一月的風。

老頭子還在嘮叨着。

「準是，不會錯的！……」

他的聲音暴躁，而且沉鬱，展開去，好像野火一樣，把每個人深藏着的不安的荒草都燎燃了。故鄉已不像憧憬中的福地，變成黑暗，破碎，一望無涯的荒涼。

有嬰兒哭起來了。那做父親的，特別暴厲地吼道：

「給他塞住呀！賤貨！」

「要有呀！沒有奶哪！」

「您塞住呀！叫您塞住呀！」

等到母親底奶子被吸痛，嬰兒也再沒有氣力哭了。

『怎麼是個了結啊！』

十一月的風吹打着樹林，土丘，骯髒的鼻子和頸脖，和牠所碰着的一切。人們的頭髮在狂風裏捲蕩着，如枯焦的蘆草一般，飄搖不定。然而，風都是有定向的。時代——是風。

有人嘮叨着，往一叢檜樹林邊息氣去了，

『老實……充軍麼？』

饑餓，疲憊，心情把握不定，路——無窮無盡的。

『怎樣？又不是趕酒席啊！』

人們面面相覷。摸一摸腿節骨，瞭望了一回路的盡頭，嘆着氣，散到大路邊，田坎上，樹林裏去了。

老祖父爲了證實自己恐怖的預想，一聲不響地望遠處一片還沒收盡的豆田走

去。他懷着一種擔心，很生氣地拔起幾窩豆草，用他的獨眼瞅着，用手摸着草根，隨後，腰肢盡量一伸，熱辣辣地叫道：

『看！我是說呀！全爛掉了！』

人們並不看他那舞弄着的手，手裏握住的確信。反而垂了頭，想起那曾經經過的雨，暗夜，露宿和饑餓。一瞬眼，他們都又在冬慌，地主的大斗和皮鞭，將來的或生或死織成的恐怖中驚叫起來了。

『天呀！拿命來給麼?!』

『早知道，早知道。』

有着牛筋一樣的情性的榮老爹也嘆氣了。

『多糟糕啊！』

他拋去嘴裏噙着的枯草，掠了一下手，用他那多話的嘴，懶懶地說道：

『真糟糕！依我呢，我們大家，通通一起，請主子們來看。要麼，田裏有甚



麼給甚麼。遲幾日，一到家就請。遲了呢，又會有話說的。他們總不會少話說。是的，他們的嘴巴子都翻得很快。前年子，那個時節，小的一個才從他娘肚裏落下來，……」

談話一溜了韁，衆人又開始嘈吼了。

「是的！田裏是甚麼給甚麼！」

「您自己喝風麼？！死人！」

老爹望着自己的兒子罵道：

「狗子！沒點出息！喝風就喝風！」

青年人都是天不愁地不愁的。他們躺在草地上，帶着正經樣子，咕咕着他們的耳朵在流亡中所揪住的謠言，新聞，撩人的故事。

那個被村人叫做「我的兒子」的孤兒，抱着掣開的膝頭，在講着有些地方，人們是怎樣對付地主和收成。那是和他們自己完全不同的。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在結尾添說道：

『那個狗扯白！』

有人掙起身子，攔着頭上的枯草，叫道：

『這年頭，甚麼沒有呀！時候一到，就由不得你了。』

他又慢慢蹲下去，兩手捧着後腦，望着平野的邊際，斷斷續續地說：

『人都是人做出來的……人都是人做出來的……』

那眼睛，已經不是平常農家式的眼睛了。裏邊閃爍着時代的苦，和時代的焦灼。平野的邊際是昏蒙，迷離，黃沙層障着，人看不清那裏發生了甚麼，發生着甚麼，將發生甚麼。少年人的臉上，都被希望之火燎紅了。

一隻烏鴉噉咬着，從昏濁的空間滑過，告訴人黃昏時近了。榮老爹咕咕道：

『怎樣？居心在這裏養老麼？』

大家長長地噓口氣，兩手撐在腰邊，因息氣而反轉麻木了的腳站起來了。

一個老太婆，柱着樹枝，顫搖搖地掙起身子，茫然問道：

「又走麼？」

沒有人回答。他們走得很不起勁。那在前面引導他們的，已不是故鄉——是地獄。

在無際的曠野上，人直像荒春裏垂死的餓狼。在無際的曠野上，是空洞，死寂，只有遠處一掠就沒有了的炊煙，急促的呼吸，沙沙的脚步聲在說明着人類的存在。然而，一想到這，靈魂立刻就枯焦了……

黑夜奔來了。爲了趕路，或者，乃是爲了怕嚇，丈夫們開始咒罵着妻子和小孩。

遲

「您跨大步點呀！」

「唏！像踢的高蹺喇！」

暮

落後的人在背後吆喝，發氣。遠處有狗子的嗥叫。土匪們在鄰近的村落裏放

着槍。

『是做生意的。』

當他們在一座破廳子裏歇下來的時候，槍聲更密了，然而，他們毫不關心，正如他們不管那些落後的人一樣。他們拚命地爭着能夠擋風的地位，爲一個角落兒吵嘴，各人占定地位，打過交道，叫自己的孩子和婦人躺上，就到田地裏去找可吃的東西。然後，支起野灶，劈碎神龕的裝板，淌着眼淚吹火，正正經經地吃飯了。

『你看，別人這麥苗呀！』

火逐漸息滅，只有半邊鬍子的神像在黑暗中隱藏了。人們抖縮着，抱了疲倦的盤石，墮進睡眠的海裏去了。然而，在睡眠裏也是不安的。他們老是瞟見放在鼻子下面的豆田和村舍，而豫感而淒慘。

和黎明一道，老祖父獨個兒先醒了。

『沒說的！準爛掉了！』

老人們在翻着身，呻吟。青年好漢子的鼾聲還在增高着。十一月的黎明是青色的。屋子裏是昏濁，潮濕，發放着陳腐的泥土氣和木材氣。

『看把腦袋睡扁啊！』

咳痰，吵嘴，嬰兒哭啼。接着，起程了。

一到息氣，就又提起莊稼的事，打胸口，喊天。在夜裏，則照例爲良好的地位而爭嚷。眼睛一開，便又帶着瞌睡走路了。若是下雨，他們也並不停歇下來，水田裏的稻樁似的，凍紅着鼻子前進，向着風，向着雨，向着故鄉。

然而，他們的脚桿和他們的心一樣，是頑強的。路愈走愈短，望面前爬來的一切也愈來愈面熟了。廟宇，架在小溪上的木橋，一株古怪的老槐，都顯出一種親切的神情。只有那被大炮弹掘開的洞窟，那燒毀了的村舍，這些大地上的癩疥，是生疎，而且醜惡。

望着這些荒涼破爛的醜像，人們的心是更加萎縮了。

「唧，唧，天呀！」

「天呀！還不知道家裏怎樣啊！」

在一條乾涸了的溝道當中，一匹有狼的毛色的死狗蜷伏着。牠底嘴筒子緊接着尾巴，好像老是咬不着屁股上的蚤子一般。溝岸上，幾堆驢糞，一個破車輪子。

「連畜牲都遭災啊！」

很久閉緊着嘴的老祖父，驀地跳起來，跳轉過身，威嚇似的吼道：

「是的，遭災！取出您眼睛瞧瞧呀！」

他揮着手，撩着破衣服，面目凶暴而又可憐，彷彿他要打人，或者在向人繞行訴苦。

「不錯！好日子就要來了！」

人們揚一揚眼睛，低下頭，沉默下去了。

只有榮老爹不知疲倦的舌頭還喃喃着：

『房子在，就好了。眼見才是實。前年，不也是慮着燒完了麼？回去一看，連我一付新車輪都還在。那還是在會期上買的，倒便宜。現在麼，就出兩倍價也不行。……』

突然，連他也沒聲沒氣了。

人們滿以為，只要能夠通過這磨難的長途，饑餓和死亡是可以一手推開的。而目前，連是否還能有一個遮露水的屋頂，都毫無把握了。他們陰縮縮地走着，心裏想：

『慌甚麼呢？遲早一樣啊！』

在通向鎮裏去的小山脚下，樹林邊上，還有兵士們在守望着。

老祖父做出傻頭傻腦的神情，老遠含含糊糊地吆喝道：

『辛苦呀！還要幹麼？天還沒鬧翻呀！』

人們在後面擔心着：

『瘋子！瘋子！』

『這個瞎精怪啊！』

順過山嘴就望見後村口了。

風在曠野上吼嘯着，發出怕人的聲音。

一種老嫂子的哭聲哽咽着。

『要不會才好呀！要不……』

除了給人恐怖的風聲，人們默默無語。

他們的脚步，很小心地，彷彿捉賊一樣地加緊了。頭上，是飛雪的天空，昏濁的雲塊蠕動着，麻木而且遲鈍。烏鴉縮頭縮腦地噉咬着，掠來掠去。風和沙的幕罩張大着。在幕罩後的農夫們的『好日子』，是更加凶惡，更加可怕了。



然而，一個年青人的嗓音，在前面村口的土坎上喊道：

「還在啊！……啊……在呀！」

「當真麼？——扯白鬼！」

「看把您的嘴扯在後頸窩呀！小子！」

「二喜子麼？二喜子說在啊！」

人們一個傳遞一個，問着，猜着，相信，又不敢相信。

老頭子把手攔在額頭，儘瞅着被困苦和風霜弄壞了的眼睛。可是，看不見。

「焦人！……鬼眼睛……！」

青年漢子飛跑向前面去了。他們怪聲怪氣地打着吆喝，來娛樂自己，並且放鬆自己的感情，一若他們在迎神賽會的時節一樣。

走不起勁的老太婆們，在後面嫉妬着。

「歡喜老鴉打破蛋！歡喜……！」

狂喜時候的眼睛是窄小的。當他們看見了僥倖存留下來的屋子，大家竟喜歡得流淚了。每個人都攤開手，抽一口氣，噓道：

「還算好。還算好……」

屋子裏却是精光的，水洗過似的，幾乎連一根草都不剩。可是，這是每一次戰爭過後照例的情形，並不怎樣刺激人。除了娘兒們咒罵着，念談着她們的破鍋和鞋底掌，男子漢是不大管的。他們只是咬一回牙齒，便一屁股坐在門檻上，把心思牽向豆田裏，穀田裏去了。

農夫們洒着種子，是像播種希望一樣的。隨着他們的每一鋤頭，流着汗水，流着生命的漿汁，增加着孕婦對臨盆的胎兒一樣的心情。然而，勞動的子實，是一直被地主們貪婪的口吞沒着的。他們的所得，至多不過是收穫時片刻的喜悅。可是，目前，睡在田地等他們動手的，已全是死的嬰兒，野生的敗草一般的東西了。

祖父撐起身子，向自己的兒子們嚷道：

「還捱麼?! 跟到動手呀!」

工作進行得遲而且困難。因為飛起雪來了。因為，牛和毛驢早被軍隊徵發了，鐮刀沒有了，一切都只能用手，用肩頭，回轉到原始時代去。

當人們從那發放着腐爛氣息的田地裏抬起腦袋，停一忽鬆氣的時候，總都吐出傷心的調子，呻吟道：

「簡直是造活罪啊!」

早晨，祖父突然把筷子豎在飯碗裏，望着舖着積雪的麥場上嚷道：

「又來了!」

一個區公所的辦事人，夾着雨傘，帶着滿身的不吉利，到榮老爹的家裏去了。幾個吃了早飯的人，互相望一眼各人的臉色，縮着手跟了過去，現出探子一樣的神情。

老祖父很快地眯着他的獨隻眼，嚷着：

『一點不鬆勁！一點不鬆勁！』

『簡直沒個了結啊！』榮老爹穿過麥場，嘮叨着，『大家都來罷！不是連饅嘴的都沒有麼？又要了！』

『噤咕甚麼呀！』

『甚麼！』他歸了一搭鼻涕，說，『甚麼？就是叫大家去聽哪！說是要送甚麼德政匾啊。說是，不打仗了，就要開差了。說是甚麼，——多希奇！不是屁股還沒坐熱麼？又要了！』

這個沒有料到的消息，使全村的人一齊失色了。大家響了下嘴巴，倒退兩步，驚道叫：

『好呀！看還要命不?!』

於是，一齊伸着腰肢，擁向榮老爹的門跟前去。他們的臉色有如被霜覆過的

落葉，枯黃，無光。身上發着腐草的氣息。

他們既不畏縮，也不哀憐，都顯出一種要和人尋是非的態度，齊聲嚷道：

「甚麼毛病啊！還有事呢！」

「說呀！甚麼「扁呀」。圓啊。」

但是，公務員還沒有完了他的宣示，嘰嘰咕咕的聲音又增高了。

「好呀！究竟爲甚麼喲！」

「說是打得很有功啊！」

老祖父倚在門柱上，特別拖長聲調嚷道：

「自然是打得有功呵！自然是啊！」

他的獨隻眼瞅得更快了。掉轉臉，向着自己的兩個兒子罵道：

「去！沒有甚麼看的！又不是唱戲！」

因爲沒有烟抽，沒有油葷吃，來客是早就不自在了。聽着這些從沒見過的拌

嘴，他就大大地發起脾氣來。

『甚麼？狗糞市麼？！』

他把領巾取了，掠着拳頭，叫道：

『那個再吵！……』

『啊！……啊！……好凶！』

榮老爹向衆人瞬了一眼，大家稍微靜下去了。他拍着公務員的肩頭，皺起眉毛，說道：

『先生！不是不願意呀！莊稼呢，您是看見的全壞了。莊稼人是靠泥土吃飯的，可是全爛了。我是不偷懶，也不惜錢。上了三道糞呀，這樣緊的日子，您想。他媽還罵我，「這個老鬼啊！這個老鬼啊！」一打仗，……』

可是，這些話當公事的人是聽慣了的。『先生』一隻腳踢上板櫬，用手支了頭，撐在膝頭上，掉一臉，掠着第一個手掌，說：

『公事公辦！懂不了許多！』

農人們實在靜下去了。他們彼此呆望着，好像被人趕到了懸岩的邊沿。在沉默中，公務員拿他的脚尖點着長樅，硬着頸脖子。一個老太婆的抱怨從麥場上襲過來：

『賊不空回，給袖筒裏塞一點呀！』

公務員的脚尖止住了。臉紅了。

接着，是一片倚在稻草堆上的青年們的笑聲。有人打口哨。喧嚷沸騰起來了。

『給他一個骨頭呀！』

『保險燈燃了！亮了！』

有人打着招呼，詈罵着：

『要惹禍的！要惹禍的！』

紅着臉的傢伙往門檻外躍去了。他抓住一個年青人的領口，喝道：

「造反了！你……」

他的眼睛被一隻堅硬的拳頭打暈了。

他很快地拿右手往臉上送去，一面叫道：

「打得好！打得好！……」

可是，忽然間，他像肚子痛似地把腰肢一縮，再從新伸直，便向接近他的人撲過去了。

人們扭打着：拳頭，腳，積雪，各色的叫罵，……

「居心弄爛麼？」榮老爹拍着屁股，脚掌一踮一踮地抱怨道，「居心弄爛麼？！鬼！我可動都沒動！大家看見的，大家……」

他的老婆子却一隻手撑着門柱，伸出上半身，嚷道：

「問他還要圓呢，要「扁」？問他……？」



混打進行着。

忍耐和苟安絞成的牽繩掙斷了。

# 鄉下人

艾蕪

「我的天，我們還算好哪！你總是——誰？」

老毛坐在床邊上，很苦惱，一面亂搔着頭皮，一面聽着病人哽哽噎噎的抱怨。驀地不耐煩了，捏着拳頭向空中一揮，剛咆哮出這麼一句話，突然給兩下粗暴的敲門聲打斷了。他還來不及起身問個明白，門就掀開了；一個駝背的矮小身材，帶着門外黃昏的淡紫光輝，鑽進這昏朦朦的灶披間來。屋裏明亮些了，來人浮腫面孔上的黑斑點，也全看得清楚；隨即來人將那鑲着金色門牙的右嘴角，病態地往上歪歪一拉，右眼眯了兩眯，爆發出這樣生氣的話來：

「阿二還沒回來嗎？真是——哼！」

接着，他把挾在脅下的一本大簿子，往條桌上一擱，桌上一張拜神求來的籤書，嚇得跳了起來，飛到地上去了；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面，衰老的板凳，立即發出吱吱的叫苦聲響。同時嵌在肉縫裏的兩顆小眼睛，放射出惡毒的光芒，朝屋裏團團地掃射着，像在冷冷地偵查俘虜一樣。

老毛怔住了，低下光光的頭。剛才要向老婆發作的脾氣，好似已給這位老頭子的凶樣兒通通嚇掉；早上阿二吩咐他怎樣應付這位黃昏來客的巧妙術語，也全從記憶的神經線上突地滑脫了。

到底還是女人的記性好些，病人就從床上掙扎起瘦弱的身子，氣喘喘地說：「你說吧，……阿二說……工錢還要等幾天……廠裏今天……」

接着，就是一通咳嗽，亂髮蓬蓬的頭只得落下枕去。

來人痙攣地又把右嘴角往上拉了一拉，右眼霎了二霎，像要說話的光景，但

馬上便咽住了；只是忿怒地吐口痰，大聲地睡在地上。隨即生氣地搖着攔在左膝上的腿子；綴着兩三顆麻子的鼻頭，流着沉重的呼吸；臉硬板板的，如同雕就的石像。

老毛獸着，不時尖起手指抓着後頸，偷偷地瞟了一下這位老怪物（他覺得這位矮老頭子是個老怪物）隨又避開了，他怕同那兇狠的眼光碰着；彷彿覺得一碰着了，這位老怪物就會馬上跳起來捏斷他的頸子似的——若往日收租時田主人張太爺跳起來捏他的頸子那樣。

病人的嘴上，流出一股憂怨的呻吟，低沉地，怪無氣力。

屋樑上似在滴下一點一點的淒冷，時時把寂寞和悲涼的領域在屋裏廣大開去。向晚該是溫柔的鬆弘的空氣呢，却是緊張的，痙攣的，冷酷的。

灶披間的門外，散佈着田野，荒墳，和遠處沒葉的林子……都悄悄地躺在黃昏的淡紫光靄裏面，好像病來懶得呻吟的樣子；也許是醉了。同時淡紫的光靄又

慢慢地褪淡，另外偷偷地染上了昏朦的淺藍的暮色，於是，大地更顯得蒼老消沉了。

田野裏刺骨的春寒，拐着僵冷的腿子，從蒼茫的暮色裏瑟索地跨進灶披間來了。入夜的冷風，在板壁縫裏，嘆息着，悲鳴着。

伸入荒郊的這一長列的矮小街屋——大都市的不必要的尾巴，漸漸沉入夜色濛濛的海裏了，雖也有幾處早從工廠歸來的人家，燃起了臭油的燈火，但由遠處看來，那是稀疎地點綴着的，恰彷彿海上的漁燈。老毛這家灶披間內，做主人的阿二夫婦雖然還沒有回來，但作客的老毛却儘可做主點燃燈火的。只因老毛恨這老怪物這麼黑這麼晚還不走，便把屢屢打算舉起來尋覓火柴的手，終竟依然落在腿邊，仍舊不聲不響地坐着，讓黑暗繼續統治下去。

老頭兒見不點燈火，就更生氣，鼻息越發來得沉重了，身子却老是動也不動，彷彿今晚收不着賬，就決不回家的光景。躺在床上的病人，見這矮老頭子不

走，心上怪難過，好像壓上一塊大石頭。一心只望着表哥表嫂會從工廠裏領得工錢回來，好解了目前這難堪的苦厄，嘴裏便不時替他們喃喃地禱告着『觀世音菩薩』。這在旁人聽起來，也許要認爲是在替她自己的病禱告着呢，老毛呢，放在腿上的手，時而往腰間溫柔地摸索；因爲纏在腰上的板帶裏，還實挺挺地暗藏着三塊大袁頭。——這錢能保留到現在，真要算他那一副好本事！不說天天見面的表兄表嫂不知道，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也不曉得。原因是，一提到錢，他總是把雙手向對方一擺，張開手心，訴苦，復又敏捷地收回來，拍拍衣衫上的空袋（他從來不會有一次錯拍在硬挺挺的板帶上。）這般可憐相，誰還不相信呢？表哥表嫂讓他兩口兒白吃白住到兩禮拜，也全沒有半點不高興的臉色，而且還安慰他們，靜靜地住下去，直到兩口兒都找到工作的時候。老毛想着老怪物不走，這一晚準會鬧個天翻地覆的；自己正應該拿出兩塊袁頭，打救表兄表嫂才對。到上海來碰見唯一的恩人，不是表兄表嫂麼？如果表兄表嫂不接待他兩口兒，不說存下的三

塊，就是十塊，怕也早花完了。而且，那末，說不定夫妻倆這時還正在那些淒寒洞黑的巷裏，按着飢餓的肚皮，你扶着我，我攙着你，哀切地叫着『老爺太太老爺小姐』哩。於是，猛可一下把粗大的手掌伸進腰間去，掏取那硬挺挺的三塊大袁頭，打算突地一下拿出來，朝桌上一擲，站起身來，挺硬胸板，向老着面皮不走的老怪物大聲喝道：『拿去，滾你的蛋！』那麼表兄表嫂放回來，聽着了這樣英雄的舉動，不知怎樣地感激讚嘆呢？拿出吧，心頻頻地跳，似在催促。但他一霎時記了這三塊大袁頭來得那麼難，那麼慘，淚珠幾乎要滾出眼角了。這錢原是他出賣福兒剩下的一點傷心銀。想起那時候，一莊子人全給大水趕出來，也像波濤似的滾滾四散：有的加入神兵，去吃符唸咒，打家劫舍去了；有的搖着紅旗，喊出飢餓的呼聲，另找新的生存去了。……在他自己則希望始終走着正路，從這村到那縣，逃荒小半個年頭，拖着三條沒生存把握的性命，度過艱辛的悲苦的日子。到最後，終於逃荒不下去了，才規規矩矩地把哭爹喊娘的福兒，交給那

有雙陰淒淒眼睛的老頭子，換得了二十塊袁頭，一路輾轉地來到心中意中的天堂——東方的大都市，滿想再憑一雙大手，掙他一副好家業，把大水衝去的平靜生活拖了回來，而且決然地相信這會比往昔的日子好到十倍以上的。所以，每當老婆一抱怨到眼前的可憐處境，便總有好理由說：『我們還算好的哪！』意思是另外有他們那些不安分的，或早或遲總難保着性命的。不過哩，二十塊袁頭，只剩下了三塊，想起來才真夠痛苦，——是眼淚也不能瀉去的痛苦。如今爲了一時不能自己的義憤，看看連這三塊大洋也無法再暗藏着了，着實比胸口上挖下一大塊肉還要來得慘些。就是昨天。前天，老婆病在床上，那麼樣地打滾，呻吟，也不忍把錢拿出去請醫生，買藥吃，還只是咬着牙齒，仗着農民的古老法子，求籤問卜，頑強地拖挨下去。

『無論如何也不花去的，就是今晚表兄表嫂下跪，也不墊出去。』（同時他也下意識地覺着，他們決不知道他有錢，自然更不會下跪的，）他把粗大的手掌



驀地從腰間伸了出來，這樣蠻有毅力地決定了。

田野吹來初春的寒風，碰在板壁上面，虎虎地直響；不一會，夾着急迫的腳聲，逼近灶披間來了。來的準是阿二兩口兒吧：老毛有點慌了，心突突地跳，推測着；這不知要得怎樣的收場？兩方彼此揚着拳頭，罵媽罵娘，罵到七祖八代呢？還是撕破衣衫打得頭破血流呢？難道自己僅僅張嘴勸勸動手拉拉，便算盡了做親戚的本分麼？

板門推開了，風同着濃藍的人影，在黑暗中溜了進來。但來人的面孔，却是朦朦朧朧的，全看不出到底是誰來。矮老頭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粗暴地大罵：

『拚着老命不要，今晚非拿着錢不可！阿二，你這赤佬——』

一肚子氣，到此刻才一股腦兒爆出。但回答的聲音，氣喘喘地，不是阿二，也不是阿二嫂嫂。

『還罵阿二？阿二已抓去了，剛才在廠門口，你們，老毛哥和老毛嫂嫂，趕

快躲躲哪！就要來抄屋子了，馬上呀！……

老毛簡直驚呆了，要不是病人提醒他怎不點燈呢，他會一直跌下去的。『唔唔，』他一下子覺着了。於是閒在板壁上的臭油燈，便突然燃了起來，在驟明的屋子裏，欣喜地搖擺着黑烟的尾巴。

來人已等不及點燈，便跑出去了；但立刻又推開門，露進來一張小女工的蒼白的面孔，短髮披在青布衣的肩上，像下命令似地喊：

『快點走！莫要等阿二嫂了，她忙着找人去哪！快點呀！』

隨即一下子消失在黑暗中了。

『活該！活該！……』矮老頭子跳了起來，氣沖沖地抓着桌上的賬簿，『這是報應呀！……報應呀！……』簡直是對着老毛兩口兒在咒罵。接着又向屋子裏掃視一週，便把掛在壁上的舊棉布袍子——這是阿二在家穿穿，並在夜裏當被用的，抓了下來，打算拿起來；但細看一下，又髒又油膩，就嚙的一聲丟在地上，

吐了一大口唾液，氣忿忿地走了；到門口，一面開門，一面回頭罵：

『兩塊錢！……絕子絕孫！』

『你這老狗！』

老毛氣急了，趕到門，略略躊躇一下，才把粗俗的農民式的回罵，投向黑暗中。然而，却沒有回應，祇有咳嗽的聲音，夾雜在虎虎的風裏響到遠處去了。

老毛如同受傷似的，頹然依在門上，向着躺在床上的妻子凝着淒切的眼光，兩塊黑豆大的淚珠，綴在睫毛上面。最後吐出一大口深長的嘆息：

『我的天，怎麼辦呢？』

『不是常常說……我們還算好嗎？呃呃。』

病人帶着哭聲顫抖地抱怨。

板門外蹲踞着凶蠻的黑暗，覺得就會一下子衝了進來，吞蝕了滿屋的光明的；壁上的油燈，也像怪膽怯地，搖着乞憐的黑烟尾巴。

病人生氣地呻吟着，屋子裏充滿了悲哀和不幸。

## 二

又是一個黃昏，黑夜快要到來統治的時候。

老毛樣兒很安詳，嘴角上啣着一枝廉價的香烟，在××紗廠附近緩緩地踱着；眼珠子溜向兩旁住家的房屋，看看有沒有出租的好房子。這時，他心裏閃着燦爛的光明：因為一路來上海就做起的好夢，如今已是在開始的了。原來自那一夜，扶着病人逃到一家老虎灶，借宿了二天後，無意中碰到了不錯的運氣：給一位油光大圓臉的工頭，招進××紗廠，去填補那些搗亂的工人的空缺。同時還私下答應引進他拜老頭子。加入東方都市有名的×幫。並且最後還拍着他的肩膀說：

『這樣，會一生一世受用不盡的。』

雖然工頭在和言悅色之際，曾突然莊重地說，在這初初做工的半年中，老毛須得每月孝敬他一兩塊洋錢；這未免是划算不來，但比起坐在病人床頭，搔着頸項，乾着急地混日子，總算是好些。因此，一兩塊錢的孝敬，也就全不計較了。且是高高興興地又向着老婆，帶着半是誇嘴半是安慰的口氣說：

「看我們現在不是很好了嗎？呃……上海！」

一說到上海，真像有塊糖正貼在心上，甜蜜蜜地溶化着哩。

也一面吐着灰藍色的烟圈，一面重複地想着該租一間屋子的好理由：明天就要進廠，此後工有做的，飯有吃的，不應該佈置一個新家嗎？當然是應該的。而且剩下的賣兒錢化在這項需用上面，倒是心安理得。何況病了的年青的妻子，寄居在陌生人的家裏，想起來，那是多麼難堪！記着老虎灶主人的吩咐，就向一家貼着紅紙帖子的板門，敲了進去。

「唉，又來一個！」

老毛的一隻手，馬上被人抓着，兩枝烏黑手槍的口子，正不偏不歪地指着他的闊大的胸膛。他嚇軟了，烟枝跌下嘴去，口大張着；急喘着氣，一時吐不出話來；只舉起了兩手任隨兩個着藍短衣漢子的擺佈：一直從領口摸到褲腳，又由褲腳回摸到袖頭。於是，剩在板帶裏的兩塊大袁頭，一轉眼就分裝在兩個漢子的衣袋裏去保存着了。而且他那耕種了二十多年的一雙大手，喀嚓一聲，又套進兩個亮晶晶的鐵圈子裏面——這是遠自歐洲販來的洋手鐐，上面刻着 *Made in Germany* 的字樣的。

「呃……我……我是來租房子的哪。」

老毛透過一口氣，才吐出這樣一句哀憐的話來，額上冒出毛毛汗了，照老習慣，他就舉起手來揩，但手已扣着不能動彈了。心上立即感到尖銳的痛楚。

「媽的，誰告訴你這裏出租房子？」

接着就是一記脆錚錚的耳光響在老毛右邊的臉上。「照實說，你來這個機關

做什麼？」

『我……我不懂，我只是來租房子哪！』老毛偏着火辣辣的臉，『看，』這時才突然清醒記起了，『看，門前……門前不是貼有招租貼子麼？』

『看！』爆發出惡毒的譏諷的笑聲，『你騙誰？』一把就把老毛掀出門外，接着又來一記脆錚錚的耳光響在他左邊的腮上，同時怒吼道：『你們狡猾透了！這貼子不是寫的「夜夢不詳，貼在東牆……」麼？招你媽的租？』於是，老毛的兩邊臉兒，在夾攻之下發出可怕的響聲了。

太陽正落下地平線，屋脊後的天空漲成一片紅，彷彿也給誰掌過似的。

『天哪，我不認識半個字呀！』

老毛痛得哀呼起來。但這兩位大爺的性子發了，那管得你識字不識字，只顧痛快地打下去。

『不准做聲！』

遲暮

兩位漢子在他的鼻子跟前，揚着蠻大的拳頭這樣地呼喝。當老毛被拉進屋子去坐着的時候。隨即這兩位又握着手槍，悄悄地坐在門後，好像貓兒在等候着老鼠。

市外火車從遠處喀嚒喀嚒地吼着而來，又喀嚒喀嚒吼着而去——一無阻隔。呵，廣寬的天底下，廣寬的平野裏，原是自由的，自由的。

但老毛却押在這小小的屋裏了，動彈不得。身上和心裏只在打着顫。賣兒錢搶去，也不痛惜了，只願留下自己的一條性命。上海危險的地方很多，他由阿二的嘴上，本是十分知道的，但却不曉得今天下午碰見的。並不是綁票的傢伙。於是他便突地跪了下去，眼淚和腦袋，一齊落在地上，哀求他們做做好事，放他出去；他自己原只是一個窮人，雖有兩塊錢，但那不過是賣兒剩下的。

叩頭和眼淚，本會引起同情和憐憫的，但是在這兒却是白白地浪用了；而且，倒反使這兩位大爺討厭，竟致咆哮起來，就三足二腿，把老毛踢在角落裏，



讓他呻吟着。

『再做聲，打破你的腦袋！』

最後，還用手槍恫嚇。看那樣子，殺個把人，是滿不在乎的。

一交跌入絕望的淵裏，老毛只靜候死的到來。光明的前途，陰暗了，美好的夢境，粉碎了，剩下的，只是田園的冲毀，房屋的倒壞，福兒的哀啼，病妻的嗚咽……都一霎時湧到心裏，化做淚，直往兩隻眼角兒下淌。

終於到來的，不是死，而是吞蝕天吞蝕地的黑夜——一個初春的，淒切的，陰森的黑夜，沒有月，也沒有星。

遲  
暮

到底等不着另外的老鼠了：於是老毛就一個人給這兩隻貓兒挾坐在汽車上面，直向都市的腹心馳去。紅綠色的電閃爍着，忽明忽滅地跳着，都向車後竄去，又緊張，又興奮，簡直使老毛眼珠發花、恍惚間覺得看見了故鄉的爛熟的春天。這一切不正像紅的櫻桃花，紅的杜鵑花……在翠綠的籬邊，鬪放着鮮豔的紅

彩嗎？呵，那是活像的。但老毛却駝着悲慘的命運，向着有些渺茫而又可怖的地方馳去，也許要到死的場所哪，真是說不定的。阿二不會說過嗎？那不僅搶了你的錢，而且還要把你投進黃浦江，永遠滅却你的口哩。老毛在這時，雖是給都市之春——也可說是水冲毀了的故鄉之春——弄昏了腦袋，但自己一瞬間後將要得着的悲慘的收場，却因記起了阿二的話，就漸漸明確起來，而且加大恐怖地想着，無疑的，自己準是投進黃浦了。而街上往來的男女呢，一對對地都沉醉在都市之春裏。歡笑浮在唇邊，愉快燃在眼裏，是那麼地自由，那麼地暢適。禁不住感到難過，感到傷心，感到憤怒，然而手是帶着鐵銹。身是被火挾着，還有什麼辦法呢？但老毛終於做了求生的冒險了，本能地大叫起來：

『救命呀，救命——』

這垂危的呼號，一發出就給都市之春的聲浪吞沒乾淨了。而且歡笑的人們，正沈醉着，誰來理你呢？冒險的結果，只得了爲數的耳光和拳頭。老毛忍不住哭

了起來，這不是悲悼他一條苦命竟是這麼白白地斷送，而是牽望着病了且又無人照管的妻子，——在胸中沸騰着割裂肝腸的悲痛和哀憐。

鮮豔的都市之春，一轉眼就褪淡到渺茫的遠處。突現在眼前的，是雖有着燈光而也顯得怪暗淡的區域。老毛的眼淚乾了，但却慢慢地昏黑下去，眼皮也合攏起來。這也許是他不敢直視死神猙獰的面孔吧，然而，在剛才的鐵拳下面，人確是一切都毀了；彷彿每一個細胞，每一條血管，俱在破裂着，粉碎着。

汽車的終點處，並不是像老毛所想的滾滾江水，而是一張永遠飢餓永遠填不滿的血口，兩排武裝的漆齒，兇惡地暴露在唇邊。時時刻刻都想把整個東方大都市，一股腦兒吞了進去。就是入夜也不疲倦一會兒，閉着嘴，總是貪饒地垂涎，等待各地搜索來的人肉。

暮 遲

一九三三年春，遠從北國飄來的這位良善國民，也像許多年青人的命運一樣，戛然地跌入這悲慘的漩渦中了。

汽車一進去，戛然一聲，停在空落落的場上。老毛陡地一下驚醒了，張眼看，週遭陰森森的，宛如散着可怖的陰影，雖然也綴有稀少的電燈，但那發出的光芒，却是又慘白，又淒涼，怪可怕的。牆邊下一長排無人管的摩托腳踏車，悄悄地蹲在那兒，愈顯出院落的悽陰和寂寞。

這位良善的北國之人，就因為不知道自己已做了供人吞嚥的食物，也不懂得被人咀嚼的痛苦，便在茫然的心上浮起了神魂安定的快樂；因為預料的滾滾波濤，已不復湧在眼前，且無論如何是暫時遠離去死了。

老毛又忽然明白了，不禁顫抖起來；想着，難道這樣襁褓的人也是值得拘押索款的富翁嗎？阿二說過的話，又活在他暫時清醒的腦袋裏面了。然而，馬上演出的事實，並不如老毛所想的那樣，不但手腕上的外國鐵鐐解下了，還被人怪有禮貌地招待着：一杯茶之外，面前又放着一盒上好的香烟，在主人的請字之下，大有儘你抽個夠的意思。像如此舒適地坐在客廳一樣的地方，這位同着牛馬做

件，玩了一二十年泥塊的老毛，真是不曾夢見過。在往日，那是不用說，應該要愜意地享受一刻兒的。但這時，他只是感覺不安，且有些不好過，背脊上不住地冒出毛毛汗來。恍惚間又覺得這終於要撕票的，因為連一點出賣福兒的錢，也已滾進別人的衣袋裏了，向何處去乞討取贖的錢呢？

旁邊坐着一位漂亮的西裝青年，帶一副托立克的眼鏡，陪着老毛吸烟，又客氣，又溫和，一面向着屋頂吹吐藍色的圈子，一面誨人不倦似地張合着兩片嘴唇；但有時也變成激昂的樣子，額上竟暴起青筋。那張嘴巴是很會說的，一九三三年所謂的『轉變』潮流，就從他的兩片唇上滔滔地湧了出來。在這位西裝青年滿以為他鼓動起的波濤，準會把老毛淹沒了，此後就永遠地爬不起來，貼貼服服地做一朵『轉變』潮流中的浪花。然而，老毛却一點都不明白，一句也聽不懂，雖然他自己是竭力做出恭聆大教的樣子，甚至額上冒出了汗。青年已說完那一套一九三三年的時髦話，順手把香烟蒂投在痰盂裏面，便冷冷地盯了老毛一眼，看

見對方始終沒有翻然改悔的樣子，一種不愉悅的臉色很鮮明地繪了出來，嚴厲地問：

『到底打算怎樣？』

老毛簡直慌張了，不知要怎樣才好，頻頻地舉起手來，擦着額上的汗珠。但看見了洋先生（他覺得穿西裝的是位洋先生）那麼冷酷的眼光，那麼不高興的臉色，便感到怕了起來，知道不答話是不對的，而且有失禮儀，便含糊糊地說：

『我……呢……請可憐我吧，我沒一點子錢哪！』

他推想剛才洋先生講的那一大堆莫明其妙的話，總不外乎說的是『票價』吧，這樣回答大約是不會錯的。

『那不要緊！以後當然每個月要給你薪水的，只要你努力幫助我們。』

洋先生一下子了解了，對方之所以不驟然表明態度，原來是爲了這，便驀地欣喜起來，急忙取出兩枝煙，一枝啣在自己的嘴上，一枝遞給老毛，且客氣地替

他點燃了火。覺得兜肚兒滾出的波瀾，已經奏效了。而洞黑的窗外，春夜的冷風，又不時虎虎地碰了進來，彷彿海波打岸，在替他助威似的。

老毛簡直糊塗起來，腦袋裏像裝滿了麵漿一樣，不知道洋先生到底要怎樣地處置他，祇是呆呆地木然坐着，連煙都忘記吸了。同時，洋先生一隻手伸到老毛的鼻子跟前，花花綠綠的一捲紙票，就對着老毛的眼睛眩耀着。

『拿去用吧！』

『呵！』

老毛驚喜起來，因為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這樣新的紙票，而這紙票現在又正是要遞給他的。然而，却不敢伸手去接，他推想洋先生說不定是同他開玩笑的，便把臉變得通紅起來。洋先生現出很誠懇的樣兒，笑嘻嘻地把紙票一股腦兒塞在老毛的衣袋裏面。老毛這時才清清楚楚認明了，洋先生原是這麼和善這麼地好，便直對着他，突地一下跪了下去，感激的淚流到嘴邊，叩了兩個幾千年來傳

留下的響頭。哀求道：

『錢，我不敢要，祇求做好事，放我回去，放我回去！』

同時就把錢雙手呈上，還想加上一句，『我只要兩塊錢，那是我賣了福兒換來的。』但立即被忍耐不住了的洋先生怒氣勃勃地打了一個很響耳刮子，罵道：

『好混蛋，不受抬舉的東西！始終在裝模做樣，這就會騙人麼？告訴你，你的底細，我們早就明白了。』

拾着紙票，便氣狠狠地走了。另外換進來幾個凶惡的漢子，一邊做勢地捲着袖子，一邊氣呼呼地講着：

『這非吃一頓生活不可！』

另一個麻子鑽了出來，闖到老毛的面前，喝道：

『讓我先問一問。從實招來！你甚麼時候加入的？』

老毛一下子記起了，那天大塊頭不是帶着慫恿的口氣說過嗎？只要你肯加



入，無論那一夥人，不管是流氓，不管是綁匪，一聽見你是什麼幫的話，就不會欺侮你了。如果欺侮了你，他也要對你賠個不是的。於是，一線的歡喜，升上心頭了，就很高興地告訴：

『他們已答應了我，要我等幾天就加入！』

每一個字都吐得非常地清楚，生怕對方聽錯了，而且以為會得着有禮貌的回答的。心下只感到一絲絲的缺恨，就是為甚麼不早一天加入呢，這在人家有理由會認為假冒的。

『是的，那不用說是一夥的了。』

麻子掉回頭去，向另外的漢子瞬了一下得意的眼色，意思彷彿是表示，『究竟要我來才行的。』隨即轉回來了。

『朋友，老老實實地說吧，這於你是有好處的。什麼等幾天，不要老三老四地。不然的話——』

他偏着頭看看那些漢子的拳頭示意；漢子們便用力地把手腕和拳頭，伸着捏着，骨頭格格地作響。老毛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麻子又轉成溫和的樣子說：

「你是不是加入很久了？說吧！我們原是一家的哪。朋友。」

老毛聽見原是一家的這麼甜蜜蜜的一句，思索一會兒，便點點頭，低聲答道：

「是的！」

同時却羞怯地紅了臉，因為他明白他說了謊了。旁邊的人，便提筆記起來。又加上些老毛的另外的誤會和扯謊，麻子便不費吹灰的力量，造成一篇圓滿的供狀。在那上面老毛又被勸去規規矩矩地畫了一個又歪又斜的十字。

「甚麼時候放我出去呢？」

老毛仰着孩子一樣幼稚的面孔，懇切地問，兩隻手的指頭不自然地扭着。麻子現出滑頭的樣兒，笑了。立刻裝出非常溫柔的態度，一隻手拍在老毛壯實的背

上安慰道：

「那是很快的，說不定明天就會放你哪。」

### 三

通過剛才進來看見那個冷落的空場，就給人領進一條寬大的長天井裏去了。在那兒，多盞的燈光，織成通明的夜的世界；旁邊木棚中，露着無數張慘白的面孔。而那些面孔上綴着的目光都向他一個人身上射着，他感到有點眩暈起來，然而由屋脊上溜下來的春夜寒風，便又馬上使他清醒了，重行穩住他受過一下午磨折的身子。一個揮着籐條的警察，突然浮在他的面前，挺起肚子，抓着他的領口喝道：

「解開！」

現出一種頗不耐煩的樣子，老毛馬上驚呆了，一個閃電也似的想頭，鑽進他

的腦袋裏：

「怎麼？這裏也有警察嗎？哦，我得報告他。」

拍——一個脆錚錚的耳刮子打在他的臉上，警察發怒了，罵：

「阿木林！」

就抓着他的衣紐子亂扯，有的扯脫了，有的扯斷了。老毛感到又怕又慌，身子簡直有點發抖。下午買來放在身上的一包香煙和一盒火柴，被丟在潮濕的小磚砌成的地上了。身上各部份都摸完了後，同時又來個命令：

「解脫褲腰帶！」

這時，他是用心地聽着，便忙把笨拙的手伸到腰下去解，（他的板帶早就給先前抓他的兩漢子取了錢後，丟去了。）却因早上結了一個死結子，解了好久也解不下，額上的汗珠，也慌張得冒出來了。

「娘操個屁！」

一開口就必然要罵怪話的法警，簡直氣硬了脖子，一把抓着他的褲腰帶，猛地一拉，就拉斷了，隨手便丟在地上。襠上補有疤痕的老藍布褲子突地一下落到足下，醬黃色的屁股和大腿，就在短衣下面毫不羞怯地露了出來，兩旁木柵中立刻揚起嘩啦的笑聲，老毛連忙抓起褲腰，臉上怪不好意思地漲紅着。警察想照例再賞他一個耳刮子，但忽有所感地又把伸出的手收了回去。隨即揪揪攘攘地將老毛弄進一個木棚子中，喀啦一聲，便鎖上了門。回頭來，看見警察昂昂而去的黑色背影，老毛的腦袋裏深刻地打入一個疑問：

『怎麼？你們原是一夥的麼？』

長一丈七八，寬五六尺的房子，滿坐着人，有的穿着漂亮的西裝，罩上厚厚的大衣；有的又穿着樸素的工服，貼有新布的疤痕。他們都一面皺着眉頭，嘆息着說『又來一個哪』，一面擠到老毛的身邊，射出同情的眼光，發出許多的話來：

「你怎樣抓進來的？」

「沒有吃飯吧？」

「不要緊，住下去吧。」

.....

一個麵包便塞在他的手裏，安慰他叫他吃着。大家的目光，是那樣地和善，那樣地溫柔，他自己的窘迫和不安便減少些了。一種向人訴苦的慾望，驀地昇騰了起來。嚙了一口麵包說：

「只說是去租房子，誰知——」

說不出來了，那露珠一樣的東西又滾到眼角邊上。然而，不待多說，衆人馬上就明白了。一個長髮圓臉的青年蹲在老毛的身邊，發出爽朗朗的笑聲，笑着說：

「那還不好嗎？租到這麼的房子，是不會花你半文錢的，而且，而且，（格

格地笑)還有不要錢的飯來吃哩。』

衆人都幽默地笑了起來，似乎覺得這位朋友之來，倒是怪有趣的。

老毛仰起頭看看屋頂，一個天窗裝着堅硬的鐵條，鳥兒也飛不出去。板壁呢，塗着斜斜歪歪的鉛筆字，髒污醜醜，怪不入眼的。對着天井，排立着碗口粗大的木槓，像鄉下的豬欄和牛圈，誰也擠不出去。屋脊上落下院子裏的冷風，一陣陣掃了進來，透入肌膚，毫沒半點的遮攔。天井裏的地上，鋪着古老錢式的小磚，全是潮濕的，似在時時透出陰冷的氣息。剛才打過老毛的那個矮個子警察，正挺着肚子，在潮濕的地上，傲然地來回走着。手是無意識地捲屈着一根指頭粗的籐條。彷彿誰敢企圖逃出，誰就有飽吃那籐條的危險。屋裏滿坐着的人呢，雖然都現出怪親切的樣子，但老毛看起來，總不免覺到有點兒陌生的。而且，他們這時驟起的幽默的笑容，更使他毛辣辣地感到不舒服。同時，他又想起病了的老婆，現在正躺着呻吟，苦惱地盼他回去招呼哩。心下便非常地不好過。

「這裏是一刻也住不下的。」

眼淚和聲音，一齊擠了出來。一屋子愉快的囚徒，看着來人是這麼地脆弱，這麼地沒漢子氣，就微微地感到不滿。有的人竟然癟着嘴，掉轉頭去。長髮圓臉的青年則搖着老毛的肩頭，像教訓小孩一樣地說：

「堅決起來！堅決起來！流淚是可恥的哪！」

「讓他息息吧！」一個蓬着短鬚子的青年，對衆人搖着手，「像沒吃過官司的囉，也許怕是冤枉的。」隨即抓着老毛的粗手溫溫和和地握着，「不要傷心，沒辦法的事情囉，得忍耐的。」

「寄在人家裏的老婆正病着哩，」這樣地回答，隨即又哽咽着了，光光的頭低垂在胸上，衣襟不久就濕了小小的一片。

一曲淒涼的歌聲，一個悲慘的姿態，終於是要打動人的。於是衆人瞅了他一眼後，都深深地嘆息了。



黃浦江上，小火輪泊岸的汽笛，嗚嗚地長叫着一聲兩聲，都從寂寞的暗空裏飄進天井裏來，散播着冤抑而悲嚎的意味。

大約每個人都被挑起了一些已經埋葬了的，不堪回憶的往事吧？通在心上，拔去了微笑的嫩苗，同着漸漸轉成深寒寂寞的春夜，憤懣而抑鬱地踱進了夢之國去。老毛依新來者的慣例，被派睡在門邊，頭挨着舊紅漆的馬桶，風一來。時時就有一股幽幽的臭味，鑽進鼻孔。而足呢，又擠得伸不下去，只能捲屈起來。這倒不單是委屈了老毛，衆人原都是這樣不舒服地睡着的。只要誰在木棚前面朝裏面一望吧，就可看見兩邊牆壁擠排着蓬髮的腦袋，中部聳起一路膝頭蓋造成的山峯的。

老毛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整個的心只凝神在一個尖端上面了——馬上回去招呼病了的老婆。

天井潮濕濕的地上，散播着警察緩慢的皮靴聲音，還挾雜着鞋底下鐵釘碰着

磚塊的尖響，都一下一下地釘在老毛痛苦的發脹的腦袋上面，這無論如何是睡不着的。同號裏有人怨恨地翻着身子，發出不舒適的呻吟。間或又有人從嘴上衝出喃喃不清的夢話，彷彿在對誰咆哮一樣。聽起來是怪可怕的。對屋和鄰號大約是誰受了春寒的侵襲吧，發出淒厲的嗆咳，空空洞洞地散在冷寂的夜裏。不遠處，女拘留室內，突然傳來嬰兒若斷若續的悲啼，一聲聲，哀切地碰擊人的心扉。

「天呀，這是什麼地方哪。」

給痛苦，悲哀，冤屈織成的索子苦絞着腦袋的老毛，低聲地叫了出來，簡直要發狂了。一直到工廠汽笛嗚嗚號叫的黎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但一會兒又被開門倒馬桶的聲響，拖回到朦朧而昏聩的境界裏了。只得昏迷地坐了起來，讓薄紗素衣的晨光，輕輕地緩緩地踱進眼皮裏去。

雖然是一頓淺淺的兩洋瓷碗的飯，和二人合吃的小半碗豆芽湯，但總算是不挖腰包無罪無慮地享受，度着老太爺那樣有福的好日子。這在屋子裏那些愛說愛鬧而且常常愉快的青年看來，這兒着實不是一個怎樣可怕的地方。然而，在老毛呢，却因時時刻刻有個蓬髮深眼的黃臉蛋，閃現在眼前，幽怨痛苦的呻吟，縈繞在耳邊，要照那些暫時聚會的同伴，也一樣滿不在乎地活下去，實在是學不來。但在大家都表示着『流淚是可恥的哪』那樣眼色之下，就只有把忍不住的眼淚，留在深夜大家都睡了的時候，盡情地傾瀉。假使白天有剛抓進來或是提出去問訊的女囚犯，從天井裏閃着時裝的旗袍或者粗布的短衣，走過的當兒，就禁不住觸景生情地勾起了眼淚，那時也只得無可奈何地仰着頭，竭力宿在眼眶裏，把頭轉薄暗的角落裏去。

每天，每天，只盼望着那位和藹的麻子先生走來，吩咐看守的警察，開開門，說是把這人放出去吧，但結果總是悽愁的暮色和暗夜，帶來着憂鬱的失望。

於是老毛二三十年來在風和雨和太陽裏煉成的銅色身體，銅色臂膀，漸漸地枯瘦了，轉成黃白。心上，慢慢兒上了無數抑鬱而憤懣的結子。加上深夜不能入睡的苦惱，眼皮下也抹着一團暗黑的影子了。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都像春三月尾的花朵，在風中失掉了光彩，萎縮下去。

同號的人竭力安慰他，買大餅和油條吃的時候，總不缺他一份的。時時刻刻都在想把他心上憂鬱的結子解去，設法使他快樂一點兒。叫他下那銅板上貼着字紙做成的象棋，他却冷冷地搖頭表示不會。講幽默的笑話或故事時，叫他來聽，他却在衆人快活的笑聲中，悠悠地打着長長的呵欠。

一個電車上賣票的工人，是專愛同人開玩笑的。每天一到下午，大家很容易感到倦怠，他便用包東西遺下的碎紙，撕成一塊塊或大或小的烏龜，趁着有人獸在木柵邊上，仰頭望着初春的粉藍天空，隨着輕軟的飄渺的白雲，遊移着夢幻的明珠，入神另一個世界的當兒，就潤上唾液貼在那人的肩上，然後把那人拖在屋

子裏團團地走，對衆人努努嘴巴笑着示意。於是屋子裏馬上騰起了哄笑。自然，這玩意兒也會臨到老毛的背上的，但老毛却在笑聲中生氣地紅漲了臉；一面竭力伸手朝背上去亂抓，一面眼裏射出火花，粗暴地罵出農民式的醜話來。不用說，這一點是不能不使大家感到微微的窘迫的。當然地，在憐憫的心情上，便暗暗潛來了一些朦朦朧朧的憎惡。

老毛的號子前面，裝有着自來水管，這兒是這個小世界裏用來淘米洗碗刷馬桶的地方。每天早上微笑的陽光，爬上對面屋脊的時辰，便由牆那邊女拘留室內，飄過來兩三個着摩登旗袍的年青女人，在自來水管側邊，低着濃髮的頭，一兩捲髮絲，倒扳在臉龐上面，洗着她們的白色手巾，條花汗衫，以及刷地板的拖把。她們中，有的人趁着警察的眼光移開的那一刻，就向老毛的號子裏面飛快地投以一瞬微笑的眼色，老毛身邊的年輕人，便也微笑地回答過去。這情形，在二三十年來糞料和泥土中培養出來的心靈上，也能深刻地引起了豔羨。在這些時

節，初春朝日的好時光，老毛便不知不覺地困惱在懷念妻子的暗霧中了。苦惱，悲愁，憤懣這些種子，又在枯寂的心地上面，抽着芽，發着葉，彷彿平野上的草，小溝邊的樹，在蓬勃地綴着青色一樣。

於是老毛的憂鬱而憤懣的病，同春一樣地深深的了。

每天早上八點多鐘要吃稀飯的那一陣，天井裏呼着名字而號子內答『到』或『有』的高音，便在淺淺映着陽光的小院落內起伏地響着了。老毛鄰號及號子內的年輕人，在每一個名字的回答下面，總是滿有生氣地吐出一個又高又怪的『有』字。頭幾天，老毛只會倉惶地呢呢地回答着。往後不久，也自然而然地同化了，也答一聲『有』，但聽起來，那是又軟弱又可憐的。因為每天下午，都在堆積着與暮色同來的失望，便在第二天早上翻爬起來毅然決定要在那些點名的洋先生面前做出卑屈的哀求，說着請放我出去，做做好事吧。然而，每一次都給那昂胸挺肚的尊嚴樣子嚇掉了開口的勇氣。而且剛一壯起膽子開口叫『點名老爺』還

未起始吐出要說的話時，那點名老爺已經風快地走開，越過牆那邊去點名去了。有時候，也趕及了叫點名老爺停留一下，但那兩三張死板板的威嚴面孔，盯着老毛格格難吐的樣子，便鼻子裏哼了一聲，理也不理地走了。一天，老毛竟突然一下在木棚邊跪下了。

『我的老婆呀！』

失魂落魄地喊了起來，眼裏落下淚珠。點名老爺吃了一驚，皺眉頭問：

『你要什麼？說吧！』

但老毛却說不出話來，只是格格塞塞地。

『我要——回去——回去。』

『說得那麼容易！』

點名老爺彼此相對着，感到滑稽似地笑了一笑，努努嘴去了。

流淚，哀求和喊老爺，甚至下跪，這些不入眼的舉動，好像一股洶湧的山

洪，突地一下，就把衆人對他種在心地上面的同情嫩苗全沖洗盡了。此後，不但大家放射的冷冷眼光，使他感到難過，而在下跪之後，又聽見噓起嘴角流出譏諷的笑聲。雖然也有人很耐煩地向老毛解釋，『下跪是無用的，只有只有……』但老毛却不了解，而且漸漸聽不下去了，一心只望老爺，麻煩不過他的哀求，忽然把他放了去。

最後的結果呢，木柵外依然是掉頭不理，木柵內却一天一天地加大着冷酷和譏笑。講故事時，也沒人特意叫他聽了；愛同人開玩笑的電車工人，也把他除外了；有的在他面前吃着油條大餅，竟也不分給他了。而且彷彿人家的一言一笑，都在或明或暗地對他發的一樣，於是老毛感着更孤獨，更悲哀，更痛苦了。

號子裏沒人理他，每天好些時光，便躲在薄暗地的角落裏昏昏沉沉地睡着。一天，正是晴明的困人的春天午後，他驀地醒了，坐着起來，眼珠子團團地在眼眶裏旋轉着，眼白不住地翻了出來。突然他抓着對面一個帶眼鏡的年輕人，輪着稜



稜的拳頭，抵着鼻尖暴着直喊：

「你，你，你……」

嘴邊濺出了白色的泡沫，尾後的話簡直流不出來了。幸虧給衆人拖着，拳頭落了空，同時「瘋子，瘋子」的叫聲，沸騰在屋子裏了。值班的看守警察，也着忙跑來，把門上的吊鎖弄得嘩啦啦地響，大聲地喊：

「啥事體？啥事體？」

最後的辦法，就把他扶在角落裏，讓他靜靜地休養着。他的黑眼珠雖是不怎樣頻頻地翻轉了，但流出的光芒，却是凶野的，可怕的。這於大家的心上，不能不點染了一層薄薄的恐怖。他掃視了一會兒之後，慌張地問：

「病人呢？病人呢？」

隨又到處搜索似地看着。衆人聽見他這不明不白的問話，禁不住笑了，但又不敢放肆，怕惹着他發氣打人。

他看見衆人笑，便突然罵：

「我沒出錢嗎？媽的！老板，再泡一壺茶來。」

這更惹人發笑，但又有人搖手示意，就一齊按着嘴，把頭掉到另一方向去。愛開玩笑的賣票工人，便笑嘻嘻地跑到馬桶面前去。揭開蓋子，斜視着老毛，大聲地喊道：

「好的，再來一壺！」

接着就小便起來。衆人笑着罵他：

「混帳東西，幹嗎惹他？打死你倒不要緊，跌倒老虎灶，那可糟糕了。」

歡笑沸騰着，老毛的眼睛却發出了兇悍的光輝。大家便有警戒地沉默着了。以後都不理他，他就悄悄地倒在角落裏睡了。

第二天，正是幾個號子舉行罷飯的日子，因為要求添飯加菜的條件並不實行接受，而且犯人吃後的飯碗，也仍是洗也不洗地就裝起飯來，端給別個犯人再

吃。像最後這麼一個輕而易舉的請求，也不答應辦到，誰不忿怒呢？飯菜放在老毛那個號子裏時，大家都坐着不理，只有老毛一個人朦朦懂懂地端着飯碗，衆人做手勢叫他不要吃，他却癡癡地望着飯，不吃也不放下。忽然地問道：

「多少錢哪？這一碗！」

吐出的聲音，非常地平和平和，聽起來誰也覺不出他是有一點兒瘋的。

「媽媽的，三百元！」

賣票工人似笑非笑地罵，但意思是含有你爲什麼要破壞我們的罷飯呢。而實際上，吃了這兒的飯，若要『脫梢』，起碼也總得要這麼一個數目的。

恰好警察來了，看見端着飯碗的老毛，便忽然感到有辦法似的，慫恿老毛道：

「你，你吃你的！好！」

意思似向衆人在說，看，你們終於不會齊心的，等一會就會一個一個地軟下

去哩。但老毛却突然忿怒了。

「老子沒錢，吃他媽的！」

撲的一聲把碗打在地板上面，飯粒到處散着。衆人哄笑起來。警察倒馬上生了氣，立刻要開門進來打，鎖咯里喀啦啦地響着。這時大家便一致擁護了老毛喊道：

「你敢打，你敢打，他是瘋子；」

警察沒辦法，只把手裏的藤鞭對老毛作勢地揚了幾揚。漲紅了臉，恨恨地走了。

次日，就得了勝利，平碗口的飯，堆起了尖尖。湯裏的豆芽加多了，且雜有另外的青菜，油也可觀地在湯面上浮了幾大點。粘着殘粒，殘湯的碗，開始在自來水下面洗了一個馬馬虎虎的澡，然後再到別個號子裏去服務去了。各人的臉上眼裏都發出了愉悅的光輝，只有在這一次鬥爭中充份顯出英雄本領的老毛呢，依

然是昏昏沉沉地，領略不着一點兒的高興。一號子的人，在這時都重新對老毛起了好感，便一致地要求無條件地釋放他，認爲他這病，也許出去了就會好的。答覆來的很快，然而却說這是礙難照辦的事情，原因是這人已有了鐵一樣的口供了。可能爲力的，只是慢慢兒醫治這麼一條道路。

入夜，九點半鐘的光景，犯人全睡了，天井的院落裏，靜悄悄地躺着寒冷的月光。忽然外面好些沉重的皮靴聲響，在古老潤濕的磚上，雜沓地傳了進來。狗熊一樣龐大的黑影。馬上散綴在月光如水的院子裏。好些手銬丁丁地在盒子砲上碰擊着。一種悽慘的肅殺之氣，便在每一個陰暗的角落裏，瀰漫起來。

『準備！到南京！』

院落裏瞭亮地透出了這麼一聲之後，便有點名之聲繼起，老毛的鄰號就雄壯地答應一個『有』，撲落落地一個人在爬了起來，鼻子裏氣呼呼的聲響，由板縫裏清晰地鑽了過來，鎖響着，人大踏步走出去了。

月光冷清清的院落裏，登時六個年輕人的陰影，兩個一排地投在微微灰黑的地面上。喀啦喀啦地，一霎時大家都上了手銬，自然這又是 *Made in Germany* 的。

六個人剛從熱溫溫的被裏，鑽進涼水一般的寒夜裏，禁不住有點抖縮起來。但每一個青色月光抹着的蒼白面孔上面，都一致地現出悲涼的微笑。只是着西裝的在微笑裏透出難以抑止的忿怒和異常絕望的樣子。着工服的呢，則現着滿不在乎的氣概，溫和地飛着鼓勵的眼光，在向人默默地告別，彷彿是在說加倍努力吧。

老毛號子裏的人，都恐怖而忿怒地抬起頭望，向院子裏投去悲悼的眼色。有的竟因朝夕過從的伴侶，就這麼一別地走到永不相見的路上去，便弱軟地低聲啜泣起來。

青色月光裏那一排黑影，剛要移動的時候，老毛突然看見了其中坦然微笑的一個正是他來上海後待他最好的親人——表兄張阿二哩。於是，他不管死活地跳

了起來，披在身上的衣衫，落到地板上去，洶洶地莽碰着木柵，高聲喊道：

『請帶我去！表哥，表哥請帶我去！』

提盒子砲的趕了過來，要打，但因聽見是瘋子，便笑歪着嘴走了。

天井裏掃清了足聲，只剩下慘白發愁的月光了。老毛還不住地怒吼着：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手一面凶狠地搖着木柵的粗柱子。

在這時，號子裏再沒有人發出往天一樣的哄笑了，只有一聲低低的沉重的嘆

息：

『這時代瘋子是最勇的！』

『——而且是最可敬的！』

另一人同情地讚美着。

# 祈 雨

王統照

這一夏的乾旱使得農夫們夜夜裏望着天河歎氣。

從四月到六月底只有幾場小雨，當然不會溼潤了烈日下曝乾的土地。僥倖將麥子收穫之後，一切小苗子類的長成大感困難。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高粱已經可以藏人了，現在却是枯黃的只有尺多高，滿野中半伏着無力的披葉。豆苗出生不久，便遇到酷熱如焚的天氣，過於乾燥的空氣抑塞住初生的生機，一對對的小圓莢的邊緣，變成焦黃的色彩。農人早已用不到下力的鋤，掘，因為在這樣乾旱之下，田中的莠草也一樣是不能爭着生存。一片片土地上裂着龜紋，正同冬日的嚴冷後現象相似。壞一點的河邊碱質地，更多上一層白質，由土中滲出。除却田野的農作物之外，村莊旁邊的菜園與成行的果子樹，也受到這同等的影響。本來這



是一帶有名的雪梨的產區，今年在樹葉中間，却沒掛住多少梨顆。有的又十分小，沒得到充分的水分的養力。瓜地更可憐，大葉子與細瘦的長蔓表露出難於結瓜的憔悴狀態。雖然瓜地的主人還可從井裏提水澆灌，那有甚麼用處。艱難的人力，笨的法子怎能救濟這樣的荒象。何況無邊的旱田，田邊原沒有灌溉的設備，一切全憑每年的運氣去碰豐收與歉收。他們終年縱然手足不閒的勤動，不過是按着久遠久遠傳下的方法分做春地，秋地的換耕，與一鋤一鎌的努力，一遇到連朝的大雨，幾個月的亢旱，蟲災，農作物病狀，只可仰首看天，憑了自然的變化斷定他們這一年的生活的投機成功或失敗。

運 暮

陳家村的全村子中屬於他們所有的土地，合起來也不過七十畝有餘，然而其中就有百分之四十是給人家佃租的，下餘有幾十畝歸他們自有。譬如陳莊長家有將近二十畝，他是這小村子中惟一的富裕人家，其次都是幾畝多的，不足十畝的一家便是奚大有了。其餘的農家有完全是佃租的，而佃租與自耕的家數為最多。

不論如何，由春末的乾旱延到現在，那一家都受到這種不情氣候的懲罰了！存糧最多的陳莊長家中已經是喫高粱米與玉蜀黍兩樣的雜和麵，輕易不見白麵的食品，至於大多數的人家都攙上米糠研餅子做食料。各家雖然還有點春糧，因為他們對於以自己的力量辛苦獲得的糧粒是比甚麼都貴重的，眼見秋天的收成不知在那一天，他們都不肯浪費那少數的存糧。他們寧肯用些難嚥的東西充塞於腸胃之中，坐待好日子的來臨。各個鄉間都充滿了憔悴的顏色，與怨嗟的聲音。當着酷熱的天氣，大家望着空中偶有的片雲。沒得活作，他們充滿了活力的筋骨一閒下來分外感覺到沒處安放的不舒適。這多日的乾旱不止是使他們爲着未來的失望，有精神上的惶惑與恐怖，肉體上也像沒了着落。六月中的熱風由遠處的平原中吹來，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由一個人到一個人的將薰蒸與乾燥盡量地到處傳布。每天由黎明時起，如火的太陽映照着血一般的顏色去焚燒着一切的生物。陳家村東頭的河流本是這數縣的大水，經過不少的鄉村與田野，河的兩岸，以年代

的久遠生發出一簇簇的小樹林子給牠點綴上美好的景色，但現在却有些地方可以完全看見白沙的河牀了。窄窄的用泥土與高粱稽搭成的小橋，在每年一過春日，雨水大，往往不到夏季便會沖壞，直待到十月間的重修。這時却還好好的彎伏在差不多沒有水流的乾河上，像一個消失了血肉的骨架，躺在一無所有的地上，那些和成泥的黃土多已曝乾脫落下來，剩下高粱稽的粗根，如一排死人的亂髮。偶然有從上面走過的生物，更恰像是乾癟過的屍體上的蠱子蠕蠕行動。離河不遠的一片柞樹林子，每一個夏季，濃陰下是村子中的公共水浴後的遊息地。如今却只有乾黃的簇葉在不很潤澤的弱枝上煎熬着大災中的苦難。陰影不大，那些稀葉中間晶晶的小石砂熱得可以炙手，因為沒法灌溉，連接的平原中除却焦土之外，就只有那些垂死的可憐的植物了。

自然生活於沒有人力制服自然的變化與靠天喫飯中的農民，他們當這少有的災難的降臨只能從絕望裏繳發起求助於天的宗教上的靈力。相傳的老法子是乞雨

會，誦經，紮紙龍取水，他們不是一無所知的動物，他們却又是對一切並不甚明白的人們。他們不肯在這樣情狀之下白坐着等待天災的毀滅，在危急無從展手的困難之中，他們只能誠心團結起來以籲請天意的挽回。

然而時代却不許他們能夠安心去從容地乞求了。

並不是十分稀奇的事，鄉村中的中年人都能記得，有幾回對於天災的對付方法照例的是那些事，縱然無靈，然而至少可以略減他們精神上的紛擾。記得前六七年，有一回因為積雨的關係，洪流暴發，河身從沙灘下面暴漲起來淹沒了一些土地，甚至將村子中的茅屋沖壞了不少。他們却能夠在不斷的雨聲中跪在龍火廟的天井裏，崩着響頭虔誠禱祝。眼看着自己手造的房舍漂倒，他們還是咬着牙關安分乞求龍王的心回意轉！但是相隔不多年之後這樣的老文章已經變了筆法了。因為在較為安靜時候的官府，紳士，雖然一樣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偽善者，然他們却總以為他們還是對於這些地方上的一切事是應該負責任的。如同乞災，禱

雨，種種的一無所能的會集，正是那般嚼過經書的善人所樂於倡導的。他們覺得自己當然是農民的先覺，一切事便作了領導人。於是往往對於團集辦法，儀注，款項，都很有次序地做去。而鄉民便容易安然地在他們後面追隨着，而且稱贊官府與紳士的熱心。現在這些官府，紳士，他們的本身已經變了，他們的意識，却已比從前的鄉民統制者更見得伶巧與學得多少新的方法。他們在自己的能力中儘着想去收穫，——金錢的剝取，責任的意義他們早已巧妙的給牠改變了顏色。自然他們批評他們的前身不是迂腐便是拙笨，不是無識便是呆子，因此除却有他們的收穫之多，甚麼能够激動他們呢？也因此鄉民在不自覺中彷彿失了領導，也像失了保障，然而這樣的變化却擴大了他們求知的意識，與漸漸破壞了他們的虔誠的安心心了。

再一層，便是生活的艱難支持了。本來鄉民是極容易在簡單的欲望下討生活的，他們即使沒有多少蓄積，然還能忍着苦痛去挨受一切，以求未來的安定。何

況以前他們在節衣縮食之下每年總有存糧的可能，近來呢，這可怕的近來，爲了種種的關係，他們幾乎沒有很大的蓄積，更不知爲了甚麼他們的心是容易焦灼着，蠢動着，再不能像前時的安然度過任何時候的苦難了。

這一個夏季在陳家村左近的人民都搖動了他們的心，他們的足腿在厚重的土地上似乎不很容易站得穩當。

陳莊長與奚大有家的自種地也一樣受着災難。然而陳莊長的地還有在略遠的村子中與人分租的，那裏在春天多了兩場雨水，所以還可以樂觀，而大有在春間辛苦耕種的田地中不高的高粱穀子却已乾死了一半。他自從在家用十分拮据中埋葬了他的永遠記住了債務，賣地的痛心事，而死去的爹，他對於田地上的盡力已見疲乏了。不知怎的，他漸漸學會了喝酒。在重大的打擊之後，完全復現了他的爹的遺傳。他寧肯每天多化費十個銅板在烟酒雜貨店裏去買得一霎的痛快。自從四月以來，他成了這村子中惟一的雜貨店的常主顧了。雖然銅板不能預備得那末

現成，這有甚麼呢，善做生意的老板向來是不向他伸手要酒費的。

家裏是想不到的寂寞，在從前他並未覺得到，好說閒話的，老是計算着喫糧的妻，與終天被逐出去拾柴拾草牛糞的孩子，因為大有的性格漸漸變成無謂的暴怒，都不敢跟他多說話。那頭不容易喫一頓好飯的大瘦狗，有奚二叔時，常是隨着老主人身後搖着尾巴各處去的，現在牠也不願意與少主人爲伍了。牠怕他的大聲喝叫，與重蹴的足力，牠只好跑到街中與野外去尋找牠自己的食物。大有覺得寂寞是每天在自己的左右增長，而他的脾氣似愈變愈壞。對於死去的父親說是追念却也不見得，有甚麼追念的表現？那座在村北頭自家地內的土壤，除却栽上三四棵小松樹之外，他不是爲了土地的事並沒特意去過一次！對於家庭的不滿他根本上沒從着想，本來是很能作活的妻，與不很頑皮的孩子，他也沒有厭惡的念頭。然而這匆匆的光陰中間並無他人的引誘，而大有竟然有點變態。雖然對耕種的本分事他還不懶，一樣是接着時候同鄰人操作，不過他的一顆心却似乎被甚麼

壓住了！總不如從前的平靜與舒適。

他向來是不大對於過去的事加以回念的，過去的恥辱與痛苦，他十分樂意將牠拋出記憶之外。不過他是因此惹起了難於遏抑的苦惱！

早象已成的期間，他也如他人一般地焦憂！未來的生活恰像一個尖銳的鐵鉤鉤在心頭。眼看見手種的小苗子被那不可知的神靈要完全毀壞，他覺得分外憤怒了！在這寂寞與無聊的襲壓之中，比較着認為快活的事是想到辛苦的收穫。然而這預想顯然是變成了水中的月影，於是在各種的不高興的情緒中又加上一層重大的失望！

於是雖在奇熱的夏日，他的每天的酒癮並不會減少。

正是六月的末後的一夜，大有蓋着布單在院子中的大棗樹下睡。昨天晚上從恆利雜貨店中回來的時候已經在家中人喫過晚飯大後了。他怕熱，便拉了一領蓆子放在樹下。過度的白乾的疲醉，一覺醒來已經聽見雞屋內的喔喔的啼聲。一個大



蚊子正在他的右拇指上得着空兒吸他的血液，他即時光了背膊坐起來，用蒲扇將蚊蟲撲去。黑暗中嗡嗡的蚊聲還似向他作得意的譏笑，一會聽見院子中東南角落的糞坑內的母豬噲噲的叫着。他摸一摸被單上有點潮溼，看看空中只有遠近稀密的星，星下耀着暗空中的微光，一定明天又是一個晴熱的天氣。遍村子中的樹上可以聽得見知了的夜鳴。他們在高的有蔭蔽的地方吸着清露，向着這些在黑暗與失望中的人唱着宛轉得意的高調，這在大有聽來十分煩厭的。確，比起偷吸人血液的蚊蟲來還要令他憤恨！他的小小的蒲扇在高空的四處鳴聲中失却了效力，這並不是一擊之下可以中止那些可惡的京西的鳴聲的。他向東方看去，仍然是黑沉沉的沒見有何亮光。他盡力地看，在那一顆大星之下似是映耀的有點明光，或者距天明不遠吧。他不能再睡了，突然記起今天是全村的第二次祈雨會。昨天陳莊長還囑咐自己明天就要到龍火廟裏去同着那個道士佈置一切。他因此覺得有點心事不能再繼續睡下去，但是他明明記得頭半月時舉行的那一次祈雨會，到現在並

沒有甚麼效果。現在據說是聯合了相距五里地以內的小村子中的人一同祈雨，人多了，或許有效，這是他這時的疑問。看看明星炯炯的空中，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疑問的可靠。上一次的印象分明如擺在眼前，那些有鬚子的老人含着眼淚的在烈日下跪求，他們忍受着灼熱的苦痛，在香紙磚爐旁不顧烟氣的薰暈。道士的高聲誦經，自然也出自真誠。雖然平日這道士是不甚安守清規，因為他一樣也有土地，在作法事的餘閒還得耕種，這不是爲別人的事，他也有分。大有再推測出去，凡是需要土地喫飯的人誰沒有分呢！誰肯騙着自己！——騙着自己與他們家中人的口腹呢！但有一件事，他微微感到奇異了。怎麼到會的幾乎全是老年人，年輕的纔兩三個，再就是老人領去的童男，難道這也是必需麼？記得十幾年前的祈雨，祈晴却不是這樣，年輕的人一樣也有跪求的應分，怎麼現在變了？他想到這裏微微皺着眉頭，不能判別這是年輕人的躲懶，或是他們另忙別的事。

由祈雨聯想到春天的魏二唱的魚鼓詞，真的，那些豐收與農家的快活光景簡

直是成了過去的夢似的東西了！自從自己過了二十歲，以後在這偏僻的農村中眼見得是無論誰家只有年年的向下走去，除掉偶然有幾個從關東發財回來的人以外，地土的交易不常見有人提起。更奇怪的是地裏的產物不知怎的總覺得也是一年比一年來得少。按照自己在田地裏用的力量，與一切應辦的事，不是比以前減少，糧米老是在兩塊大洋左右一斗，還是繼續向上升漲，怎麼家家却更貧窮了呢？大有懷抱着這個疑問却沒得答復，偶然與鄰舍家說起來，他們的斷語不是：『年頭兒刁狡，』便是『穀貴，百物都貴，』或者『化錢多了』這一類的話。大有在前幾年也是一個對一切事不求甚解的鄉下人，所以任憑這難於思議的自然法則所支配，不能有進一步的質問。但是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他的生活有些變異，他的一顆誠樸的心也不像前此對一切完全信賴，自己永遠是不去問難的了。尤其是奚二叔，忍受着難言的痛苦，攢着拳頭死去之後，這一幕的生活映片過於刺激大有的精神，他也從此失去了在他的環境中由小時候起積漸養成的忍耐力。

雖然心裏躊躇着預備天明後的祈雨會，然而在這將近黎明時的靜默中他是另一種的動念在心中閃耀，——他很有力地斷定他的未來的生活，怕不能永久靠着那些土地了！

紅的微光剛從東方耀出，地上一切的景物方看見了一個新的輪廓。大有早已用井水洗過臉，並不告訴家裏人，便跑到村子西北角的木柵門外。

村子中起身外出的人很少，但是柵門已經開了鎖。一個輪班守夜的十七八歲的青年正在門旁捫着鎗防守。這一夏中的搶劫綁票事情如同天天聽到喜鵲叫的平常，左近的每個村莊雖在白天也加緊了防守。像陳家村是沒有土圩的防守的連絡很不容易，只好從各家土牆連接的空處，伐了陵上的松樹與其他的樹木結成柵欄。從鎮上買來的大細的鐵蒺藜交纏在木頭的中間，在要緊的柵門旁堆上土障，由村中的年輕人輪流防守着。這自然不是完全無慮的設防，而且更沒有幾支新軍器，——步鎗，可是這一筆化費與人力的空耗已經是他們拮据辦成的。幸而抬

鎗，土炮還是舊的存餘，這些笨拙的軍器用土造的火藥加上碎鐵，瓦片，小石塊，放一響雖不能有很遠的火線，四散出去就像一個小炮彈的炸裂，用在堅守上還較易爲力。而且不知從那裏來的傳受，鄉村中有些極笨的鐵匠現在也會利用洋鐵筒與空的罐頭造成重量的炸彈，這是較好點的村莊必備的武器。

那個青年斜披了布小衫倚着柵門，看見大有跑來便跳過來道：

「奚大叔起來的早，陳老頭剛纔到廟裏去了。」

「早啊，我覺得我是到會的第一個哩。」大有將一雙赤足停留在柵門裏的鋪石道上。

「陳老頭倒是認真，他還穿着粗夏布大衫，到這裏我向他說不如脫下來，到燒香時穿上纔對，免得出差。現在各村子的聯莊會還沒到，他穿着長衫怕不教土匪帶了去！」青年武士將步鎗從肩上卸下來。

「還是你想的週到，怪不得陳老頭老是要派你守夜的差事，土匪太多，誰也

料不定不出亂子。」

「瞧着吧，我看今天就得小心，到會的人多，各村的首事都來！……」

「怕甚麼！不是早調好聯莊會來保護嗎？」

「奚大叔，你猜能夠來多少人？一共六七個村子，人家還能不留下人自己看門，你這是在外面不同於村裏，要個頂個！哼！土炮怕不及盒子鎗中用呢！」

「這可是善事！……」大有意思還沒說完。

「啊！好，奚大叔，這是善事？不差，凡是莊農人家誰還不願意天爺快落雨，不落，今秋甚麼都完了！然而土匪還是土匪呀，他們還等得大家好好的祈下雨來再辦事，那可太善良了！……」

青年武士從他的紫黑色的臉上露出了判斷的勝利的笑容。

大有點點頭，頗現出躊躇的態度。

「照你猜，豈不是今天還得預備打仗？」

「這也不是奇事呀，那個村子在這一夏季裏不是天天預備打仗！」青年夷然地答復。

「我太大意了，甚麼傢伙沒預備。」

「一會咱這裏還去十多個人，可是沒有大用，只有兩桿快鎗，這不是一桿，——青年順手將鎗橫托過來。」

「好吧，現在咱們辦一下，你帶這桿去，連子彈帶，我另找桿土炮在這裏站崗。」

就這樣，大有緊緊腰帶將灰布縫的子彈帶斜繫在肩上，把那桿漢陽造的步鎗用左手提起。

「小心點！已經有頂門子了，只要拉開保險機就行。裏邊有四顆子彈，記住！」青年對於這武器的使用很在行。

大有不再說甚麼，肩起鎗走出柵門。

經過他們的談話與換鎗的時間，村外的郊原中已經全被鮮明的陽光照遍了。柔弱的植物幸而得到夜間的些微的露滴，乍呈滋潤的生態，被尚不十分毒熱的太陽曬着，頗有點向榮復蘇的模樣。

龍火廟是這村子的久遠的古蹟，據說縣志上曾在古蹟門裏有牠的一個位置。也是這些小村落中間的惟一的舊建築物。除去四周的紅色粉牆之外，山門兩旁的鐘鼓樓，內裏的龍王的閣子，都是青磚砌成。那些磚比現在普通的燒磚大得多，似乎也還堅固。不過上面全被苔蘚封滿了，斑駁的舊色足能代表這野廟的歷史。廟的南面是一帶松林，稀稀落落的連接到村西那片陵阜上去，其他三面雖也有不少的楓樹，榆樹與高個兒好作響的白楊。却不如正面松樹的密度。廟北頭有幾畝大的一片義地，不知是甚麼年代與甚麼人家的施捨地了。裏面却盡是些貧苦人家的荒塚。有的已經坍塌露出碎磚，斷木，有的土塚已經夷爲平地，在上面又有新塚蓋上。這片地方已經有不可計數的死人得到他們的長眠，而左近鄉村的看家狗



子也是常到的常客。再遠處便是些人家的農田，一片青黃，看不到邊界了。

廟的面積不小，其中的建築物却也毀壞的不少。有幾座樓閣已經成了幾堆瓦礫，上面滿生着蓬蒿與一些蔓生的植物，石碑也有臥在院子中間做了道士的坐櫓的，總之，這雖然是一所偉大古舊的廟院，現在也隨着年代漸漸凋落，與那些鄉村的過去的安榮相比，恰好是相對的比照。

因為牠們都只存留着古舊的空殼，任憑風雨的毀滅了！

大有穿過松林走到廟門裏面，靜的很，一個人沒遇到。直到正殿看見陳莊長正與鄰村的一位老首事在供桌前分配香紙。道士還沒穿起法衣，光着頭頂，一件圓領小衫，乍看去正如一個僧人一樣。

『好！到底是年紀輕，好玩，居然先抗起鎗來了。』陳莊長說。

『這是小豬仔告訴我的防備，防備不壞，不是聯莊會還要來？』大有走入了

正殿門。

道士方抱着一抱香向外走，他的短密的繞膠鬚子並沒刮剃，雖在清早，額角上的汗滴映着日光，很明顯的見出他的職務的忙迫。他聽見人語，抬頭看着大有左手的鎗口正對準他的胸口，便下意識地向側面一閃。

「這東西可開不得玩笑！走了火咱幹了！」

「怎麼沒膽氣！看着鎗口便嚇丟了魂，你終天在野廟裏住呢？」大有已經將鎗倚在門側。

「老大，你說話也要留點神，別不三不四的，今天是大家給龍王爺求情！那裏野不野的！……終天在這裏有神人的保佑，那些野東西來幹麼？今天可連我都

有點膽虛，到的各村的首事總要小心！……」

「做好事，顧不得這些了，——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吸水煙的鄰村王首事從容的插語。」

「即使來也沒法，橫豎這麼下去是沒有好日子過。咱們那能眼睜睜的看着甚

麼都乾死，不想個法子，——這只好求求神力了！」陳莊長究竟還認識得一些字，對於這完全信賴神靈的法力的念頭本來就認爲是另一回事，然而他既有身家，又有莊長的職責，在無可如何中這樣按照古傳的方法來一回『神道』，這也是多少讀書人辦過的事，不是由他開端。經過這番虔誠的儀式之後，他至少尙能減却良心上的譴責，也許『神而明之』就有效力？化育的奇怪力量本來不是人們能夠參贊的。多麼渺小的人類，只能在自然的偉力之下低首傾服，再不然便是祈求，除此，他與他的鄰居們能夠幹甚麼呢？所以他用『只好』兩個字表示在一無辦法之中的惟一的盡力。

王首事將長水煙筒向供桌上一擱道：『管他的！咱弄到現在怎麼還不是一個樣，果然該死的向這邊找事，拚一下，省得年輕的閒得沒事幹！今天咱預備的不差，甚麼，合起來怕不到二百人。……』

『不見得吧！』陳莊長對於人數頗有疑問。

「多少一樣摸，老陳，不要滅了自己的威風。」王首事的脾氣很急暴，雖然上了年紀，還有當年跟着鄉團打捻匪的勇敢。

他們各自整理着種種東西，還有王首事帶來的幾個有武器的農民一齊下手，沒到八點，一應的陳設供品以及灑掃屋子等等都已停當，而各村來祈雨的人衆到的也不少了。

照例是先行鋪壇，念經，這時獨有道士的驕傲，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揮一切了。龍王的長髯與細白灰塗成的神面，被神龕上的幾乎變成黑色的黃綢簾遮住不清他的真像，殿內的武士與文官的侍立像，雖然顏色剝落了不少，而姿勢的威武與優雅還能在永無言語與行動之中保持住他們的尊嚴。紅色的大木案前方磚地，與廊下石階下的鵝卵石的地上很整齊地直跪着七八行的虔誠的祈求者。一條彩紙糊成的瘦龍放在東廊下面，有一大盆清水在龍的旁邊。院子中間的香爐從四個小磚窗中放散出很濃厚的香煙。

不出大有的預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過半數的老人，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歲以下的却沒有一個。他們被熱太陽直曬着，黧黑與黃瘦的臉上誰都是有不少的繃紋，汗滴沿着衣領流下來，濕透了他們的汗臭與灰土髒污的小衫褲。他們在這一時中真有白熱以上的信心，對於冥冥中偉大的力量，——能以毀滅與重生的顛倒一切的神靈，他們甚麼也不敢尋思，只將整個的心意與生活的稱量交全與「他」！

這一羣祈求者中間却沒看見奚大有，也沒有王首事帶來的那幾個武裝農民。原來大有被陳莊長分派出去，帶領了本村的人與別村子來的聯莊會在廟的四周布防。因為他有一桿步鎗，便沒用到在偶像的前面跪倒，而成了「綠林」中的英雄。

近幾年中鄉村的聯莊會完全是一種無定規的民衆的武力組織。雖然有規則，有賞罰，然而所有的會員全是農家的子弟，有了事情丟下鋤頭，拾起鎗桿，就拚

着性命向搶掠劫奪他們生活的作戰沒有事，仍然還得在田地中努力作業。不過他們爲了自己的一切，爲了防守他們的食糧與家庭，以及青年農民好冒險的習性，所以聯莊會的勢力也一天比一天膨漲。不過等到他們的有形的敵人漸漸消散下去，他們這種因抵抗而發生的組織也就鬆懈了。因爲原來只是一種簡單的集合，並沒有更深的意識，所以他們的興衰是與那些掠奪者的興衰相比例的。

陳家村左近都是少數人家的小鄉村，鎮上雖然有常川駐的軍隊，器械，服裝都整齊的民團，却不大理會這些農村中的事。有時那些新武裝者下鄉來，還時時要顯露他們的招牌給小村莊的人看，因此無形中便分做兩截了。

這一天他們因爲在護這些信心的祈求者，事前便由各小村的首事用十分周到的布置調派年輕的農民，在八點左右已經到了一百五十多個。他們因爲沒有大集鎮的富有，所以武器是不很完備。不到人數十分之一的步鎗，還是由各種式樣湊合來的，類如日本的三八式鎗，漢陽造與俄國舊造的九連燈鎗（這是鄉間的名

字)下餘的便是些扣鎗的火鎗與大刀，紅纓長鎗。鐵的明亮都在各個的武士頭上閃耀着。然而驟一看來如同賽會的這一羣鄉民自動的防護者，散布在紅牆青松的左近，是有一種古舊的戰爭的趣味。各村的首事雖是花白鬍子的老人也有自帶小的手鎗，掛在衣襟旁邊的，這都是他們出賣了土地忍痛買來的武器，雖沒會常常希望用牠，然而有這個彎把的黑亮的小怪物在身上，也像在瘟疫流行時貼上硃砂花符似的，自信的勇敢心以為可以戰勝一切的邪祟。近幾年來這樣已成爲很平常的現象。鄉間的人民對於步鎗機構與兵士一樣的熟練，而膽大的企圖也使他們對於生命看得輕的多，比起從前的時代顯見得是異樣了。

暮 遲

形成一個相反的對比，古老的剝落的紅牆裏面是在土偶的威靈之下祈求他們的夢想，瀰漫的香紙煙中有多少人團成的一個信心，雖然在鵝卵石上將膝蓋跪腫，他們仍然還是希望龍王的法力能給予一點生活上的灌溉！而古舊建築物的外面，在松蔭之下却活躍着這一百五十多個少年農民的『野』心，健壯的身體，充

足的力量，尖利的武器，田野中火熱的空氣的自由，他們也正自團成一個信心，預備着用戰爭的方法對待與他們作對的敵人！兩個世界却全是爲了一個目的，——那便是生活的保障；甚而可說是爲生活的競存，神力與武力兩者合成一種強固的力量，他們便在炙熱的陽光下面沈默而勇敢地等待着。

大有加入這樣的武裝集會這不是第一次了，然而除却一年中一二次的練習打靶子之外，他沒有自由放射步鎗子彈的機會。鄉間對於子彈的珍貴比甚麼都要緊，他們由各地方或者兵士們以高昂的價值將子彈買到，自然放掉一個便是防守上的一種損失，也便是他們的生活少一分保護。所以火鎗可以隨意扣放，而新式的武器子彈却要嚴密的保守着。大有從站崗人身上取過來的子彈帶，他曾數過一次，不多，那只有五十顆。在灰布的九龍帶中看不出高凸的形樣來。然而他統率的一小部分的本村子中的農民惟有他是抗着這一桿僅有的步鎗。他自然感到自己的力量的充足，也像是夠有統率那些同伴們的資格。他沒會對準敵人放射過一回



鎗，然而這時也不恐怖，的確沒想到真會有敵人的攻擊。他以為這不過是過分的預備着爭鬥，原不會有事實的發生。

他這一隊武士正被指定在西南方面的斜坡上面，密簇簇的青松到這裏已是很稀疏了，坡上有片土堆，相傳是古時的塚子。除去幾叢馬蘭草之外一點墳墓的樣子也沒有。再向上去有一個矮小的土地廟，比起鄉間極小的茅屋來還小得多，塌落了碎磚的垣牆裏面探出兩棵如傘的馬尾松。從樹幹上看去，可知這難生的植物的光陰的熬鍊。大有這一隊的十幾個穿了藍白布小衫的青年，就在這斜坡上形成一個散兵線。大有坐在土地廟前已是側倒的石碑上面，他的大眼睛老是向着去村子西南方的高陵阜上望着。別的夥伴在坡下的，在廟內的牆缺處的，還有四五個肩着火鎗在稀疏的松樹間來往走步。他們佔的地勢較高，可以俯看龍火廟裏面跪在院子中的人頭，尤其是那個尖圓頂的香爐更看得清楚。風向很準，那一陣陣的濃煙常是向着北正殿那方向吹去。道士的法器聲響聽得分外響亮，而廟前後的防

守的同伴，都隱約的看得到。惟有南門外的松林中的武士濶，藏得很密，只有幾支明晃晃的紅纓鎗尖從那些松針中閃出光亮來。

大有根本上想不到打仗的事，雖然在柵門口聽了那個站崗的小夥子的話，到廟中來又看見大家這樣鄭重的預備，像是警戒着要馬上開火的神氣，他樂得在綠林中裝一回臨時的英雄。然而這有甚麼呢，多平靜的青天白日，又有這麼多的人，難道他們肯來送死！他過於迷信他同他的夥伴的武力了。他雖不從神力的保佑方面想，也斷定沒有這樣的事。他呆坐在石碑上面，初時還努力要作出一個統率者的樣子，正直地向前注望，表示他正領着兄弟孩子們在幹正事。過了兩個鐘頭以後，看看日光快近東南晌了，夜裏睡眠的欠缺與天氣的毒熱，漸漸地使他感到疲倦了。廟裏的祈雨者已經換過一班，道士的法器不響了許久，再過一會大家都要喫午飯。好在都是自帶的乾糧，等着廟裏送出煮好的飯湯來，便可舉行一次野餐。時間久了，疲乏的意態似乎從田野的遠處向人身上捲襲過來。有的忍不住

腸胃的迫促，坐在地上乾口嚼着粗餅。大有這時已經半躺在石碑上，那桿步鎗橫放在他的足下。

「老頭子們真膽怯，上一次祈雨也沒這些陳張，……」一個黑臉高個兒的農人站在大有身旁焦躁地說。

「到底甚麼時候完事？——這玩藝更壞，幹嗎！還不如跪在石頭地上哩。」另一個的答語。

「不要急，停一會有事也說不定！」年紀較大的瘦子半開玩笑地道。

「真不如開開火熱鬧一回，火熱的天在這裏支架兒更不好過！」

大有本來想說幾句，然而他的眼臉半合着不願意聽他的心意的支配，方在矇矓中靜聽這幾個夥伴的閒話，突然在東方破空而起的有連接着兩聲鎗響。很遠，像在陳家村的東河岸，這是一個電機的爆發，即時驚醒了這野廟周圍的防護者。大有下意識地從石碑上滾下來，摸着桿鎗迅疾地跳上土地廟的垣牆頂，向東望

去，那十多個農人不自覺地喊一聲，全集合在土地廟的前面。

「那裏來的子彈？」

「河那面，……截劫！」

「廢話！我聽明白了，這兩顆子彈是向咱這面飛過來的。」

「沒有回響？」

「怕是真土匪到了！」

他們從經驗與猜測中紛紛亂講，同時可以看見龍火廟裏已站滿了院子。道士的法器早已止了聲響，而大門外的松林中有多少人影也在急遽的移動。大有竭盡自力立在高處向東看，甚麼也沒有，還是那一些繞在村子後面的半綠樹與微明的河流。他雖然笨，而在匆促的時間中也有他的果斷力，即時他喊那個說玩話的瘦子到下坡的大隊中間問情形。

經過沒有三分鐘的速度，很清楚的密排的鎗聲全在村東面砰拍的響起來。無

疑的顯見陳家村要有何變故，大有與他的這一羣夥伴不用商量都拿着鎗要跑回去。他們顧念村子中的婦女、孩子，平板黃黑的面目上都變了神色。然而下坡的人還沒跑到門紅外面，奇怪，由廟的西北兩面連接着飛過十幾顆子彈從他們頭上穿過去，這犄角式的攻擊出乎他們的意外。大有原來立在土牆上面斷定這是土匪去攻打他的村子，有這一來，他纔明白今天的祈雨會是真遇到勁敵了！隨着鎗聲他跳下牆來向大家發命令道：

「走不的！土匪真要從兩面來，回去更辦不了。……唔！大家散開點，都在廟門上可危險！」守土圩與柵門的經驗曾告訴過他躲避子彈的方法，即時這十幾個人<sub>在</sub>樹後，牆邊，找到了各人的防禦物，都顫顫的將鎗托在腋下。大有仍然跑到石碑後頭，半伏着身子將步鎗的保險機扭開，推動機一送之後，他的右手指在小鐵圈中放好，預備作第一鎗的放射。臉上的汗滴從眉毛直往下落，已忘記了擦抹。

松林中的聯莊會的大隊也向西北方放了十幾響火鎗，接着就是有人吹着單調的衝鋒號，淒厲的聲音由下面傳出，同時步鎗也在無目的的向遠處回禮。

於是他們的野戰便開始了。

大有只叫他們隔幾分鐘放幾響火鎗，意思是告訴敵人這斜坡上果有人預備着他們過來。他手裏的步鎗隔一歇纔放射一回，他每次放鎗時手頭上覺得很輕鬆，然而遇到這一次的勁敵，他的粗手指把住鎗桿自己也覺得驚顫。東面的西北兩方的此住彼起的向村子與野廟中愈打愈近的密集鎗聲，可以知道土匪的人數不少而且他們的子彈是頗為充足。這時兩方都彼此看不見身影，龍火廟的地勢窪下。西北方的農田接連着東面河流蜿蜒過來的土岸，向下面射擊，是居高臨下。而大有這一羣佔住的斜坡，較好也較為危險。因為由斜坡上去，樹木多，農田只是幾段豆地，容易望遠。

大有在初開火時他只是注意着向前方看，還可以靜聽鎗聲從那方射來，懸念

着村子中的情形與廟裏的那些少有武器的老人。他並不十分害怕。然打過十幾分鐘以後，戰況更緊急了，先在陳家村東面響的鎗聲倒不很多，只不過似作警戒的很稀疎的放射，而從西北兩面逼過來的子彈愈打愈近。拍拍……的響聲聽去像不過半里地。聯莊會的人初下手還能沈住氣，吹號，放鎗，經過這短短的時間後，顯見得軍器優劣與攻守的異勢了。他們在廟門外，樹林子中，沒有甚麼憑藉，明明知道土匪一定是在小苗子的田地裏與土岸旁邊，然回打起來不知那裏有人。而敵人的鎗彈却一律向廟門外的松林中很有範圍的往下射擊。尤其是西面的鎗響，圍着土地廟前後儘着放。情形的危急，很容易看得出他們不敢向廟裏跑，恐怕被人家圍住；又不敢向陳家村去，那一段路上怕早已埋伏住人，經過時一定也要橫死多少人，而當前的守禦，既無土牆，又沒有及遠的好多步鎗，……這自然使他們想不到土匪會來怎麼些鎗支一定要收全功！

沒有辦法，大有已經放過兩排子彈，在石碑後面粗聲喘着氣竭力支持。他知

道他的鎗若不努力使敵人不敵近前，這一角的局面一定要被人搶去。他向那裏退哩？下面只有幾棵小樹，大約用不到跑入松林，子彈已可穿透他們的脊背。他聽明了，有十幾支盒子鎗在對面的土阜下頭專來對付他自己，有時從石碑的側面似乎可以看見土阜下的人頭，相隔不過二百步，比初聽時由西面來的鎗聲近得多了。他的左手緊緊握住鎗桿，彷彿如握着一條火熱的鐵棍，子彈帶着了汗濕緊束在胸前，呼吸分外不利便。然而他把一切都忘了，家庭，老婆，孩子，田地，恥辱，未來，……在這一時中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用他的武器，整頓起所有的精神作生命的爭鬥！雖然事情是完全出於他的預想之外，而他的當事實到了面前却絕不退縮的堅定性，在這個炎熱與飢餓的時間中得到充分的發展。

他知道在土阜後面的敵人要從斜坡上衝過來，直奪龍火廟的大門，這一條要道，若有疎失，自然關係他們全份的失敗。自己萬不肯放鬆，且是沒有退路，下面的夥伴們急切分不出幾桿步鎗跑上來打接應。這些沒有指揮者的農民，只知把



守住廟門向外亂放子彈與火藥，沒想到這一面的危急。大有一邊盡力抵禦，又囑咐身旁那個黑高滾下坡去趕緊調人。黑高個身子很靈活，抱了火鎗即時翻下坡去，到了平地，他起身的太快了，恰好一個流彈由背後穿過來，打中他的左脅，他尖銳的叫了一聲，倒在一棵老松樹下面，作了這次戰爭的頭一個的犧牲者。

這一聲慘叫驚壞了斜坡上面與松林中的防守者，不曾料到這好打拳棒的高個兒便應該死在這裏，從亂雜的還擊的鎗聲中可以知道他們的憤怒與急遽了！

命令沒有傳到反而葬送了這一個好人，大有從石碑後被慘叫的聲音叫轉過來，看清在血泊中翻滾的受傷者，他不自覺的呆了，雙手中的步鎗幾乎丟在地上。受了彈傷死在戰場上，這是第一次的經驗，何況這高個兒是去傳達自己的話而死呢！他無論如何勇敢却沒有看死人一點不覺驚訝的習慣，他正在惶張與急躁之中，手上少放了兩鎗，對面一陣喊聲，從土阜後跳出七八個漢子，手裏一色的短鎗，射過來，鎗彈在空氣中連接振動的聲響，如同若干鬼怪在他們身邊吼

叫。大有的那些夥伴也喊着放了數鎗，速力既差，又無準頭，在曠野中那些舊式的裝藥火鎗那能與連珠放射的盒子鎗抵抗。他們沒會管領，便爭着往斜坡下跑。只這一陣亂動，已經被對方打倒三四個。大有儘了所有的力量連射去一排子彈，居然使那羣不怕死的凶漢傷了兩個，略略緩和了一步，他知道站不住，也學着那高個兒的滾身方法翻下去，更顧不得那些夥伴們是怎樣逃走的，惟有躺在土地廟前的一個，傷在胸口的年青人，瞪着眼從絕望中看了大有一眼，在這一瞬中，大有已經滾到坡下。

加入松林的大隊，與由廟裏出來的那些老年人，他們一面竭力頂着打，一面却急促着商定趕緊退回陳家村，因為這野廟中沒法守禦，怕有被敵人完全繳械的危險。

衝過這條半里路的空地却不是容易的事。而一百六七十個農夫與一羣狼狽的老人，以及廟裏原來的住人，連合起來作成三隊。一共有將近二十支的步鎗，施

放開僅有的子彈，由松林中向四面射擊，同時那些避難的與武器不完備的防守者從他們中間急速地跑。大有偏偏是有步鎗的一個，在這危險的時間他不能逃避，也不能將武器交付他人，自裝弱蟲。他不顧滿身的泥土與像澆水似的汗流，他又同那些大膽的青年由松林中衝出來。當然從西南方攻下來的敵人也拚了性命努力於人的獲得，由斜坡上往下打，據着非常便利的形勢。北面農田中的匪人早已逼近。這已不是爲了財物與保護地方的戰爭，而是人與人的生命的爭搏。兩方都有流血的死傷者，在迸響的鎗聲中誰也不能作一秒鐘的躊躇與向後的顧念。大有餓了半日而且原來的瞌睡未退，恰好來作這樣的正面的防戰，分外喫力。然而他這時咬緊了牙齒，似乎平添上不少的力量，那斜坡上兩個受傷的一堆血痕在他的眼前暈成火團，颼颼拍拍的鎗聲似炸碎了自己的腦壳，他隨着那些勇士跳出密蔭之外，彎着腰且打且走。果然是他們拚命的效果，相距半里地的敵人終於沒敢靠近。及至他們退到陳家村的柵門邊時，又與在近處的幾個埋伏者打過一次。

其結果，他們的大隊究竟跑回村子去，大有在一邊只聽見自己這一羣中不斷的喊哭的聲音，傷了多少他來不及查問。幸而敵人的子彈經過在松林中一陣急烈的圍打之後，似乎已經不多了。四周的喊聲中射過的子彈已稀少得多，然而他到柵門外時，斜拖在腰上的子彈袋除却布皮也是一點分量沒有了。

這一羣勇敢的農民雖然也有受傷的，他們却掙扎着跑進了柵門。大有一看見自己村子中的鄰人迅速的拉開木栓開門將他們納入，他心頭上一鬆，同時脚步緩一緩。後面敵人的追擊又趕上來。幸虧木柵外只是一條小路，兩旁有不少的白楊作了逃避者的天然保障。所以敵人沒敢十分逼近，不幸的大有剛從一棵樹後彎了身子轉過來，右腿還沒擡起，在膝蓋上面有一個不大的東西穿過，他趁勢往前一跳，却已倒下來。臉前一陣昏黑，全身的力量像被風完全吹散了。只是大張開口伏在土地上喘着，跑在他身前的兩個人回過來絕不遲疑地一齊拖着他塞進柵門去。

稀落的來往鎗聲中，大有只覺得天地完全是傾陷了似的，他臥在他人汗濕的肩頭上並不覺痛，右腿像是離開了自己。

文 學 創 作 選 一

# 遲 暮

每冊實價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生活書店

出版一  
文藝書

長壽  
創作 小小十年 (再版) 葉永蓀作 實價一元

徒然小說集 (再版) 徒然著 實價五角

銜微日記 (再版) 蔡文星女士遺著 四角五分

草原故事 (再版) 高爾基著 四角五分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三版) 笑世意譯 實價六角

文學叢書

創作 遲暮 郁達夫等著 實價八角五分

創作 殘冬 茅盾等著 (印刷中)

散文 勞者自歌 豐子愷等著 實價六角

創作文庫

小坡的生日 老舍

反攻 張天翼

如蕤集 沈從文

旅途隨筆 巴金

西柳集 吳組湘

青的軍花 靳以

將城 余一

邊城 沈從文

取火者的逮捕 郭源新

痾樓集 鄭振鐸

片雲集 王統照

中書集 朱湘

梁允達 李健吾

罪惡的黑手 臧克家

女性 沉櫻

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短篇 平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2113B



九

活生

0274

活生

定價書